

墾丁國家公園 ● 解說叢書

寫在古道上的族名 —
恆春半島東岸古道與舊社踏查旅行

作者 劉還月
繪圖 劉於晴 陳永興
出版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序

近些年來，墾丁國家公園已經成為廣受歡迎，四季遊人如織的旅遊聖地，但大多數的觀光景點都集中在恆春半島的西岸；因受到地形與季風的關係，半島東岸不只遊客少、商家少，甚至連居民都不多。但從傳說的時代開始，便曾有許多人在這裡活動，半島上不僅長期而廣泛地流傳著「矮黑人」的傳說，廣袤的山林間也有許多石板屋遺址，更有考古學家認為這裡很可能是「南島民族遷播的中繼站」，這些都說明了半島東岸源遠流長的人類活動足跡。

荷蘭時期之後，先後有被迫流亡的知本社人南遷恆春半島，以及武裝的尋金部隊經琅玕到後山探寶，其後還有阿美族人、西拉雅族人、馬卡道族人以及漢人，利用半島東岸的山林或海岸線往來前後山之間；清代以後，出現更多不同族群的人，為了交易、通婚、狩獵 等不同的生活需求，穿梭在半島東岸的山野莽林。

日本時代官方實施「普通行政法」，許多失去土地的族人只得依山林和海岸而生，墾山的人在山林間建造石頭屋，討海的人則在海岸線上搭建漁寮，就因為耕作、捕魚或者其他生計，讓這片荒野未開的山林，出現許多條生活古道。

本處成立以後，包括太平山（九棚山）、南仁山、萬里得山、出風山、滿州山、豬勝東山之間的山林，被劃為南仁山生態保護區，雖以保育生態為第一要務，但本處並未忽略此區的人文史蹟價值，過去曾先後邀請李光周、鄭永勝、凌平彰、陳維鈞、韓旭東、陳有貝、黃士強、顏學誠、李匡悌、郭素秋等學者專家，進行史前遺址及人文史蹟的調查，獲得豐碩的成果，可惜多屬於學術性報告，一般民眾接觸的機會較少。



李匡悌認為：「恆春半島上石板屋遺址的文化內容和歷史意義，可能也是銜接台灣南端歷史時期的扣環。」此外還有許多不同性質與意義的古道，都是墾丁國家公園內最珍貴的人文資產，可惜卻因地理位置偏遠，又處於氣候條件惡劣的海岸季風林中，很容易就被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等忽略，致使這些珍貴的歷史遺跡，長久以來都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與探討。

本處為了維護保存園區內的史蹟與文化資產，再現歷史與土地的關係，補全台灣歷史的板塊，因此進行半島東岸古道與舊社的基礎調查，並且轉化為雅俗共賞、適合廣大讀者的著作，讓更多的國人有機會接觸這片神秘、重要的歷史版圖。

為使調查成果更臻完美，本處邀請長年致力於族群、歷史與文化調查與探討的田野工作者劉還月，結合恆春半島在地伙伴共組田野調查團隊，歷經許多挫折終於完成任務。此書的問世，不僅是一冊解說資料的累積，更因為調查過程中，參與的在地伙伴有了直接面對歷史、踏查土地的機會，相信不僅可激起部落子弟對歷史與文化的熱忱，更可以讓這些深厚的文化情感，深植傳承到每一代族人的身上。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謹識

永不覺醒的迷戀與追尋

——《寫在古道上的族名—恆春半島東岸古道與舊社踏查旅行》

長年在鄉村荒僻小村或是山林野地進行歷史、原住民、族群、風土 等方面的田野調查，總會有人問我最崇拜的「偶像」是誰？黃淑璫、郁永河、伊能嘉矩、鹿野忠雄、森丑之助、移川子之藏或是千千岩助太郎 ？

我從來都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樣的問題，每每上課時，喜歡開玩笑說我的老師是清代的巡台御史黃淑璫，其實我沒有開玩笑，如果沒有這些奠基者付出汗水甚至生命，今天那有那麼多的資料可以指引我們？

年輕時啟始的讀史歲月，便把每一本史書奉為師。他們留給後世無比豐厚的資料，我只敢敬所有的師者為尊，怎會把他們當成現代人或敬畏、或愛戴又兼流行與褻玩，甚至廉價到可以隨便喊喊的「偶像」而已呢？

雖然我沒有什麼「偶像」，卻一直嚮往那些田野調查奠基者的調查環境。那是一個艱困的時代，就因為艱困，才給了他們勇敢開拓一個時代的機會。

黃淑璫可以跟任何巡台御史一樣，只要輕輕鬆鬆當個「好官」便成，卻奔波南北寫下了《番俗六考》，也許您看見的是幾百年後，《番俗六考》成了台灣平埔族群的基礎定義書；我更有興趣的卻是他面對每一社的族人，會是什麼樣的驚喜？更在乎他對於將跨出的每一步，會有什麼樣的期待？

鹿野忠雄和森丑之助都將自己最精采的年華，投入隨時都有可能被出草的「生番」地界，現代人大多會為那些精采的影像而喝采，但我總是想著他們飲下的每一杯酒，蘊含有多少不同民族的情誼？他們翻過的每一座山，可以為這個島嶼上的民族，揭開多少歷史的迷霧？

至於移川子之藏和千千岩助大郎，儘管一直為台灣人所忽略，我卻無法設想當移川子之藏發現呂宋島的鐵器文化，跟恆春半島的石板屋遺址有密切的關係時，會是什麼樣的心情？當千千岩助大郎踏入第一棟原住民家屋進行建築測



繪時，想像的下一個民族家屋，會有多大的落差呢？

年輕時踏入民俗廟會的田野現場，我的確也曾著迷過炫麗的煙火和熱烈的表演性活動，但我終究看清了那些都是現代人的「創造」，無關於土地原生的文化，我必須找到讓自己真正感動的力量。我也了解，所有的力量必因環境而生，跑跑廟會、追逐香陣，真的可以找到「感動」自己的力量？

誰都無可逃避，在現今的環境中，再也找不到日本時代之前，可以自由開拓的時空環境，但我最後的堅持，就是必須找到真正有所感動的田野標地。年輕時義無反顧的投身平埔族群的普查，就是為了這個理想；八八水災之後，我更堅持置身沒有人關注或在乎的田野現場，因而完整記錄歷史上的「四社熟番」與「四社生番」，沙阿魯娃族和卡那卡那富族更因這個調查成果，取得足以「正名」的資料；也為金門酒的文化與歷史，寫下人酒之間不可分割的情感；至於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的「恆春半島人文旅行三書」，希望可以為島嶼的人文旅行，奠下重要的基石。

再過來就是這個計劃了，讀到李匡悌老師所說的：「恆春半島上石板屋遺址的文化內容和歷史意義可能也是銜接台灣南端歷史時期的扣環。」我知道這可能是這一生最能夠讓自己迷戀與感動的田野現場，怎能不積極爭取到工作的機會，並且全力投入呢？

不必訕笑我無可救藥的浪漫，這是我認為在這個時代，最具有開創意涵與歷史價值的調查工作，我勇敢面對每一個挫折，堅定地踏出每一步，都只是希望半島東岸的史前文化遺址，不只是些殘破的石板屋遺跡罷了，從矮黑人的傳說開始，它便有了人的溫度，並且在每一塊石板上，刻下神聖的民族傳奇。

您更不能忽視深刻在山林、海岸線上的古道。歷史上太多知名的古道，都是官方為了征戰、殺伐、統治、壓榨而建的官道，有幾條完全是人民為了交易、狩獵、捕魚或是爭戰而由走出來，並且持續至今仍廣被應用的人民古道呢？

這是三十年來，我碰到最多挫折，卻也最感動的田野工作，更是我想像最多，卻只想說一些矮黑人故事與人民古道滄桑的著作。如果您相信「族群」之別，全因研究者分類而成，無論什麼樣的人類，必須尊奉的僅有「環境」而已；如果您在乎的不再是古道的知名度，而是征伐之路與人民古道之別，那麼，我們真該找一個地方，秉燭夜讀不曾被人在乎過的歷史，那怕只是小小的一段，都好。

在這個漂浮的世代中，還能企求有幾人願意讀史呢？

下一段，是我必須跟所有工作伙伴說的心裡話。

在這個失敗次數勝過成功次數許多次的調查工作中，我必須深深地感謝每一位不離不棄的伙伴，不只是常民文化堅強田野調查團隊的陳逸君、楊翠玲、張珈晴、張義、宋立仁、卓幸君、黃愛娟、莫曉宜、黃靖玫、李萌嵐、鄭雲翔、徐麗惠、周秉中、楊明璋、賈叢林、劉於晴、廖敏伶，更讓我感佩的是由在地耆老和年輕朋友組成的「在地工作團隊」：潘德芳、潘連發、江新聰、陳一男、古清芳、余敏仁、潘尚明、王士冠、江宏騏、王啟瑞、戴四良、潘願吉（A-rei）、賴龍仁、鄭智程、張簡玉寶、陳淑芳。

負責所有 GPS 衛星定位工作的楊翠玲，我都敬稱為小毛老師；不計酬勞願為建築圖顧問的水牛建築師事務所以及陳永興建築師，也都要特別致謝。還有就是林寬龍這位殷實的伙伴，無論任何時地，只要我有需求，他的後勤支援都從沒閃失。

今天所有的成果，都是伙伴們共同努力而來的，在此深深地向每一位伙伴們致謝。



0 章 / 楔子	12
一、來自「神祕」國度的傳說	14
1 章 / 誰的「石板屋」？	18
一、什麼是「排灣文化相」？	20
二、「矮黑人」的名字？	26
2 章 / 「石板」謎蹤？	32
一、墾丁青年活動中心的石板？	34
二、「最佳」的石板搬運場	38
生態誌 盜採第一青龍珠	44
3 章 / 「御路」vs. 「上學路」	46
一、潘文杰的「御路」	48
風土誌 打林 (phana)	51
風土誌 恆春半島也有過樟腦事業？	60
產業誌 殘存腦灶的熬腦追憶	63
二、「蕃童」上學路	66
植物與生活 又酸又甜羅望子	69
產業誌 「鳳梨刈」是什麼？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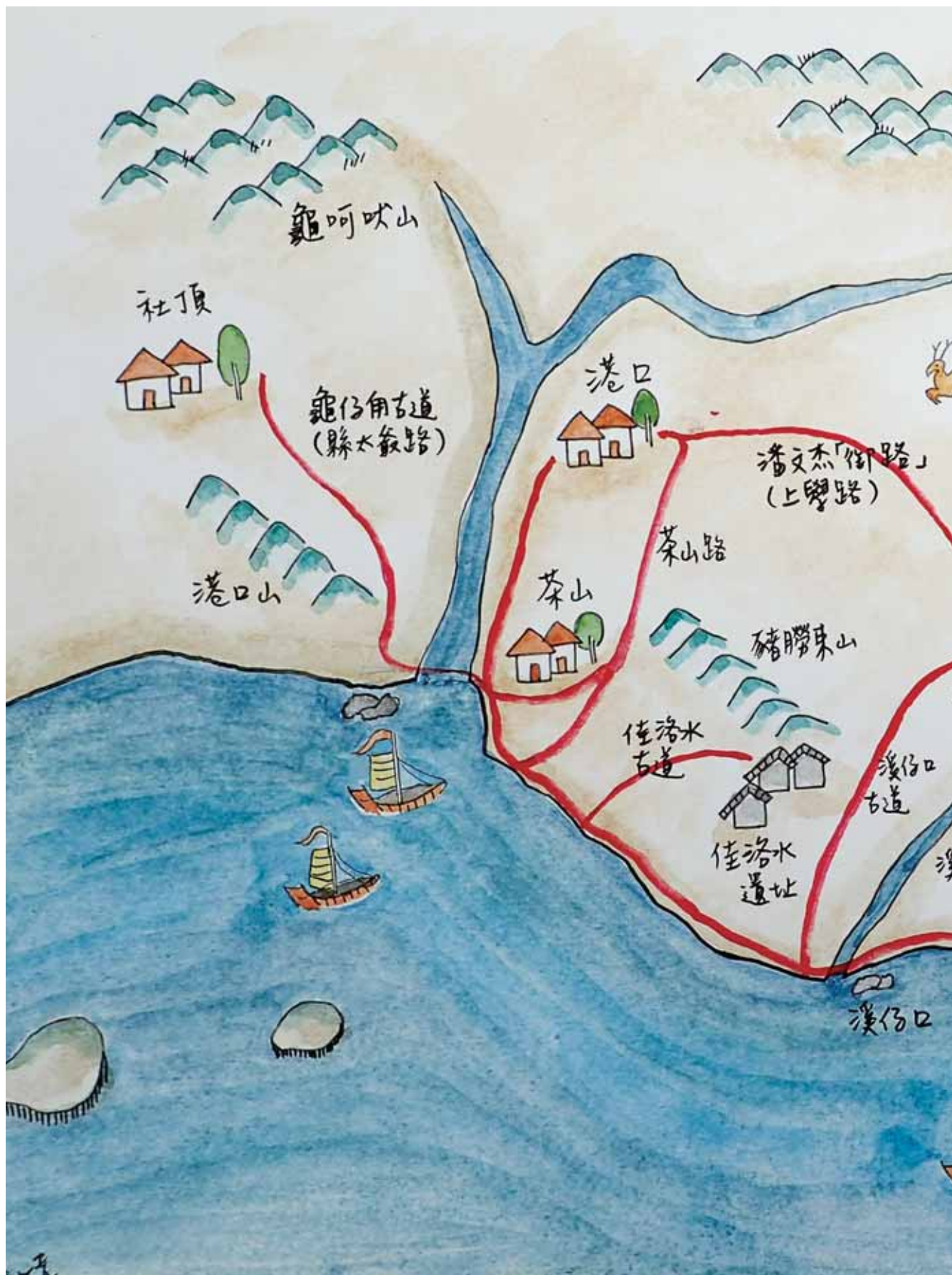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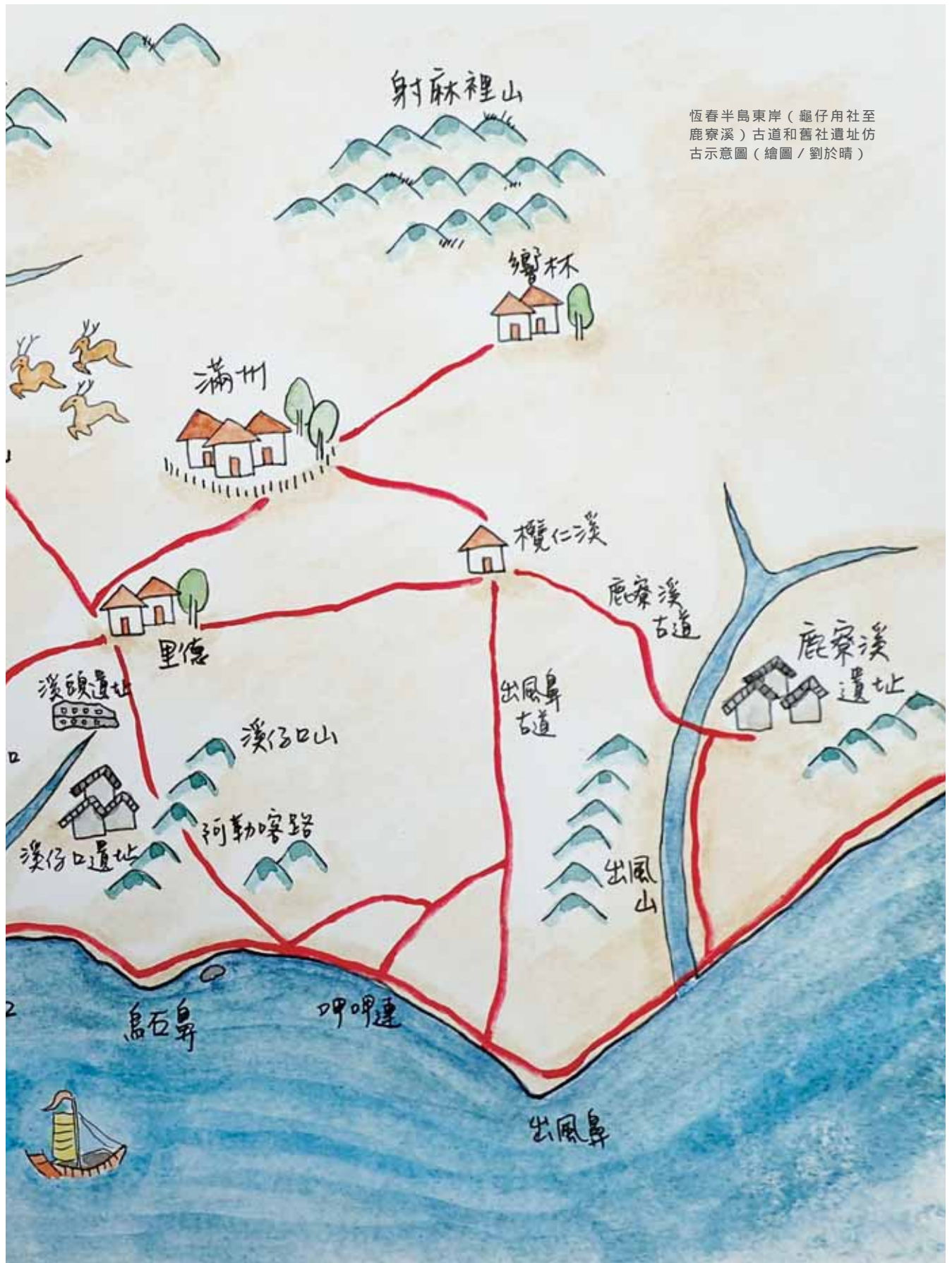
4章 / 恆春阿美族的舊社	82
一、西片溪舊社與「番仔廟」	84
植物與生活 可食可藥「雷公屁」	88
自然札記 自幻蝶影的小刺山柑	90
二、恆春阿美族的美妮谷舊社	96
三、佳洛水石板屋遺址	100
自然札記 人形、鶴狀、山野蘭	102
四、真的有「縣太爺路」嗎？	110
產業誌 失落的瓊麻歲月	114
植物與生活 民間藥王碌礮藤	119
植物與生活 神奇的墨水樹	124
5章 / 溪仔口的石板傳奇	126
一、溪仔口的「矮黑人遺址」？	128
植物與生活 林下「番薑」名莪菹	134
自然札記 金釵蘭的三種身姿	137
自然札記 倒吊樹上的鳳尾蘭	138
生態誌 滿山盡是盜龜籠	140
風土誌 石板屋中的畜養間	150
二、阿勒喀路在那裡？	158
自然札記 蘭嶼觀音座蓮	164
植物與生活 毬蘭串起的美妙身影	172
三、海岸線上的漁寮與漁人	174
植物與生活 蔓荊子葉皆珍寶	182
自然札記 牛糞上的神奇蘑菇	188
風土誌 誰會到出風鼻來普渡？	192
自然札記 瀕臨絕滅的鬯蕨	195



6章 / 翻山越嶺生計路	202
一、開田挑穀的出風鼻古道	204
植物與生活 蟲屎的神聖意涵	206
植物與生活 蜘蛛抱蛋或山豬之耳？	210
植物與生活 小巧月桃以山名	214
二、兩溪流域的稻田與石頭屋	220
植物與生活 似梅味甘燈稱花	226
三、恆春半島東岸的「漁路」	230
自然札記 黃杞有毒也是藥	232
植物與生活 雞肉絲菇與雞油菌	236
自然札記 連珠蕨的生計	241
參考書目	253
作者簡介	255








恆春半島東岸（龜仔用社至鹿寮溪）古道和舊社遺址仿古示意圖（繪圖／劉於晴）

第0章

楔子





你我都不曾見過的「矮黑人」，
無論在歷史文獻或地方口傳故事中，
似乎只是一個虛幻的影子，或者也會是
曾經存在過的血肉族群？

曾經活躍在台灣各原住民族口傳故事中的主角，
難道真的只是一段奉在歷史殿堂中的神話，
或者也可以走出神怪故事的虛無境界，
成為真實而動人的歷史呢？

來自「神祕」國度的傳說

想去看「矮黑人」的遺址，是我年輕時便懷有的旅行夢之一。

最早引發這個夢想的，應該是一本陪著我旅行多年的旅遊地圖。有一次就在無聚落、沒馬路的恆春半島東岸，發現「矮黑人石板屋遺址」幾個小字，不起眼的一行字，卻是開啟我探索「矮黑人」旅程的原動力。

我試圖在歷史文獻中，跨出探索之旅的第一步，才發現從日本時代開始，便有不少研究者蒐集與研究不同民族的矮黑人、小矮人、小人或烏鬼番。除了達悟族之外，南北各地都有不同版本的口傳故事；陳文達修《鳳山縣志》的版本是：

由淡水再入深山，又有狀如猿獠，長僅三、四尺，語與外社不通。見人，則升樹杪；人視之，則張弓相向。

恆春半島上的矮黑人故事，寫得最具體的記錄，是屠繼善的《恆春縣志》：

石屋，在羅佛山之陽。舊址二百餘間，間高闊皆四、五尺，四圍石板；內各有穴，極深。相傳昔有羅佛番一種，長不滿四尺，力大性悍，諸社番咸忌之。

日本時代，台北帝國大學創立之初，聘請來自歐洲的 Ludwig

Riess (1861-1928) 教授西洋史學。他利用荷蘭檔案整理出《台灣島史》，提及：

台灣南部的琅璦人，在十七世紀中，因為矮小而為人所注意。

德國人 Albrecht Wirth 在《台灣之歷史》則有更清楚的描述：

在台灣則有矮小的、淺色的、服裝很好的琅璦 Lonkjou 或 Lonkiaiu 人。「Lonk」這個名詞，到處都是指小人而言，因為台灣以前稱為小琉球，所以台灣的原始人民也許大部分是矮小人種。

歷史文獻之外，近代出版品也可以找到一些相關的記載，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出版的《認識屏東縣》中，也為「矮黑人」背了書：

位於九棚村海濱旁的山徑上，有五、六十幢古屋，至今仍為考古學家、民俗學家所熱衷探討的謎，傳說這些古厝為一已消失之侏儒種土著的家。石屋十分低矮，僅三、四台尺，房子外有蓄水石器及類似米臼的器物。

至於民間用來招募旅行團的旅行宣傳網頁，更有各式令人「驚奇」的宣傳文字，《驚奇套裝行程—墾丁驚奇之旅》的網頁是這樣寫的：

想進入遺世獨立、傳說中有神秘矮黑人遺跡的原住民部落嗎？森

民國七十年左右民間出版的旅遊地圖中標示的「矮黑人遺址」。



林湖泊、黑矮人石板屋，山中秘地桃花源探索不盡。尋幽訪密、山林探索、體驗原住民生活，神秘刺激且樂趣無窮。

《矮黑人石板屋／墾丁景點導覽／旅遊包車》的網頁，說得更具體：

尚未開放的處女地觀音鼻，神秘的矮黑人遺址石板屋群，就分佈在鄰近山林中，是目前南台灣發現的四處矮黑人遺址之一。其他三處矮黑人分別在：滿州鄉九棚村南仁山區、牡丹鄉旭海村西北方山區、牡丹鄉旭海村九棚基地內，根據考古學家從遺址出土文物調查，恆春半島在六千五百年前已有人類活動，在屏東縣滿州鄉南仁山內發現的石板屋遺址約有卅八間，因房屋低矮，相傳是矮黑人居住房子。

為了吸引更多遊客，旅行業者用了許多「神秘且夢幻」的名詞去吸引人，只能算是一種做生意的手段，最令我驚奇的是連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都曾在民國九十四年，進行過一個屬於「處外」的人文史蹟研究調查報告，主題就是《八瑤灣矮黑人遺址勘查與測量》，這個研究計畫能否解讀成官方也認同「矮黑人」的存在呢？



旅行業者文宣：「想進入遺世獨立、傳說中有神秘矮黑人遺跡的」

然而，上述資料的「矮黑人遺址」，都在老佛山、旭海或是南仁山，跟旅遊地圖畫在佳洛水附近的「矮黑人石板屋遺址」，位置上有明顯的差別，是地圖畫錯了位置，還是有更偏僻、神祕的「矮黑人遺址」，等待我們去發現與探索呢？



南仁山遺址中發現的蓄水
石器或類似米白的器物。



旭海西北方山區的文化遺址，被旅行業者宣傳說是「矮黑人遺址」。

第1章

誰的「石板屋」？





鄉土流傳的口碑認為「矮黑人」是有名字，他們稱為「古拉由直人」，屬尼格利陀種人，分佈在菲律賓、馬來半島、泰國和安達曼群島等，曾經到過台灣，用弓矢，善巫術，以石板建石屋。

考古學家堅持，恆春半島東岸的石板屋群形制，和排灣族北部地方住家近似，依山坡建屋、以石板為材，加上出土的陶器殘件、銅環、琉璃珠等，都和排灣族關係密切，因而定位為「排灣文化相」。

什麼是「排灣文化相」？

儘管清代的方志文獻，便曾經出現過「矮黑人」的記載，但大多列在卷末的「雜誌」或「叢談」卷下，這二卷收錄的大多是稗官野史的傳說，或是鄉野間流傳的無稽之談，可見即使在前清一代，對於「矮黑人」的存在，也是持著懷疑的態度。

「矮黑人」的真實性雖難以探究，石板屋卻是存在的，傳說中的「矮黑人」是因為身形矮小，才蓋了特別低矮的石板屋？或者是後人先發現低矮的石板屋群，才想像出的「矮黑人」神話呢？

能夠解開這個神秘世界的，當然不可能是鄉野神話或口碑傳說，而是史前文化的探索。恆春半島的史前文化調查，始於日本昭和五年（1930年），焦點只集中在墾丁地區，由於採擷的面向與深度都不足，挖出的稍小型石板棺，反而更加深「矮黑人之謎」。

政府領台後，開啟恆春半島考古工作的是民國三十九年，因開闢公路而發現的響林遺址，此後直到墾丁國家公園成立前，雖不少考古學家進行研究，範圍卻限於墾丁、鵝鑾鼻以及響林三處。

民國七十三年，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成立，開啟好幾期的「墾丁國家公園考古調查研究計畫」，總共發現了六、七十處遺址，



日本時代墾丁史前文化遺址出土的石棺。(取自《墾丁國家公園史前文化及生態資源》)



日本時代墾丁史前文化遺址出土的遺骨。(取自《墾丁國家公園史前文化及生態資源》)

範圍則擴及楓港溪以南的恆春半島，文化遺址最密集的地方就是現今的恆春鎮，多屬先陶文化與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居次的是滿州鄉境的恆春半島東岸，大多為被歸類為「南仁山類型」的石板屋群。

考古學家們將不同的史前文化遺址，依時間和類型分類為：
一、舊石器時代的鵝鑾鼻 以及龍坑文化；二、新石器時代中期

的墾丁類型；三、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響林文化；四、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的龜山文化。至於被歸類為「南仁山類型」的石板屋群，則在石器時代與金屬器時代之外，單獨被分類為：「排灣文化相」。

近代考古學家劉益昌在《台灣全志．住民志．考古篇》中，將台灣的史前文化分為：舊石器時代文化及其延續、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以及金石並用時期五個階段，過了第五個階段後，就進入了歷史時代，為什麼恆春半島會多出「南仁山類型」的「排灣文化相」呢？



恆春半島東岸的石板屋群，算不算是史前文化遺址呢？

多位曾在恆春半島考古的學者，都解釋過這四個「文化相」，卻沒有說明為何不是依照大多數史前文化遺址的慣例，以最早發現的地方命名，反而是用如今仍生活在台灣的族名命名？此外，半島上的鵝鑾鼻、墾丁、龜山、響林等文化相，都會加上「史前」二字，「排灣文化相」，卻不見「史前」兩字。

令許多人不解的是：如果「排灣文化相」都屬於史前文化，為什麼不加上這二個字呢？如果不屬於史前文化，為何不直接稱為排灣族文化呢？為了解開疑惑，找了許多資料，才理出較明確的輪廓。

劉益昌在《台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中寫道：

台灣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及其持續型文化，不能確定是哪一族群的人類所留下的遺留；新石器時代以來的史前文化大部分是南島系民族的遺留，但是新石器時代各階段文化仍在發展分化的過程，很難直接說明是哪個族群的祖先，假使要說明史前文化與原住族群的關係，應以年代最晚的史前文化為主。

雖然追求一個文化與族群的對應關係，有相當的因難，但是台灣地區史前文化，從新石器時代開始以來就穩定發展，經過金屬器導入逐漸發展成為已知的金屬器與金石並用的時代，其間僅有部分移民，史前文化的最晚期從距今一千年以內到歷史時代之前，在各地區可說已經逐漸接近歷史文獻記載初期的諸民族或族群單位。因此透過文化內涵、分佈區域、口傳資料及早期文獻等資料的類比研究，應當可以逐步找出各個史前文化與目前原住的南島系民族各族群的關係。

劉益昌也整理出一張「台灣地區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文化與原住民族對應表」，認為距今 700~300 年前的南仁山類型，對應的民族正是排灣族。但黃士強、陳有貝、顏學誠等考古學家卻

指出：「石板屋遺址是指晚近土著居住過的聚落遺跡。聚落房屋用石板建造，時代雖較晚，但卻大都不在山胞的記憶裡，這些石板屋大多處在深山荒野之中。」也就是說，儘管這些石板屋群無論是建築形式、空間結構以及文化內涵都跟排灣族相當近似，卻因為少了足以證明兩者之間直接關係的證據，因此無法稱為某一族或某一社的遺址，只能以「排灣文化相」、「阿美文化相」等來做分類。

所謂的「排灣文化相」，到底有那些特色呢？考古學家李匡悌在《墾丁國家公園史前文化遺址現況調查及地理資訊系統檔案建立》中，寫得非常明確：

墾丁國家公園區內及鄰近地區不僅擁有排灣族居民，如恆春鎮仁



「南仁山類型」的石板屋群大多屬「排灣文化相」。

壽里、龍水里和滿州鄉永靖村、里德村即是；更有史前排灣族聚落遺址的留存。根據目前調查資料顯示，公園區內及鄰近地區共發現有十七個遺址屬排灣文化相。其中包括石板屋聚落遺址、石板棺遺址和石板屋建材取材場遺址。



墾丁國家公園遊客中心展示的史前文化遺骨與手環。

這些石板屋群和「矮黑人」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呢？顯然不是考古學家會有興趣研究的題目，要找到答案，就只能到民間去找線索。



里德石板棺也屬於「排灣文化相」。

「矮黑人」的名字？

日本時代《南方土俗》第一卷第二號刊登的「小人シヤソソ傳説」。



儘管考古學界的研究資料，絕少記載「矮黑人」的相關訊息，但在民間的通俗出版品，卻出現不少相關的傳説與神話，郭明仁編著的《鄉土文化》，不僅將「矮黑人」列為滿州地區的先住民，指出他們名為「古拉由直人」，更具體描述他們的形貌與生活；

古拉由直人身材矮小，身高不及一公尺，行動敏捷好戰，膚色暗黑，毛髮卷縮，用弓矢，善游泳、巫術，有紋身之俗，有架（駕）獨木舟之術，住岩洞，如無山洞即採用石塊、石板、石柱等建石屋。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典藏台灣》網頁中，有一篇「排灣族——古拉由直人石板屋遺址」，明確指出古拉由直人石板屋的分佈範圍：

滿州鄉原是不同的種族之原住民居住之地。經考古學家、民俗學家考察，證實滿州鄉居住先民為排灣族、古拉由直族、卑南族、阿美族、



《清職貢圖選》中刊載的 大西洋國
黑鬼奴。



《清職貢圖選》中刊載的 大西洋國
黑鬼奴婦。

這群古老的少數民族，主要分佈在菲律賓、馬來半島、泰國和安達曼群島，居所大多在山洞中，也會用石板、竹木或樹葉建造；生產方式以單純的採集和狩獵為主，分佈在菲律賓的族群已經懂得用火，其他地方的則不懂，馬來半島的族群則可能懂得製作樹皮布。相傳就是唐代的「崑崙奴」，清代《清職貢圖選》中載：

夷人所役黑鬼奴，即唐時所謂崑崙奴。《明史》亦載：「荷蘭所役名『烏鬼』，生海外諸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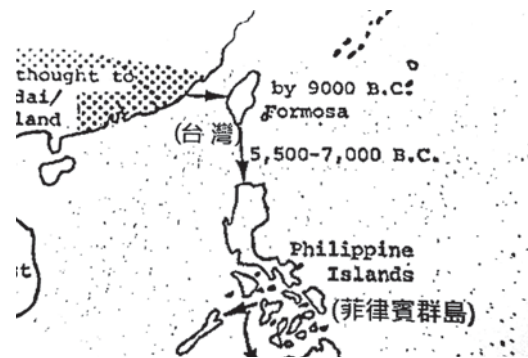
尼格利陀人到底是不是台灣的「矮黑人」，官方從來不曾證實過，考古學也只有日本時代的鹿野忠雄和菲律賓的貝雅（H.Otley Beyer）教授，認為菲律賓鐵器時代的晚期（西元 600~900 年）文化層，曾經傳入台灣的東海岸及南台灣，卻為兩地密切的地緣關係做了最好的印證。近代則有人認為是洋流「推波助瀾」，張永堂總編纂的《恆春鎮志》以及林右崇編著《恆春記事——先民的足跡》都指出：「恆春半島是南島

語系南遷的中繼站。」《鄉土文化》書中則認為：

他們渡海來台之方式為順著南北流向的黑潮，或飄（漂）流、或被颱風吹到本島海岸登陸。

上述說法起碼可以引伸出二個結果：一、恆春半島自古至今，都因為強大的菲律賓海流（黑潮），將許多船隻帶到恆春半島東西兩岸，馬卡道族的「山後島」傳說，以及美國商船遊歷者號（Rover）、琉球船擱淺事件等，都是最明顯的例子。如果尼格利陀人是早在排灣族之前就來到這裡，很可能就此定居下來。二、傳說中的「矮黑人石板屋」，主要分佈在恆春半島東岸山區，甚少出現在半島西部平原，乃因黑潮南往北流到恆春半島時，主流沿東岸而上，支流流經西岸，因此南洋北漂的船隻，從東岸登陸的比例要高於西岸甚多；再者，東岸的山林和海洋，才是符合尼格利陀人漁獵生活的生存環境。

這些活躍在恆春半島東岸的「矮黑人」，又何以消失了呢？熊金郎修《滿州鄉志》大事記清道光八年（1828年）條下清楚記載：「本鄉境內居住之古拉由直人受豬勝束社族人攻擊而開始絕滅。」郭明仁編著《鄉土文化》也採用這個觀點，且進一步採擷里德村耆老潘庚貴的口述歷史，說明滅絕的五個因素，強調古拉由直人雖有強大的巫術，還是會遇到更勇悍好戰的敵人，最終「鬥不過他族，不僅死傷眾多，且終至屈服於他族而被消滅。」



施得樂 (Shutler) 與馬爾克 (Marck) 於 1975 年發表的「南島語族擴散圖」，肯定恆春半島是南島民族的中繼站。（取自《重修屏東縣志》）。



南仁山遺址的「司令台」，可能就是沿自菲律賓的文化。



黃士強認為石板屋和排灣族北部地方住家近似，包括「屋內後壁有龕」。

為了證明「矮黑人」確實存在過，郭明仁直指滿州鄉境的五處石板屋遺跡，都是古拉由直人古老的聚落：

第一個是在長樂村背後之南仁山東麓，居住戶數約有五十戶，人口達二百五十人。第二個是在林武仔氏經營之林氏農場對面一座山，即在長樂村八瑤山東邊，約有五十戶，人口達二百五十人。第三個是在九棚村南仁山腰約有五十戶，人口達二百五十人。第四個是在港仔村，靠近中山科學院內約有四十戶，人口達二百人。第五個是在里德

村東側西麓約有四十戶，人口達二百人。

上述的五處石板屋遺址，第一、二處地理位置陳述不清，無法判斷是那個遺址，第三處該是南仁山遺址，據考古學家黃士強的考證：

這一遺址的房屋約三十八間，依山坡而建，全部石屋大致分為四排，東西走向，由南向北第二排中間處有一石板砌疊的司令台。

為什麼會有「司令台」？鹿野忠雄的《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書中有清楚的解釋：

古老的排灣族頭目家前庭，都有用石塊堆積而成的司令台，上面種著該族的神木，亦即一株大榕樹。據說排灣族開會時，頭目系統的人坐在台上，一般的社眾坐在台下進行討論，但是好像還有別的意義。同樣有司令台的最近區域，是菲律賓呂宋島。

南仁山遺址的「司令台」，可能就是沿自菲律賓的文化。黃士強卻認為家屋形式和排灣族北部地方住家非常近似，並整理出：一、依山坡建屋；二、以石板為材；三、屋頂以石板覆蓋；四、屋內後壁有龕；五、屋內有室內葬；六、聚落有石砌司令台等六點，認為這個遺址和排灣族有密切的關係。

第四個位於港仔村中山科學院內的遺址，考古學家郭素秋做過實際調查，只清理出五個家屋，其餘的可能都因建設軍區道路而毀壞；第五個位於里德村的石板屋，很可能就是考古學家李匡悌調查過的「里德遺址」或「里德遺址」。這些遺址也因為出土過陶器殘件、貝殼、鐵刀、銅環、琉璃珠等器物，被考古學家歸類為排灣文化相的史前文化遺址。

表面看來，民間的傳說和考古學家的說法南轅北轍，但兩者之間的差異，是永不可能會合的平行線，或者只是一體兩面的差別而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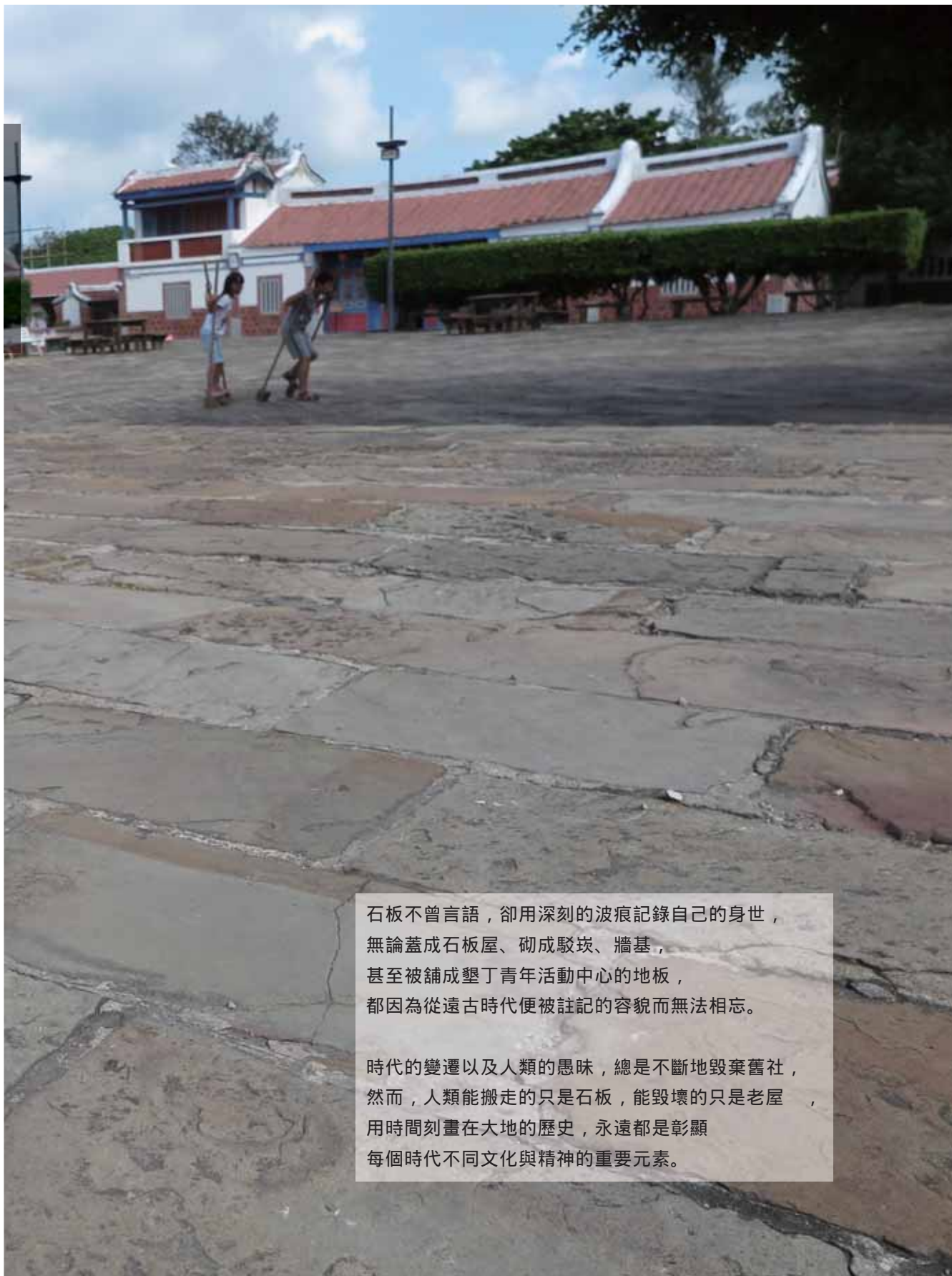
許多石板屋遺址出土的鐵刀、銅環、琉璃珠等，都跟排灣族有關？



第2章

「石板」謎蹤？





石板不曾言語，卻用深刻的波痕記錄自己的身世，無論蓋成石板屋、砌成駁坎、牆基，甚至被鋪成墾丁青年活動中心的地板，都因為從遠古時代便被註記的容貌而無法相忘。

時代的變遷以及人類的愚昧，總是不斷地毀棄舊社，然而，人類能搬走的只是石板，能毀壞的只是老屋，用時間刻畫在大地的歷史，永遠都是彰顯每個時代不同文化與精神的重要元素。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的石板？

無論是「矮黑人石板屋」或是「史前文化遺址」，這兩個名稱恐怕都容易讓人產生位處「荒山野嶺、人跡罕至」的第一印象。

面對「里德村東側西麓」或是「恆春東方丘陵山麓緩坡」之類的簡單資料，就想要找到「像是傳說卻又真實」的石板屋遺址，的確讓人不知該從何處下手？

滿州市街高大掌葉蘋婆樹下的圓環，一直都是訊息交換中心，這裡應該可以給我滿意的答案，開口問了身旁的老人家，沒想到他的回答竟是：「這個時代那攤有石板厝，彼括石板攏乎人搬去墾丁青年活動中心啊！」

「那會搬去墾丁青年活動中心？」老人家的回答令我十分驚訝，我以為是在開玩笑。

沒想到卻立刻引來在場人士的議論，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卻都同樣指證這件事，甚至還有人明白指出當時用鐵牛車載石板到墾丁的人姓名，我記下每一條線索，急著趕往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民國七十年興工建造，七十二年完工的墾丁青年活動中心，是漢寶德大師設計，共有十七棟各具代表性的三合院、三落院、四合院等閩南式傳統建築，被譽為「經典閩南式建築住宅博物館」。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擁有燕尾脊、西施脊、馬背 等招風的裝飾物。

網頁上簡介資料寫道：「閩式庭園精緻典雅，荷塘內睡蓮生姿，美不勝收」的墾丁青年活動中心，擁有高聳的燕尾脊、西施脊、馬背等招風的裝飾物以及前屋舍前高後低、正廳前設有凹壽 閩南家屋特色，我一點都沒興趣，注意力全集中在從入園開始，大小通道、水溝蓋以及大廣場等，那一塊塊寬 30 公分、厚 12~15 公分，長度不一的石板鋪地，難道全都是來自滿州地區的石板屋遺址嗎？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的導覽解說，幾乎不提這些石板的質地或來源，有人問起往往只是以「壓艙石」含混帶過。所謂的「壓艙石」，指的是漢人移民來台時，放置在船艙底以抗風浪的石材，大多是火成岩的青斗石或白斗石，舖在中心地板的卻是沉積岩屬的硬砂岩，顯然「壓艙石」的說法無法成立。

儘管滿州鄉親言之鑿鑿，墾丁青年活動中心卻無法給我明確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鋪地的石材是厚砂岩，當成椅子供人乘坐的是白斗石。

的答案，只能試著在好幾千片的石板中尋找線索，很快就發現不少石板上有古沉積現象留下的底痕（sole marks）。這些底痕通常是較細的泥層沉積表面，受到水流侵蝕形成凹槽，又有較粗的砂層沉積

其上，砂層底部因而形成凹凸不平的表面，等到泥層遭到侵蝕而流失，便只剩下砂層底部的底痕。

水流侵蝕泥層過程中，如果夾有硬物成為同時挖蝕的工具，形成的底痕稱為工具痕（tool marks）或溝槽鑄型（groove casts）如果是單純水流侵蝕而成，則稱為笛狀痕（flute marks）或笛狀鑄型（flute casts，也譯為流槽鑄型）。

墾丁國家公園遊客中心的展示廳，介紹恆春半島地質時，也介紹了「流槽鑄型」地質，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地科教室遠距教學示範的網頁中，有一篇地質學家李春生提供的資料《台灣南部九條地質實習考察路線》，其中 第九條路線恆春半島地區 將墾丁青年活動中心列為第十一站，考察重點則是廣場上的石板：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廣場石板上擁有許多保存良好的沈積構造，例如笛狀鑄型（flute cast）、剝離線理（parting lineation），漣痕（ripple mark）等可以指示古水流方向的構造，荷重鑄型（loadcast）、恐龍皮（dinosaur leather）等可指示地層上下的構造，以及特屬於深海濁流岩相的生痕化石等。

恆春半島常見上述地質的地點在佳洛水，因此在《台灣南部九條地質實習考察路線》 第九條路線恆春半島地區 中，佳洛水被列入實察的第八站：

佳洛水位於恆春半島東南側海岸 。略成東西走向的厚層砂岩與海岸垂直分佈， 。厚砂岩可以觀察到平行紋理，交錯紋理，爬升漣痕旋捲紋理、火燄構造、荷重鑄型、笛狀鑄型、以及碟形和水柱等脫水構造，這些沈積構造都指示佳洛水的厚砂岩是典型的濁流岩。

至此，應該可以確定這些厚砂岩是恆春半島本地的石材，但只有佳洛水才有嗎？回到滿州，試著尋找可能知道石板來龍去脈的人，最後找到琅璠十八社總頭目潘文杰第五代裔孫潘德芳頭目。

潘德芳自承他的父親潘文福，就曾用鐵牛拼裝車載石板到墾丁青年活動中心去賣：「那有啥麼稀奇，卡早豬勝束後山四處攏是石板，有人欲買大家攏嘛去搬，搬到路邊等阮阿爸來載，有一遍載到大崎不知按怎卻翻車，以後就卡沒人敢去搬啊！」

我非常在乎現在的豬勝束社後山，還有沒有石板屋？或是石板？潘德芳答應帶我們上山，出門前讀了一些資料，發現目的地附近有「山頂遺址」以及「里德 遺址」，考古學家李光周、臧振華、李匡悌都做過調查，遺址現況卻都是「未發現」、「不詳」或是「已遭破壞」。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鋪地石板的底痕，呈現出笛狀鑄型（流槽鑄型）。

「最佳」的石板搬運場

琅璠十八社總頭目潘文杰第五代裔孫潘德芳頭目，自稱「番王」。



滿州鄉住民「搬石板為己用」的例子，並不是民國七十幾年才開始，最早始於清代，搬的是「長不滿四尺」的「羅佛番」石屋，屠繼善修《恆春縣志》載：「今石板多為鄉民搬去，存者無幾。」

這一次探勘的「石板取得地」，不在老佛山，而是墾丁青年活動中心石板主要來源地豬勝束山，探勘小組由潘德芳擔任嚮導，和我同行的伙伴有：楊翠玲、張珈晴、黃愛娟、莫曉宜。

從屏 169 號鄉道進入，約 1 公里餘後過了大轉彎，也就是進入鄉道後第二條右轉的岔路，潘德芳指出這裡就是最早搬石板的地方，除了蓋房子的石板，還有不少比一般石板屋材厚一倍以上的石板棺，也被人拆毀分別搬下山，如今只剩下岔路東南方小台階上的那座。

這裡也是「山頂遺址」，附近卻找不到什麼石板，僅存的一座石板棺，為排灣文化相的第三級的遺址，郭素秋的記錄是：

砂岩小型長方形石板棺，為單體一次側身屈肢葬。

李匡悌的記錄為：
現為緩坡林地，
該石板棺已被掀開，並將遺骸取出放置於公墓。

岩棺距離鄉道不到 30 公尺，站在路上就能看到，但從民國八十九年，李匡悌首次發現後，除了少數考古學家，根本沒什麼人在乎它的存在，任石板棺在林中風吹雨淋，自生自滅！

沿農路走約 300 公尺，路的盡頭有一座農舍，主人是豬勝束社人，選擇在這裡蓋農舍，因土地就是祖先留下的。原來從這裡到後方的山腰間，就是豬勝束社傳統的社地，舊稱「番仔寮」。

過了農舍的後菜園，是早期取水灌溉的小溪澗，大伙進行簡單的 palisi，這是我年輕時登山，向老獵人習得的一種敬山態度：「每個人的身份、信仰都不一樣，做 palisi 不是要你信仰誰的祖靈，而是向山裡所有存在過的生靈打個招呼，說明我們會尊敬山林、愛護生態，就像到別人家裡，跟主人問好並且說明來意，這總不算過分吧？」

「山頂遺址」僅存的一座石板棺。





舉行 palisi 的目的，是向所有的生靈說明我們的來意。



豬勝束舊社殘存的「番仔厝」遺跡。

立的家屋，規模約只有主屋的三分之二，深只有 3.7 公尺、寬僅 2.7 公尺，潘德芳說這間是「姑娘房」，並且解釋說：「斯卡羅族卡早到查某仔可通嫁時，嘛愛恹厝邊起一間新厝，等伊找到好个尪婿，這間厝就變做伊个新厝。」

小溪澗的左側就有好幾畦「番仔田」遺址，過了第三畦田，潘德芳轉往長滿雜草的「番仔田」，邊開路邊尋找田間的「番仔厝」。這間座東北面西南，以石板塊砌成的石頭厝，只剩下四面殘破的屋牆，主屋寬 7.5 公尺、深 4.4 公尺，門楣猶存，可測量門寬約 75 公分、高 1.63 公尺，屋後的窗寬 52 公分，因屋牆坍塌無法測知高度；屋角附近設有灶，石屋前庭和屋子差不多大小，稻穀收成時則成了曬穀場。

最特殊的是，在主屋的右側，有一間獨

「姑娘房」是台灣的平埔族群，相當典型的婚嫁文化。斯卡羅族也有這樣的傳統，倒令我十分驚訝？潘德芳看我一臉狐疑，趕忙補充說：「這可能嘛是埔仔人个文化，豬勝束人跟埔仔人攏有嫁娶，文化嘛个相交雜。」

「番仔厝」接近山腰處，出現一條寬約 2 公尺餘的路基，潘德芳說是伐木舊道，舊道入口在屏 169 號鄉道不到一公里處的第一條岔路，約在民國六十



「番仔厝」的長條石板，原本是家屋的門楣。

年代開成，以便利載運相思木下山。為了開這條繞著山腰而上的路，也毀掉不少石板屋，上到海拔 200 公尺左右的地方，會接到從豬勝束社潘文杰故居旁起始，經過豬勝束山北麓通往高落水（佳洛水）的古道。

民國七十年左右，墾丁青年活動中心建造期間，包商需要大量鋪地的石板，打聽到滿州就有許多石材，不僅可節省運輸的費用，而且取得容易，乃決定在滿州山區取石板。原本半荒廢的伐木道，本就是沿斯卡羅族的舊社開上山去的，山腰處又有「山頂遺址」，請來怪手稍事整理，便成了搬運石板之路。潘德芳的父親潘文福就開著鐵牛車，將山上的石板載到墾丁去賣。



豬勝東舊社「石板取得地」及相關地理環境示意圖（繪圖／劉於晴）。

舊道旁的大島榕，曾有「番仔厝」最大的一間石頭屋，潘德芳記得他七、八歲時，就曾來這裡摘採「豬菜」（蕃薯葉）回家餵豬，後來潘文福帶領村人上山採石板時，也曾經和父親一起在這裡搬過石板，如今，連房舍基底也找不到，只剩一堆亂石堆。

「番仔厝」石頭屋後方的山壁上，出現一些竹叢，有荊竹和長枝竹，長枝竹在恆春半島主要是食用及編製生活用具，荊竹大都種成密實的圍籬，做為防盜匪之用，但這裡只種零星的幾叢，功用是什麼呢？

答案是做為壓屋頂茅草之用。豬勝東的石頭屋或石板屋，從地板到四面牆都以石為牆，蓋屋頂的材料則是白茅，但白茅太短，必須用竹子壓綁成排，囊厚而堅硬的荊竹便是最好的材料。這些人類種植的竹叢，往往成了古老舊社最明顯的指標。

離開「番仔田」跟「番仔厝」，探勘隊捨棄呈之字形的伐木舊道，直上陡坡，途中到處可見因風化而自然崩裂的石板，但尺寸都較小，顯然太小的石材不只沒被取來做為建材，連搬石板的人也看不上眼。這些石板都屬於厚砂岩，其中不少呈現明顯的沈積構造，就是墾丁青年活動中心舖地石板的溝槽鑄型或是笛狀鑄型（流槽鑄型），足以印證兩地石材有密切的關係。

爬上陡坡後是個小鞍部，竟然是原生的青龍珠林，稍後沿高落水（佳洛水）古道下山時，又發現一片大頭茶林，這兩片純林雖然同在豬勝束山的東北麓和西北麓出現，卻因生態的不同，命運也有天壤之別。青龍珠因移植的存活率非常高，加上樹型優美，早期盜採非常嚴重，原本滿山都可見到的青龍珠林，如今已經相當罕見；大頭茶因移植的存活率低，因此恆春半島到處可見到大頭茶林。

潘德芳曾經和父親一起在這裡搬過石板。



爬上陡坡，是我們的探勘行程中，基本的挑戰之一。



過了鞍部便接上佳洛水古道，原本計畫沿古道走到佳洛水，不遠就遇到嚴重的崩場地與密生的莎勒竹林，花了許多時間開路及找路，進展卻有限，只能折返沿佳洛水古道下山，一路也碰到崩場地，隊伍只能高高低低地繞道而行。沒想到反而發現多個誘捕欲（hop）蛇龜（食蛇龜）的陷阱籠，這個地方距離豬勝束社不到 2 公里，可見盜獵者的猖狂。

生態誌



野生的恆春槿楠（青龍珠）林，現在已經不容易見到。

盜採第一青龍珠

恆春半島因地理環境特殊，擁有許多珍貴的植物，也因為這些植物的珍稀或美麗，往往成為盜採者主要下手的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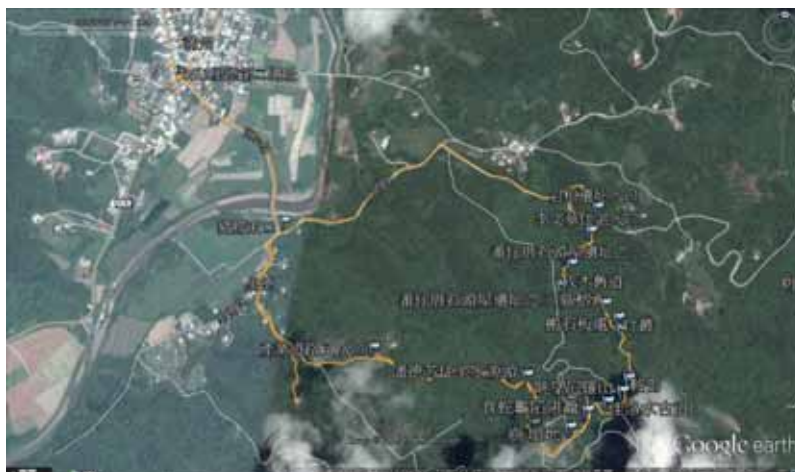
樹木方面，最易被盜採的以中、小喬木為多，「市場」上一直都很熱門的

七里香便是一例；在地人稱為青龍珠的恆春槿楠，更被盜採得幾乎消失殆盡。

屬台灣特有種的恆春槿楠，名字因分佈地點僅限恆春半島而來，常生長在低海拔的熱帶季風林中，最高的分佈線在海拔 700 公尺左右。

恆春槿楠的別名還有：倒卵葉楠、青龍珠、龍珠樹等，都跟樹的生態有關。倒卵葉楠是因輪生或簇生的單葉，為倒卵形或長橢圓狀倒卵形，每年春天，會長出粉紅鮮嫩的新葉，鮮艷而密集地簇生在頂端，看起來相當討喜，約過了一個多月，嫩葉漸轉為翠綠色，羽狀脈。網脈表面顯著、脈絡分明的葉片，把整棵樹型優雅的小喬木，也幫襯得相當好看。

秋天之後，頂部開出不顯眼的黃綠色小花，一個月之後，開始結出一顆顆扁球形、鮮綠油亮果實，看起來就像是



「石板取得地」探勘 GPS 路跡及遺址衛星定位圖。

一粒粒青色小龍珠，「青龍珠」之名因此而來，果實漸成熟會轉為紫黑色，高掛在樹上更是明顯，也有人稱之為龍珠樹。

恆春檳楠具耐旱、抗風的特性，野採的存活率相當高，這是吸引盜採者的先決條件，加上名為青龍，符合漢人居家「左青龍、右白虎」的空間概念，又只是小喬木，許多人都喜歡列植在家屋的前埕，成為兼具綠籬、防風、綠帶等多功能的庭院樹，也有人特別種在門庭小徑兩側成為行道樹，加上樹型優美，無論是單植、叢植都各有特色，是相當受歡迎的觀賞用栽植或盆景，這些都是吸引盜採者目光的重要誘因。

早期恆春半島的居民，會取恆春檳楠做為門窗的建材，也用來圍豬圈或牛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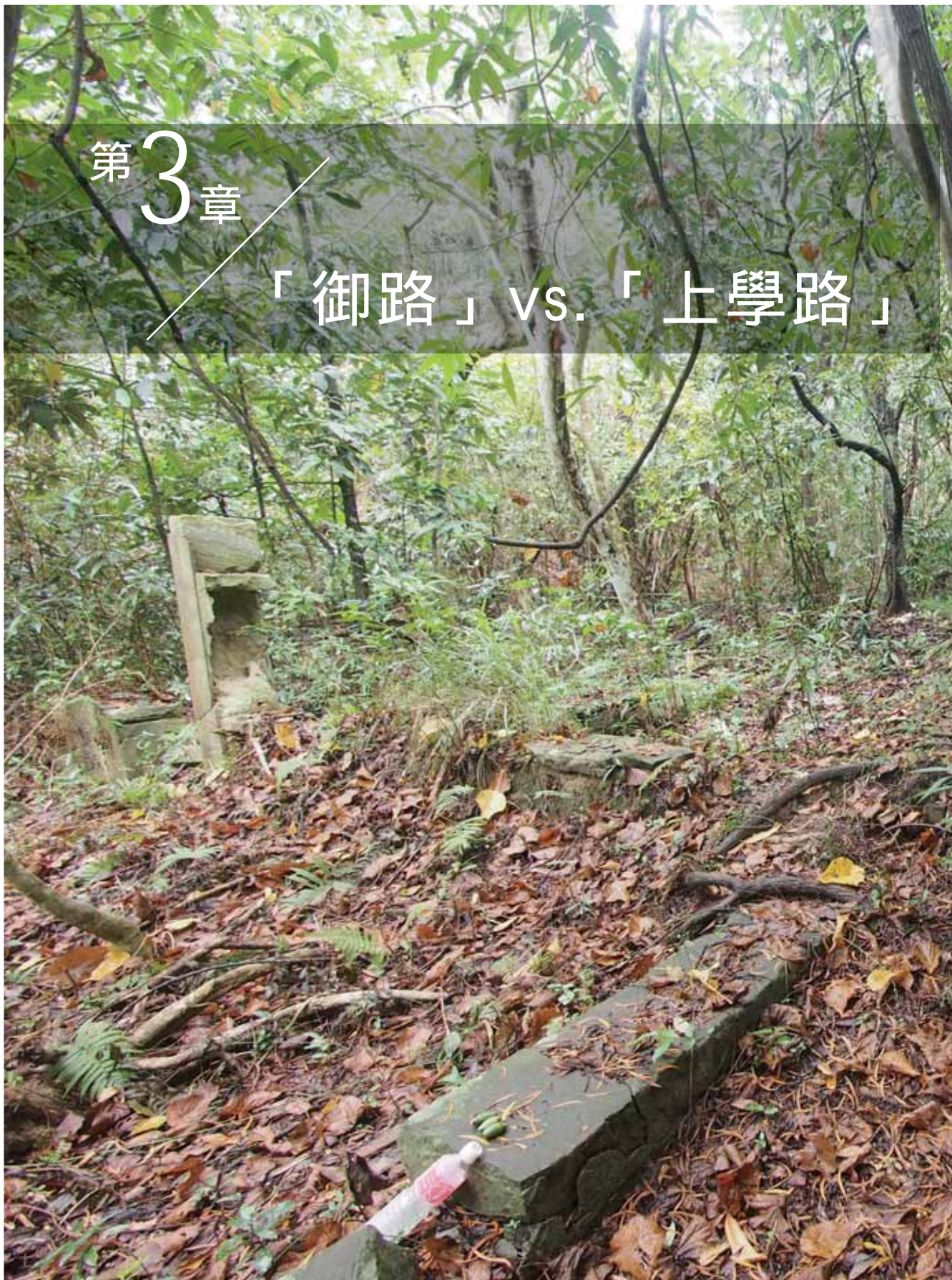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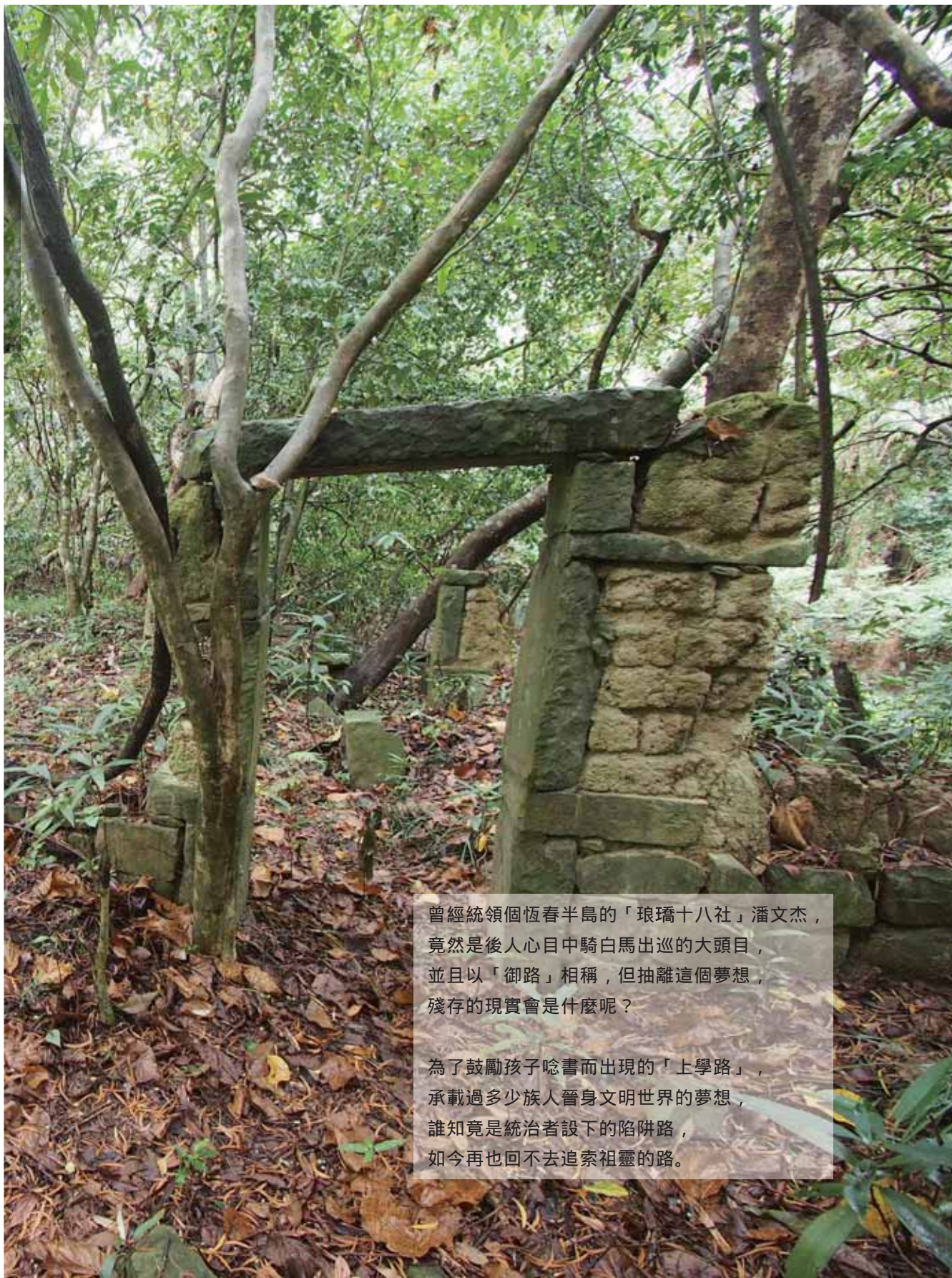
許多人喜歡將恆春檳楠做為美化環境的庭園樹。

第3章

章

「御路」 vs. 「上學路」





曾經統領個恆春半島的「琅璫十八社」潘文杰，
竟然是後人心目中騎白馬出巡的大頭目，
並且以「御路」相稱，但抽離這個夢想，
殘存的現實會是什麼呢？

為了鼓勵孩子唸書而出現的「上學路」，
承載過多少族人晉身文明世界的夢想，
誰知竟是統治者設下的陷阱路，
如今再也回不去追索祖靈的路。

潘文杰的「御路」



潘文杰「御路」久無人跡，沿途都是荒煙蔓草。

探訪過「番仔厝」遺址，我更好奇現今只剩下一條街屋的豬勝束社，在輝煌的世代中，曾有多大的規模？

「這個問題找我就對啦！我係『番王』吶，我帶你去看。」潘德芳自稱「番王」，來自他是潘文杰第五代裔孫的身分：「從舊社到海墘，攞有一條潘文杰卡早出巡个『御

路』，咱嘛愛去看覓？」

「御路」原本不在計畫中，但我不願意放棄這條前所未聞的「古道」，再三跟潘德芳確認路線，發現它可能是最常被人提起的「上學路」，我必須問清楚兩條路的差別，沒想到「番王」相當激動：「啥人講『上學路』是『古道』？真正的『古道』是從潘文杰舊厝走到海墘這條『御路』啦！卡早潘文杰出巡攞嘛騎白馬去。」

實際的探勘是解決疑問最好的方法，嚮導就請潘德芳擔任，工作人員包括我、楊翠玲、張珈晴、卓幸君、黃愛娟，還特別請港口村公館聚落的資深解說員古清芳老師同行。

探勘小組從潘文杰故居穿越椰子林，橫跨港口溪的小支流，接上滿州第七公墓後方的產業道路，便進入豬勝束社的傳統領域，這裡還有族人在耕作，種植火龍果、波羅蜜以及檄樹等。

我們的目標是尋找石頭屋的殘跡。產業道路下方先發現只剩下地基和駁崁的潘魯勿故居，左側的駁崁大部分被樹根盤據，右側的駁崁較為完整，特殊的是下方留有二個大小差不多的三角型洞穴，潘德芳說是排水口，但沒有其他佐證，只能記錄存疑。

第二棟也在產業道路下方，為豬勝束社大頭目家族，已故潘新福老師父祖的故居，潘新福老師至今已百餘歲，小時候就住在這裡，民國五十年左右才搬到現今的豬勝束社。殘存的石頭屋只剩下牆基，可以看出主屋外，左側還有一間可能是做為畜舍或者倉庫的小房子。

再往前便是豬勝束社傳統家屋區，約在民國五、六十年，改種成椰子園，如今大部分的椰子樹都已老化，加上乏人管理，成了椰子和雜木共生的廢林。林間有一間



潘魯勿故居駁崁下方的三角型洞穴，到底有什麼功能呢？



潘卻生的石頭屋規模相當大，惜今只剩下部分牆基而已。遺留在潘卻生石頭屋廚房的石築水槽。

規模相當大的石頭屋遺址，前後兩進的房舍，屋寬 6.4 公尺，門口朝西，前庭深 2.2 公尺，第一進屋深 3.7 公尺，第二進較大間深有 4.1 公尺，屋前有廚房寬 3.1 公尺，長 2.9 公尺，廚房遺有一座石築的水槽。

石頭屋的主人叫潘卻生，也是豬勝束社頭目家族的一員，日本時代社人陸續搬到山下時，潘卻生依舊留居此地，屋前及屋南闢了兩個大魚池，山區則改種檳榔，如今魚池淤淺，檳榔園也荒廢，10~20 公尺高的檳榔樹上，依舊結出纍纍的檳榔。

豬勝束社的傳統家屋區，西南向有一條港口溪稍大的支流九籠溪，過溪則是當地人口中的「番仔寮」，靠近溪邊的區域為原住民墾作區。日本時代，還有多戶姓張、劉、潘的人家在這裡「打林（phana）」，種植薑、芋頭、地瓜、蔬菜等，再往前就到「埔占埔」，早年因種植「埔占」（旱稻的一種）而得名。這些墾民從日本時代末葉陸續搬下山，今已不知去向。

打林 (phana)

恆春半島東岸的山林間，有不少打林 (phana) 地。

來自平埔族語的打林，也是斯卡羅族傳統的墾作文化，指用火燒掉或砍伐掉林木，闢為耕地之意。

打林的過程充滿儀式性，首先族人要擇地 (guma)，找到坡度平緩，適合耕地的地方；接著舉行開墾儀式 (kisdjang)，用酒和檳榔祭祀土神，接著拔除一些雜草，並且祈求這塊地上不要再長出野草。之後正式進行墾地 (mavacuk)，將預定墾作地的雜木和雜草砍除，整理出範圍後，則砍除大樹 (semukasiu)，去除樹幹與枝葉；最後開闢防火路 (venaciq)，將墾殖區內所有的林木、雜草放火焚燒，這些草木都成為肥料，還可以去除病蟲害。

源自新石器時代古老農業的打林，

不僅是台灣的原住民典型的農作方式之一，印尼、婆羅州、菲律賓等地的南島民族，也慣行以這種方式耕種。漢人社會古代的「刀耕火耨」農業，也是以這種方式生產，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嚴震傳》便載：「梁漢之間，刀耕火耨。」

這種原始的耕作方式，適用於人類最初闢地以耕作的環境，透過砍伐再加以燒毀，可以節省人力並增加地力，過了幾年，土地逐漸貧瘠，換個地方又可以繼續耕作，因此也稱為「遷移農業」。

直到近年，依舊利用「刀耕火種」經營農業的地方，集中在印尼蘇門答臘和加里曼丹的農村，這種古老的農業生產方法，也讓印尼年年爆發「霾害」，導致嚴重的環境污染，迫使得印尼政府出面禁止這種古老的農業生產法。



今斯卡羅族的傳統農業生產，已不見原始的「打林 (phana)」。



潘烏蕊所建的農產品洗滌池，今只剩殘跡。

接著來到一條名為嘎依乘 (gaiceno) 的乾溪，稍下游有一座水泥築的小攔河堰，是林試所里德工作站的水源地。上溯溪谷不到 100 公尺，有人在溪澗築了一座長 12.2 公尺，寬 6.5 公尺，高 0.6 公尺的駁坎，以儲水做為山林墾作之用，旁邊還

有一個石砌水泥敷面的洗滌池，顯然是用來洗滌農產品，這些都是小溪澗左岸檳榔園主人潘烏蕊 (wudiuy) 所建的。

民國四十年左右，多數族人都搬下山，潘烏蕊一直留在山上，別人荒廢的土地漸成了他的檳榔園，民國七十幾年檳榔價高，他種的檳榔品質又好，為了防止小偷來偷檳榔，買了收音機藏在檳榔園中，把廣播聲開得非常大，用來嚇跑小偷，有一回小偷看見潘烏蕊在滿州喝酒，趁機跑到山上來偷採檳榔，終於發現收音機的秘密，於是一併偷走了收音機。

潘烏蕊檳榔園之東南，還有潘魯勿、潘萬金的檳榔園相連，面積加起來起碼有三、四甲，潘德芳帶領我們深入檳榔園往東南行，竟然巧遇現居港口村新莊聚落的老夫婦，丈夫缺了一隻手，家裡的經濟並不好，因此每隔二、三天就會上山來採檳榔、荖葉和山蘇，雖然賣不到多少錢，但對家計多少有些補貼。

儘管檳榔園都還有主人，卻因沒有產業道路可達而成荒園，年過六旬的老夫婦，憑著兩個人的四隻腳和三隻手，到山上來採擷，竟也可以維持起碼的生活。只是當他們互相依靠著要把超重的檳榔和荖葉背下山時，我感受到沉重的背囊，揹負的不只是多少公斤的山產，而是生活中的沉重擔子！

隊伍繞過大白榕後再轉向西南，在一片竹叢前看見零星生長的鳳梨刈，由於陽光不足長得並不好，並沒有吸引我特別注意。竹叢下方是潘烏蕊的舊家殘跡。



相互扶持的老夫婦，肩上背的可都是沉重的擔子。



潘烏蕊舊居的門框至今仍保持完好。

老屋子的前、右、後方，都有早年開闢的水田遺跡，曾是一家人生計來源，外圍的長枝竹叢，一方面可用來防風，也可以採筍食用，老竹還可以製作成生活用品，山林中的野生動物，則是補充蛋白質的主要來源。可見這間隱身在山腰上的老屋，雖然只是單戶人家，生活機能卻相當完備。



潘烏蕊舊居的水井雖已乾涸，外型卻保持完好。

潘烏蕊故居往南行，約 100 多公尺就上到鞍部，在地人稱此地為「番仔角」，為分別通往豬勝束、下滿州以及巴龜用（港口）的三岔路口。續往巴龜用方向前行，約走 300~400 公尺，又有一個岔路，直行往巴龜用；潘德芳帶領大家左轉：「潘文杰卡早去巡視攏走這條，先到海墘、茶山，再彎入巴龜用。另外豬勝束人每年寒天欲去抓虱目魚栽（苗），攏嘛走這條路。」

我終於明白了，潘文杰騎白馬「出巡」的「御路」，不只是地方傳說，更是豬勝束社人抓魚苗的生產之路。

前行不久，路基明顯變寬，約有 2.5 公尺到 3 公尺的泥路，並且出現許多大型的外來植物，鳳凰花沿途都可見，可以想像每年六月，艷紅的花朵撐起一路的喧嘩，會是怎樣的一番盛景？



「番仔角」指的是通往豬勝束、下滿州以及巴龜用的三岔路口。



「番婆怨」的故事，說明了火筒樹的特色。

其他的外來植物還有：香果、福木、雨豆樹、肯氏南洋杉、墨水樹以及虎尾蘭等，這些都是日本時代港口母樹園特別引進種植的。至於本土原生植物也很豐富，像是：火筒樹、小刺山柑、印度鞭藤以及克蘭樹；火筒樹也就是當地人口中的「番婆怨」，因樹心材含水量多，砍了很久都乾不了，婦女不知道還沒乾，拿來燒火卻燒出滿室煙霧，連眼淚都燻出來了，自然成了「番婆怨」。

這條路徑寬 3 公尺的平整道路，原來是民國七十年代，林試所為了載運樹苗而開闢的路，路基大都套在豬勝束社人去港口溪口抓魚苗的舊道上，造林完成後道路失去功能，許多路段都崩塌了，許多樹就長到路上來，但無礙人員通行。只是現在會走這條路的人，大多是盜捕或盜獵的非法分子，沿途不只出現誘捕食蛇龜的陷阱籠，還有抓伯勞鳥的「鳥仔踏」。

沿產業道路下山到海拔 60 公尺處，有一條右轉的下切路，50 公尺前有一座正宗港口茶園灌溉用的大型蓄水池，水池下方有水泥

廣場和工寮，周邊就是面海的港口茶園，屠繼善修《恆春縣志》載：「港口茶：距縣東二十里，地臨海，產茶亦不多。」園主朱金成因為擁有這片「面海」的茶園，才敢以「正宗港口茶」自居。

再沿古道東行，過了好幾棵巨大的肯氏南洋杉，映入眼前的是巨大的白榕，原來這裡就位於港口白榕園的後方，是另一棵比園區稍小的白榕樹。

大白榕下方有一條平常乾涸，雨季才有水的樟腦窟溪，進入巨大的白榕就橫跨在小河之上，白榕的頭部還有一棵直徑約 30 公分的疏花雨藤攀緣而上，兩種植物不同的生命，卻奇異地相互依附而生，美好的結合令人激賞。

樟腦窟溪左岸的大白榕之下，有一排石砌的駁坎，細看才發現不是駁坎，是一座內圓外方的灶，朱金成指出這是早期伐樟熬腦留下來的腦灶，這個地方也叫「樟腦窟」，正因曾經興盛過的樟腦事業而得名。



朱金成擁有這片獨一無二的「面海茶園」，才敢以「正宗港口茶」自居。

過了樟腦灶遺址，沿著林務局港口白榕園下山，出口處就是港口溪出海口左岸的海墘，正是早期豬勝束社頂著寒風抓魚苗的地方。

如今，港口溪出海口左岸，最常見到的是在海上衝浪嬉樂的衝浪客。



「樟腦窟」有大小兩棵白榕，跨越河兩岸而生。



「樟腦窟」到白榕園 GPS 路跡及遺址衛星定位圖。

恆春半島也曾有過樟腦事業？

有「晚清台灣三寶」之稱的樟腦，在許多研究中，都被認為是中、北部客家人重要的產業，產地也集中在中、北部山區，南台灣的樟腦產業就較少被討論，連探討恆春人文產業的著作或論文，也絕少提及恆春的樟腦產業。

台灣的樟腦事業，是從南而北開始的，相傳鄭芝龍就曾到大員交易過樟腦。鄭成功領台後，帶來許多漳、泉、粵籍移民，原本盛行在漳州的小灶法製腦技術，也隨著移民來到台灣。

清初小規模開採的樟腦，大都集中在南台灣的山區，不僅開採辛苦，更可能遭到「番害」的威脅，黃叔璥著《台海使槎錄》載：「至樟枋、厚力木在鳳、諸內山，鳥道羊腸，澗溪阻隔，僱匠砍鋸、僱夫肩運，動輒經月，泥淖尤



朱金成帶我們來看「樟腦窟」殘存的腦灶，十分珍貴。

難計日。」

清廷對原住民採取封禁政策，禁止漢人私入「番界」，但還是有不少人為了生計無視禁令，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鳳山縣便因逮捕熬腦（私煎）者百數十人，引發朱一貴事件，藍鼎元著《平台紀略》載：「辛丑（康熙五十九年），鳳山令缺，郡守王珍攝縣篆，政委次子，徵收苛刻。以風聞捕治盟畝及違禁入山斫竹木者，囚繫百餘人；奸匪藉為口實，搖惑人心。」

事件之後，閩浙總督愛新覺羅滿保計畫推行更激烈的封山措施，總兵藍廷珍卻認為「鋸板抽藤，貧民衣食所係」。雍正三年（1725年），覺羅滿保還是以建造戰船所需船料的名義，奏准在台灣設置「軍工料館」，嚴格規定只有官方的軍工匠首可以伐取樟材以為船料，一般民人一概嚴禁，連橫《台灣通史》載：「匠首率眾入山，並許熬腦，以私其利，而他人皆禁也。」

清廷設置的「軍工料館」，在鳳山縣的枋寮街設有分料館，「軍工匠首」必須負責南至琅璦地區的軍工料開採業務，朱仕玠著《小琉球漫誌》中說：「琅璦山在縣南140里；東北聯山，西南濱海。山多巨木，今造海船軍工匠屯駐其地。」

「軍工匠」主要的職責是伐木，每年都必須向軍工料館交納一定的船料，

官方給的酬勞卻很低，必須靠伐樟熬腦之利以及分潤「山工銀」來貼補，姚瑩著《東槎紀略》載：「緣軍工大廠所用本地土木件，向係南路之琅璫、北路之淡水兩匠首承辦。匠首杜長春又最久歷，以煎煮樟腦獲利。」陳培桂修《淡水廳志》另載：「道廠戰船需料，樟木為多，召充匠首採製軍料，運廠策應，以副戰艦之需。定照舊章，限以三月完半，六月完全。所有該匠，收售樟梲青籐，即為斧鋸運料之資。」

表面上匠首可以「收售樟梲青籐，即為斧鋸運料之資」，表面上因官方經費不足的權宜之策，卻想藉「匠首之利在樟腦」，一方面官方可以找到廉價的伐木工人，二者這些有權利可以伐樟熬腦的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必然會想方設法把私自盜樟者驅逐或是報官處理。

十八世紀中、末葉，許多海權強國都看準台灣的樟腦，清廷卻一直實施專賣政策，外商為了降低成本、牟取更高利益，專門收購私採的樟腦走私出口，吸引許多生活困頓的漢人，冒著被出草的危險入山開採樟腦。

十九世紀以降，清廷已經無法遏止樟腦的私製以及外商明目張膽的走私行為。清咸豐十年（1860年）台灣開港，樟腦成為最重要的出口貨品之一，清廷的樟腦國營政策，卻經常引起外商的不滿，甚至衍生出英艦襲擊安平



從小溪看腦灶，會以為是一個小型的駁坎。

港等國際糾紛，最後只得被迫於清同治八年（1869年），專為外商訂定「樟腦章程」，規定凡領有護照外商，皆可入內山採買樟腦。

清廷實施「開山撫番」政策，劉銘傳奏請將樟腦改為官辦，將其收入作為「開山撫番」的經費。光緒十三年（1887年）台灣奉准設立腦務總局，並於產地設置分局，負責管理樟腦採伐、運輸等事務，生產的樟腦全部都必須交由腦務局收購，再賣給特許的商家，但這個方案和外商的利益完全衝突，過不了三年就在政治的壓力下，樟腦專賣制度再度廢除。

劉銘傳的腦務總局雖然敵不過政治壓力被迫收攤，所設的各分局卻說明了晚清台灣樟腦的盛產地。腦務總局共分三路設總局：北路總局設在大嵙崁（大溪），另外在雙溪、三角湧（三峽）、竹塹（新竹）各設有分局；中路總局設置在彰化，卓蘭、南庄、集集和埔里都設有分局；南路總局設在恆春，轄下並無其他分局。

腦務總局所設的北、中二路分局，都選在當時樟腦的主要產區，且下有許多分局，可見當時的中、北部地區，樟腦事業依舊十分興盛；南路總局卻設在偏遠的恆春，且轄下並無其他分局，說明當時南台灣的樟腦事業大多已結束，僅剩恆春半島仍有人伐樟熬腦。

樟腦發展歷史清楚說明，恆春半島雖不曾是台灣樟腦最主要的產地，從明鄭時代開始，便因樟腦吸引許多漢人移入，直到日本時代樟樹被伐盡，伐樟熬腦的事業才不得不告終。

傳統的樟腦事業，必須跟隨樟樹林不斷遷徙，為了方便搬運，熬腦的設備大多相當輕便且簡單，主要是土灶、蒸鍋、腦炊（裝樟腦片的密封木桶）以及粗礪（讓樟腦凝結的冷却筒）；樟木伐盡時，熬腦人扛著蒸鍋和粗礪到新的採樟區，重新建個土灶便可以熬腦。因此，台灣的樟腦事業遍及南北各地，樟腦採伐完畢後，留下的只是一個土灶，卻也因臨時性的設施不耐風吹雨



腦灶的存在，證明早年恆春半島也產有樟腦。



腦灶前面下方有個缺口，是投火炊腦的灶門。

打，很快就被時間毀損而難覓其蹤，這也是「晚清三寶」中，可以找得到百年糖廠、百年茶廠，卻找不到樟腦業古蹟的重要因素。

殘存腦灶的熬腦追憶

「潘文杰御路」接近終點，林試所港口工作站的後方山區，罕見保存至今，相當珍貴的腦灶，簡單的說就是用來升火蒸煮樟腦切成薄片的燒材灶，早期這類型的灶大多用土或石頭砌成，由於用泥土糊成的土灶熱效能較好，因此腦丁大多會願意花比較多時間去砌土灶，樟腦林較小的地方，也會只用石頭砌成而已。

港口工作站後方的腦灶，是一個僅用石頭砌成的簡單小灶，外圍寬 2.5 公尺，長 2.4 公尺，灶口直徑 90 公分，高 40 公分的腦灶，這個腦灶就設在小溪旁，顯然是方便取水來浸泡樟木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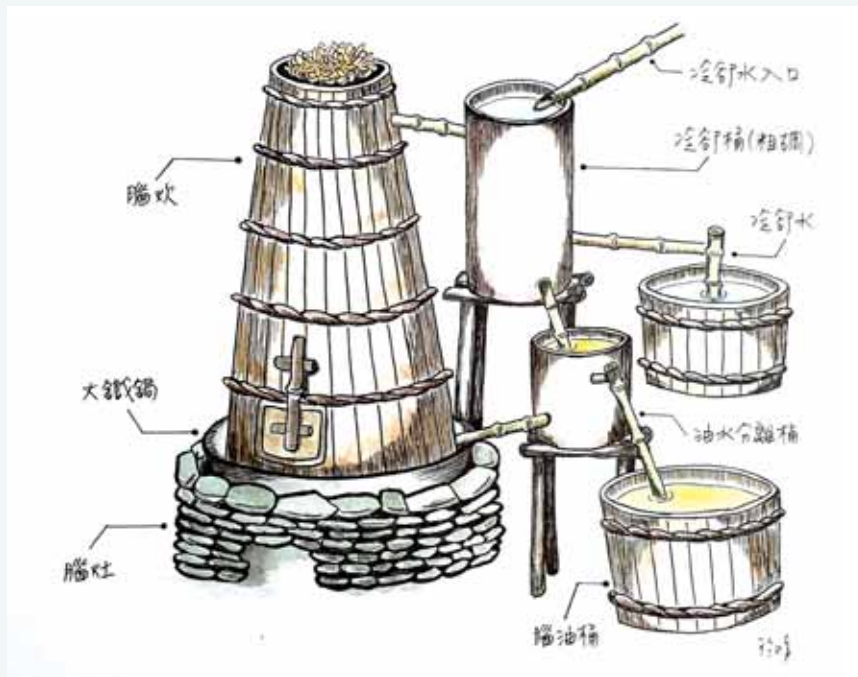
漢人古代熬腦的方法相當繁複，據

胡演升在《煉方》中的記載：「煎樟腦法：用樟木新者切片，以井水浸三日三夜，入鍋煎之，柳木頻攪。待汁減半，柳上有白霜，即濾去滓，傾汁入瓦盆內。經宿，自然結成塊也。」

台灣的製腦技術大多沿自漳州的小灶法，吳子光的《台灣紀事》載有小灶熬腦法：「村人業樟腦者，起山寮，作土灶，偵樟樹堅光微臭者，削令成片，先浸漬一宿，拾置釜中，上覆以粗礪，其下以水火逼之，類人炊黍者，氣騰騰上蒸令透，一晝夜取礪出視，四周凝結如霜，是為樟腦。」「釜」指的是古代的鍋子，「礪」是一種黃白色粉末或塊狀的氯化銨的天然礦物，這兩種器物顯示清初的小灶熬腦法，是利用礪將蒸氣中的樟腦結晶礙固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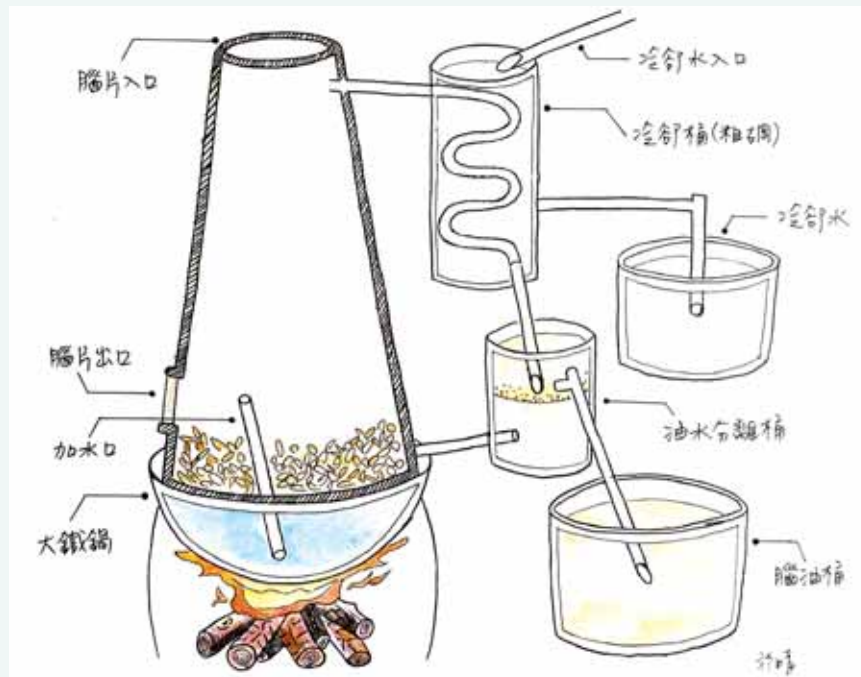
傳統熬腦需要將樟腦片泡濕，因此腦灶都會選擇蓋在小溪邊。



傳統利用蒸餾法熬腦示意圖（插圖／劉於晴）

到了清代末葉，熬腦技術才逐漸改進，美人李仙得的《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載：「製造樟腦 法極簡妙，不似日本之鈍也。日本皆將樟木入釜煮之；台地則析為細條，每條方圍二寸半，長三寸，叢插於磁罐之內，此器下通湯氣，湯氣上蒸，將逐條樟木之油蒸迫沸湧而出，與松枝之膠燃迫而出者極似。然後愈蒸愈沸，化為樟氣，上竄於冷水櫃，遇冷凝結，乃成樟腦。」

這種較簡單的熬腦法，比較適合台灣東一塊、西一塊的產區，先是要砍伐老樹，取得樹根、樹幹、樹枝鋸成塊後，再用名為「鋒子」的把樟木刨成一片片的樹片，這些俗稱為「樹匕」的樟腦片，要放八木桶製成的「腦炊」（今大多改成白鐵桶），腦炊上有蒸氣管可將炊蒸腦片的蒸氣導入冷卻桶中，樟腦氣冷卻後，流到油水分離桶中，水較重沉於下，可再注回大鐵鍋



傳統蒸餾法樟腦灶與腦炊剖面圖（插圖／劉於晴）

當作煮沸水使用；樟腦油較輕浮於上，會流入設於分離桶上方的油管，再導入油桶中便成了樟腦油。

腦炊的下方則有一個大鐵鍋及腦灶，人們將蒸餾過的乾樟腦片放入砌在地上的腦灶中，升火使燃便可將灶上大鐵鍋中的水煮沸，水蒸氣進入腦炊下的孔隙進入炊中，穿過一層層用水淨濕過的腦片，將樟腦的揮發油隨水蒸氣蒸發到頂部，通過冷卻管後，油水都

流入大槽中，便可在表層取得樟腦油。

近代改良使用白鐵桶的熬腦法，則拿掉了大鐵鍋，樟腦片也不再泡水便直接倒入腦炊中，以乾蒸的方法將樟腦片中的油和水蒸成水蒸氣，再經冷卻和油水分離後，可以取得純度更高的樟腦油。

「蕃童」上學路



「上學路」在公館部落後半山腰上，鳳凰花盛開之處為「御路」。

走過潘德芳口中的「御路」，我更有興趣瞭解「上學路」和「御路」到底有多大的差別？

「上學路」可說是滿州鄉內最多人知道的「古道」，指的是日本時代到二十世紀五、六〇年代，巴龜用社（今港口村公館、港口、橋頭聚落）的孩童，走路到豬勝束社上學的路，考古學家郭素秋在《恆春半島文史研究：恆春—卑南古道調查研究成果報告》

中，概述三位報導人的自身經驗：「朱順興小學念書在滿州國小，即是走港口村越過豬勝束山西南最低鞍通往滿州的這條古道，而且走了六年，古佐竹與黃仁雄也是，即當年港口村的小學生都是走這條古道通學。」

民國四十一年秋，新設永港國小在新莊，永靖、港口二村都被劃入這個新學校的學區，上學的孩子沿港口溪便可到達這間學校，半山腰的「上學路」雖不再有學童，但港口村人往來滿州交易，依舊利用這條古道。

資深解說員古清芳老師帶領我們，舉行入山的 palisi。



「上學路」主要是港口村公館、港口、橋頭三個聚落學童到滿州公學校（今滿州國小）上學之路，古道的起點分別在這三個地方。我們請古清芳擔任嚮導，還有余敏仁、鄭智程、張簡玉寶、陳淑芳等四位在地人士同行，工作人員有我和楊翠玲、卓幸君、張珈晴，出發地選擇路基保留最完整的公館部落後方。

公館聚落緊依清代巴龜用社之東而立，為原居車城保力的古姓客家人，於日本時代所建的聚落，地名因聚落後方有日本人建的「日本仔園」（熱帶植物殖育場），施添福總編纂的《台灣地名辭書·屏東縣》也載這裡有古道可通往里德：「昔有小徑經熱帶植物殖育場通往豬勝束（里德）。」

先在聚落東北方山溝的水泥板橋上，分別做了 palisi。過了山溝旁的廢園不久，有一條寬約 2.5 公尺的舊路基，這是日本時代通往「日本仔園」的產業道路，車不能通行後只留下人走的小徑，其他的路面若不是崩塌，就是被虎尾蘭、kam-bu-ne-a（落地生根）、「鳳梨刈」或是其他雜草佔滿了。

我對第二次見到的「鳳梨刈」感到好奇，追著古清芳老師想瞭解更多，因而決定去看更多的「鳳梨刈」。走過了傳說有鬼會追人的紅鞋仔禁地，右轉穿越大片的肯氏南洋杉林，下切到小溪谷，再往東爬上山，就到了「日本仔園」。

四境都被高聳肯氏南洋杉林包圍的「日本仔園」，正是日本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設置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中的二號母樹園，原本還有數間日式木造辦公廳舍。

日本人走了以後，林試所放棄山中的辦公場所，改在海墘新設港口工作站，「日本仔園」無人管理，舊廳舍成了公館村人的養豬場，許多日人種植的樹木被砍伐，在地人一方面取木材來用，同時將空出來的土地種相思樹等經濟植物。

現今的「日本仔園」已完全不見舊廳舍，最明顯的景觀是白榕、茄苳纏繞一起而成的巨木，此外就是又酸又甜的羅望子，在地人稱為酸桔仔的「天賜水果」，正是日本人從南洋引進試種的熱帶水果之一。



「上學路」公館往「蕃童教養所」GPS路跡及遺址衛星定位圖。

又酸又甜羅望子

台灣人對羅望子的認知，恐怕大多來自越南或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料理，事實上，早在日本領台之初，便從印度引進這種原產於非洲，早已移植遍及亞洲南部熱帶地區的酸枳樹。

羅望子這個名字，最早出現在台灣的文獻中，是日本大正七年（1918年），曾任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部長金平亮三增訂的《台灣有用樹木誌》，因其種子富含羅望子糖的成分，恆春半島名為酸枳，其他各地的中文名大多為：酸豆、酸果或酸梅等，主因它的味道相當酸而得名。

樹型優美，樹冠如傘，終年長綠的羅望子樹，樹幹粗壯，高可達20公尺，

老幹會出現不規則的裂痕，邊材是軟質黃色或白色的，心材則是堅硬的黑紅色，常被用來製作傢俱、建材。小葉約有10-20對，為偶數羽狀複葉，葉形呈長橢圓形，葉基歪斜，葉尖鈍、全緣。總狀花序的腋生花，呈黃橙色而帶有紫紅色線紋。

羅望子也被稱為「酸豆」，因其果實是黃褐色、筒狀略圓胖的莢果，每年十一月開始結果，第二年三、四月間成熟，果皮很脆薄，內有柔軟的褐色果肉及少許硬纖維包覆在種子上；富含糖分及醋酸、酒石酸和枸橼酸等，加工可製成果醬或果汁；南洋料理常用又酸又香的羅望子入菜、煮湯、炸魚、醃肉，不僅可讓菜餚更加可口，並可促進消化。



羅望子樹型優美，樹冠如傘，葉子也長得非常好看。

羅望子被引進台灣後，嘉義植物園、直隸台灣總督府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今國立成功大學）以及恆春半島的二號熱帶母樹園等地都有試種，「日本仔園」的好幾棵羅望子樹，正是日本時代種植的。

對於種植地附近的人而言，則是一種果肉酸中帶甜，芬芳可口，風味迷人的水果，更是陪伴過許多孩子一路成長的免費零嘴。

日本時代種植的羅望子樹，樹幹已長得非常粗壯。



產業誌

「鳳梨刈」是什麼？

滿州鄉港口村公館部落通往蚊蟀埔，有一條日本時代到戰後初期，孩童上學的古道，這條古道剛入山處不遠、古道旁的西豬勝束山腰間的「日本仔園」以及古道途中潘朱蕊故居後方的檳榔園中，都可見到呈群落分佈，比常見的食用鳳梨大上好幾倍的大型鳳梨，在地人稱為「鳳梨刈」。

「鳳梨刈」並不是植物名，是台灣人对鳳梨纖維的稱法，徐振源資料整理

的鳳梨纖維的開發與應用 明指：「鳳梨葉脈（俗稱鳳梨刈）去其兩側銳刺及膠質後，取出之纖維可作為紡織原料，可製成魚網、布料、紙張等。」彰化縣文化局《線上典藏數位系統》網站中，也有談「鳳梨刈」的文字：「鳳梨刈是用鳳梨葉的纖維製成的。」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的《典藏台灣》網站，刊登一張日本明治四十年七月三十日台灣館—東京勸業博覽會出版的明信片，以「蘭及蘭製品、鳳梨纖維、鳳梨布」為題，提及：「鳳



「上學路」上的大型地生鳳梨，
當地人稱為「鳳梨刈」。

梨纖維？鳳梨布：每年十月至翌年四、五月左右，割採鳳梨的二年葉，將葉片兩端剝去少許，每片分別以竹梳種（或）陶器碎片刮耙肉皮，採集纖維浸於清水一夜，翌晨洗淨曝曬三日，待青色纖維轉為白色再曬五日，至純白泛閃光澤。可作為鳳梨布的原料，對清國的年輸出額近 10 萬斤。」

台灣早期取葉子來製作纖維的鳳梨，多為食用鳳梨。和美鎮新庄社區發展協會撰寫的《和美新庄社區歷史文化記錄與傳承》中，特別強調和美新庄的鳳梨刈：「彰化縣的鳳梨種植，因環境和天候條件佳，在日據時代就很有名，栽種的面積很廣，早在日本人還配給布匹以前，就有人用鳳梨葉製成台灣最原始的布匹，在製作布胎時，是先剝掉鳳梨葉邊的刺，再把葉子壓在長板椅（俗稱椅條）上，臀部壓住末端，再用磁碗碗緣為工具刮去鳳梨葉表面上的黏液，使其纖維暴露出來。接著，再用隔夜的

酸粥或酸飯汁浸一天後去除黏液並用水清洗，然後就可撚紗過漿，再用『紗棒』將其纏緊，作為紡紗織布的初期材料。」

日本時代的「鳳梨刈」（鳳梨布），大多以食用鳳梨為材料，何以唯獨滿州港口地區居民口中的「鳳梨刈」，卻指植株特別大的鳳梨呢？

罕見的大型鳳梨生態也不同于食用鳳梨，它的花是紫紅色的聚合花，果為一根短柱狀，未熟時青綠色，成熟轉黃色，肉甚少但有甜味。這種無法食用的鳳梨，還有什麼作用呢？

全世界的鳳梨科植物，共有 52 屬 2656 種 342 變種，人類應用的數量不超過 200 種，除了食用還兼器用，晚近才興起觀賞用鳳梨。這種大型鳳梨既然無果可食，又被稱為「鳳梨刈」，顯然是一種器用鳳梨，目的是取用鳳梨纖維。

「日本仔園」乃是明治三十五年

(1902年)，台灣總督府技師田代安定奉命在恆春籌設「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選中的第二號母樹園，當時田代安定臚列十二部門有用植物作為殖育場試驗事業的主軸，包括：纖維植物殖育試驗、纖維澱粉及飲料植物殖育試驗、油料及染料鞣皮料植物殖育試驗、脂液料植物殖育試驗等四大熱帶林學主題的試驗研究。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創設的港口事業地(第二號母樹園)，基地位於距恆春街東方約12公里，龜仔用辦公室東北約六公里，蚊蟀(滿州)支廳東南約四公里，朝向西南，可避開東北季風侵襲的崩解斜岩層坡地上，園內除了移植第一母樹園經馴化的物種，更是纖維植物主要的試種地，台灣瓊麻的原始母株，就是栽培在這個母樹園中。

以培育纖維植物為重點的港口試驗地，當然不會錯過其他纖維植物的試植，「上學路」旁以及「日本仔園」遺址上的一大群「鳳梨刈」，乃是日本人看中這種大型鳳梨葉超長的纖維，特別從外國引進試種，後因纖維太粗不易取用，並沒有推廣應用。

至於它屬於那一種「鳳梨」呢？查遍資料結果可能是巴西及烏拉圭原生種，葉脈長、纖維強韌，葉緣密佈堅硬刺的 *Bromelia antiacantha* 布諾美麗亞屬的 *Famille des Broméliacées* 鳳梨科植物。

「鳳梨刈」的花小巧可愛，跟食用鳳梨完全不同。



「鳳梨刈」的果實，看起來有點像香蕉。



「鳳梨刈」開花時，接近短梗的葉面都會轉成紅色的。



「日本仔園」舊廳舍，今只剩下些許地基殘跡。

舊廳舍旁的空地上，則是一大片的「鳳梨刈」，其中有幾株正在開花。這幾株短莖上新長的葉面呈鮮紅色，短莖上的艷紅小花為頭狀花序，果長得像香蕉，果熟時由青轉黃，可以吃但沒什麼肉，加上植株更高達 70~80 公分，這些都跟常見的食用鳳梨截然不同。下山後試圖在文獻中找答案，好不容易才查到這種大型地生鳳梨，是日本植物學家田代安定從南美洲引進，做為發展纖維工業的材料，雖沒有成功，「鳳梨刈」之名卻深植在地人的心中，彷彿就為了紀念這段罕為人知的歷史？

離開「日本仔園」，再循古道沿山腰往北轉東行，雜木林間突然出現許多倒向同個方向的大樹，這些風倒木大都是人們種植



「風倒木」大多是外來植物，更能見證原生植物的重要性。

的經濟作物，像是南洋杉或是相思樹。移植而來的樹，剛種時樹冠幅小，較容易躲過強風吹襲，長成大樹後，巨大的樹冠幅正好招風，根系又不夠強韌，對抗不了強勁的落山風，因而紛紛倒下，形成特殊的「風倒樹林」景觀。

「風倒樹林」之後，雜木林中的相思樹愈來愈大棵，大都是民國五、六十年間種植，做為燒木炭之用。清代中葉開始，許多漢人冒險深入恆春半島，便以伐木燒炭為業，最初是取原生的山埔姜為材料，因質地堅硬、耐火性特佳，燒出了全台知名的「楓港炭」，山埔姜很快被砍伐殆盡，才開始植相思木做為燒木炭的原料。日本時代以後，西豬勝東山麓是港口到滿州地方主要的木炭生產基地，居民除了滿山遍植相思樹，較平坦的地方也蓋不少炭窯，可惜現今都找不到了。

出了雜木林，明顯可辨的路基崩塌了一小段，視野因而開闊起來，正好眺望對面佈滿電信基地台的「詹頭厝」。再往上爬不遠先後接上右轉海墘的岔路口，以及標高 138 公尺的古道最高點（鞍部）的三岔路口，這一段路也是「御路」的其中一段，過了潘烏蕊故居，估計接下來的路跟「御路」同一條，古清芳卻說西北方有「番仔厝」，要帶我們去找。

穿過雜木林，出現一些竹叢及石砌駁坎，形成不同高低的平台，平台上有豬勝束社人種植的檳榔，也發現誘捕食蛇龜的陷阱籠，這裡是西豬勝束山面北的淺山山麓，海拔約只有 130 公尺，盜獵者卻肆無忌憚設置陷阱籠，根本無視法令的存在。

過了一條小山澗，古道東側坡地上海拔 150 公尺的雜木林間，考古學家李匡悌標示為豬勝束山遺址，這個遺址最早是李光周調查發現的，文化類型被歸類為西拉雅文化相，李匡悌在《墾丁國家公園史前文化遺址現況調查及地理資訊系統檔案建立》的調查中，並未發現遺物，面積及保存現況也都「無法判定」。

豬勝束山遺址北方，古道相鄰之處，就是嚮導們口中的「番仔厝」，郭素秋的研究報告載：「路右側亦為雜木所據的區域，則為排灣族人成排的家屋，後已因耕作而完全毀壞。」如今，這片被墾作過的平坦地，只能找到東一處、西一地的牆基或駁坎殘跡，此外就是一些日本時代的酒瓶，一隻綠色的瓶子下方，浮雕著「大日本麥酒株式會社製造」幾個字，二隻赭紅色的瓶子，分別浮雕「キリンビール」（麒麟啤酒）、「DAI NIPPON BREWER TRADE MARK」（大日本釀造商標）字樣。顯然在日本時代，這裡曾是個相當有規模的部落。我關心的是，住在這裡的人，會是郭素秋記錄中的排灣族人？或是嚮導們口中的斯卡羅族人呢？



「番仔厝」僅存的家屋砌石遺跡。



「番仔厝」發現的日本時代酒瓶及玻璃罐。

帶著疑問續往前行，張簡玉寶和鄭智程帶我們去找「番仔墓」，一行人轉往西北行，來到上下三層的大型駁坎區，這是後人墾作的遺跡，「番仔墓」即使在這裡，也應該都被整平了。

古道到此分為二道，往西下切可抵港口溪，涉溪而過便是下滿州和滿州間的敬聖亭，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原本設在豬勝東的「恆春國語傳習所豬勝東分教場」，遷到蚊蟀（今滿州）改制為滿州公學校，自此以後直到民國六、七〇年代，「上學路」都是循這條路下山，經敬

聖亭沿「琅璫．卑南道」到蚊蟀。

為了走通最原始的巴龜用到豬勝束的古道，因此選擇東行，不久又接上「御路」，過了嘎依乘（gaiceno）小溪，再次離開「御路」轉向西北行，穿過大片七里香林，遇到大面積崩場地，嚮導們下



七里香被盜伐後所遺留下來的殘跡。

切探路，因坡度太陡而放棄，最後選擇高繞過崩場地，途中發現好幾處七里香被盜伐的殘跡，墾丁國家公園雖然一直致力遏止山林盜伐、盜獵的行徑，但因人力不足，盜伐或盜獵的行為至今無法完全禁絕。

崩場地後再次接上「御路」，下到港口溪的支流九籠溪，河兩岸都有一些竹叢和檳榔樹，往下游走一小段就爬上右岸，進入雜草叢生的椰子林，終於回到豬勝束社的傳統領域，目的地是豬勝束社的國語傳習所舊址，在小支流前三度離開「御路」，來到滿州鄉第七公墓。

公墓旁有一座滿州人稱作「花園」的林試所里德工作站，就是日本人設立「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的第一號母樹園，當時日本人在恆春半島設了四個樹園，除了豬勝束和巴龜用的一、二號母樹園外，第三號母樹園設立在龜仔用（今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並在此設置辦公室（今林試所恆春分所）；第四號母樹園則在牡丹鄉高士佛部落。



里德工作站是日本時代「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第一號母樹園。



里德工作站培育許多熱帶植物，蘭嶼肉豆蔻早已成林。

恆春的四個母樹園最早隸屬於台灣總督府殖產局附屬林產試驗場，後來改隸日本的中央研究所，政府之後，獨立為台灣省林業試驗所恆春分所，儘管行政管轄和名稱不斷改變，但這四個母樹園卻是台灣最早以植物標本園的形態設置，日本時代便和台北植物園同列世界植物園名錄中，直到今天，仍被列入世界十大熱帶植物園之一。

現今的豬勝束母樹園，隱藏在公墓後方且終年大門深鎖，並沒有吸引太多人的注目，園中還是有不少珍貴的熱帶植物，像是：南洋杉、大葉山欖、毛柿、棋盤腳、福木以及蘭嶼肉豆蔻等。

林試所里德工作站入口處對面，也就是滿州第七公墓最西境的角地，有一座高約 150 公分的鎮水石符，這座石符的設置，主要是為了阻擋港口溪的水患，類似的鎮水符，恆春半島有好幾座，車城的新街、滿州的港口村都有類似的石符，規模最大的則是滿州公墓這座，可惜砂岩經不起長年的風蝕，上面的符令大多模糊不清了。

鎮水石符附近，有一座塔狀的墓，墓塔上方斗大的字寫著「鳳凰佛位」，下方則書「顯祖妣諡阿米鍾母高氏之墓」，我很好奇這個諡號「阿米」代表什麼意思？《重修屏東縣志》也收錄這座墓塔的照片，圖說解釋「阿米」為阿美之意。豬勝束社的耆老潘春義則說老人家是港口嫁過來的恆春阿美族。

巴龜用社往來豬勝束社的「上學路」古道，在豬勝束社的起點和終點，就是「恆春國語傳習所豬勝束分教場之跡」紀念碑，這座兩公尺高的石碑，是地方人士為了紀念豬勝束分教場而設立，碑身背面特別刻著「高砂族教育發祥地，明治二十九年九月十日開始，滿州公學校前身。昭和十四年三月建立」。

豬勝束社的國語傳習所，會被認為是「高砂族教育發祥地」，乃因日本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首先設立的十四所國語傳習所中，恆春國語傳習所便在其中，同年九月，又在琅璫十八社大頭目潘文杰的協助之下，於豬勝束設立分教場，主要「教化」的對象就是「蕃童」，學制為三年制，修習以國語（日語）、數理以及修身三科目為主。

大頭目潘文杰為了讓豬勝束社所管轄的諸社子弟可以接受到「新式教育」，積極地勸導各社子弟入學，溫國良編釋的「恆春國語傳習所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中事務報告」載「本傳習所委託大股頭人潘文杰募集學生，到開場典禮之前，向潘申請的學生有27人。」

豬勝束分教場順利設立，學童不僅來自豬勝束社，還包括山



里德公墓旁的鎮水石符，為制港口溪的河水泛濫。

頂、射麻裡、老佛山以及港口溪下游的巴龜用社等，位於豬勝東山背後的阿美族學童，於是藉著兩社人自古交易、捕魚、納貢的古道上下學，「上學路」的聲名才逐漸響起來。



里德公墓中的「阿米鍾母高氏之墓」，顯示本地族群關係緊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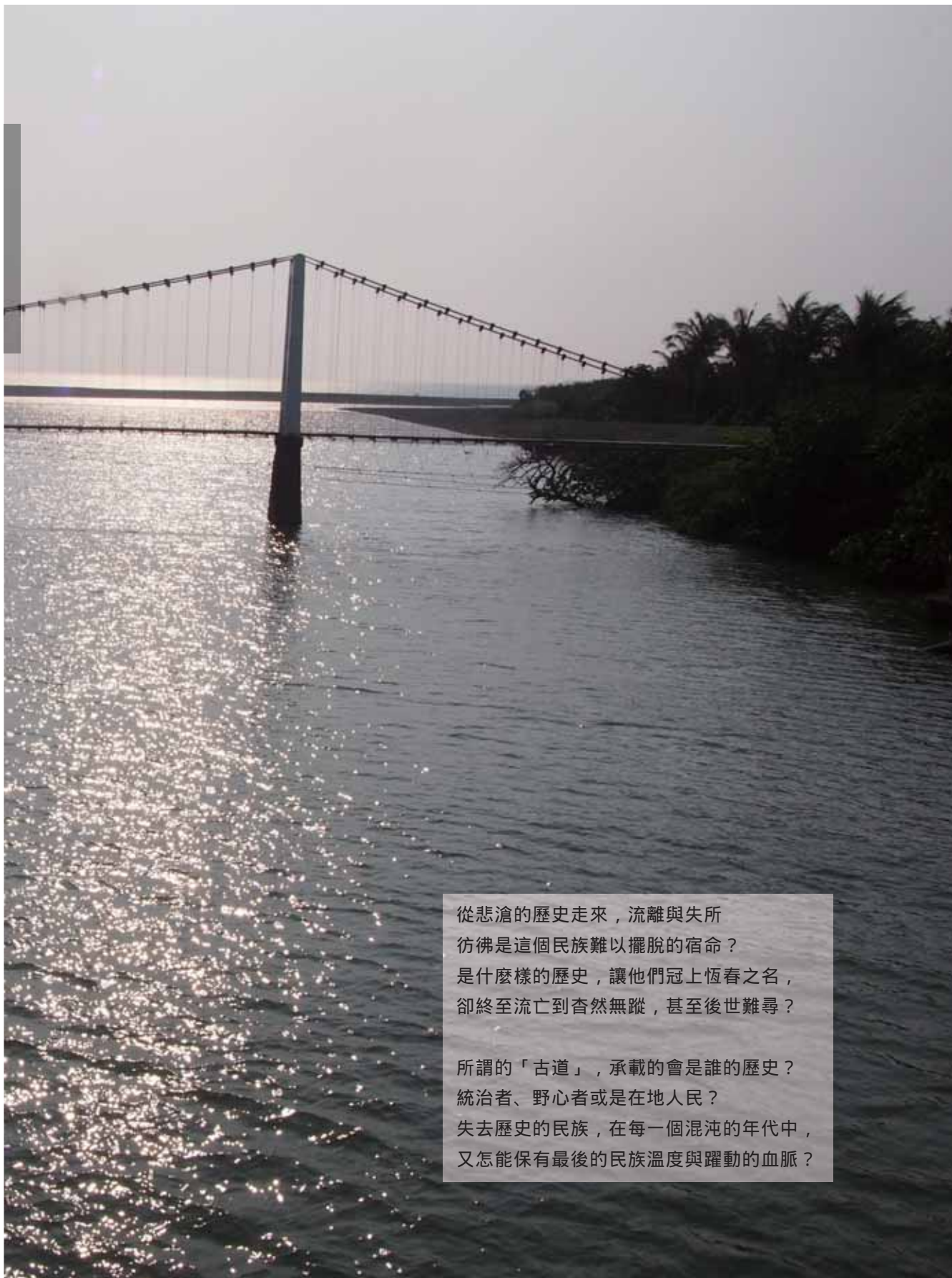


豬勝東社的國語傳習所，被認為是「高砂族教育發祥地」。

A wide river flows through a valley at dusk. The water is dark with shimmering reflections of light on the right side. In the background, a suspension bridge spans across the river, and the sky is a soft, hazy grey. The overall mood is serene and quiet.

第4章

恆春阿美族的舊社



從悲滄的歷史走來，流離與失所
彷彿是這個民族難以擺脫的宿命？
是什麼樣的歷史，讓他們冠上恆春之名，
卻終至流亡到杳然無蹤，甚至後世難尋？

所謂的「古道」，承載的會是誰的歷史？
統治者、野心者或是在地人民？
失去歷史的民族，在每一個混沌的年代中，
又怎能保有最後的民族溫度與躍動的血脈？

西片溪舊社與「番仔廟」



港口溪下游，早期都是恆春阿美族的墾作地。

巴龜用社位於港口溪的下游沖積地上，是恆春阿美族最大的舊社，也是豬勝束社的大頭目最忠實的伙伴。日本時代，潘文杰奉命招募「蕃童」到豬勝束分教場接受日式教育，巴龜用社人響應最為熱烈，因而走出了「上學路」。

現今屬於滿州鄉港口村的巴龜用社，共由八姑角社、溪北阿眉社及溪南阿眉社等三社組成，八姑角社為現今的港口部落，溪北阿眉社則成了橋頭部落，這二個部落都在 200 甲縣道上，目前都還有人居住，但大都是漢人，恆春阿美族的後裔僅剩少數。

溪南阿眉社則位於港口溪右岸的山林間，因位於巴龜用和溪北阿眉兩個大社的西邊，今稱西片路或西片溪，民國六、七〇年代便沒人居住。住在啞狗海的恆春阿美後裔潘願吉（A-rei）就出身這個部落。

西片溪雖是一個小社，楊傳廣生前曾數次回到恆春半島「尋根」，都到過這裡來祭拜「番仔廟」，為什麼一個無人居住的廢社，卻還留有「番仔廟」呢？

探訪西片溪恆春阿美舊社的工作小組，請來潘願吉當嚮導，工作小組成員除了我，還有楊翠玲、張珈晴、張義、宋立仁、卓幸君、徐麗惠、周秉中等人。



潘願吉是恆春阿美族人，擔任探勘阿美族舊社的嚮導。



荊竹被稱為「流氓竹」，是民間普遍使用的器用竹。

一行人從港口停車場來到港口部落，經港口路轉進西南向的農路，跨越港口溪便進入西片溪舊社傳統領域。首先出現的是園藝植物培育場，園主是外地人，到這裡租地培育園藝植物，並搭建房舍居住，成了今西片溪舊社唯一的住戶。

園藝苗圃旁是椰子園，園中原本有一間三合院，是進入西片溪舊社的第一間家屋，日本時代人去屋空，屋牆很快倒塌了，直到近些年，後人才在原家屋的舊跡，搭建一間簡單的鐵皮屋，並在椰子園中養牲畜，鐵皮屋則做倉庫。

在鐵皮屋後荊竹叢間舉行過入山的 palisi，潘願吉說這些荊竹叢是早期部落老人種的，並稱之為「流氓竹」，長得密密麻麻的荊，

足以一夫當關，擋住任何入侵者；又因質地堅硬，常被族人取來編製「敢箎」（竹編的盛具）、竹椅、竹床等生活器具。

穿越過荊竹叢很快就到下部落，這裡曾經有過二、三十戶人家，日本時代陸續搬到台東的美蘭、白守蓮以及池上和電光、富興等地，潘願吉的三位姑婆也嫁到池上和電光。

下部落最大的一間石頭屋，是潘願吉的祖父潘守鼻從上部落搬下來後建的舊居，屋前有很大的庭院，主要是做為曬穀場。從恆春阿美族南遷下來開始，不只在山坡地上種埔占（旱稻），也在港口溪畔種水稻，寬闊的曬穀場正好為種稻的歷史留下最後見證。

潘守鼻家人約在民國五十年代遷下山，家屋因無人住傾倒，民國六十年左右，先有人開路上山伐木，七十年前後又因造林整修了路，許多房子因為開路而毀了，有些砌牆的石頭被拿來鋪路，使得原本有好幾間的石頭屋，如今只剩下殘存的駁坎以及人們種植的竹叢。

下部落的家屋區後方，原本是族人種植「角仔竹」（長枝竹）



埔占是旱稻的一種，早期原住民常在山上開坡地種植。

以食用兼應用的竹園，卻被雨水沖刷出一條侵蝕溝，竹子分立在侵蝕溝兩側。竹林的空地上，長出幾叢紫色禿馬勃，可惜已經太老了，只能做為止血藥，潘願吉說：「若是剛生出來個，就會使料理出一盤好菜。」

可食可藥「雷公屁」

每年春天雷雨後到初夏期間，台灣從北到南的平地或低海拔草地上，可能會出現菇面小如乒乓球，大如一個碗公，外型特別的大型菇類。由於都在雷雨後出現，俗稱為「雷公屁」，成熟後的黑褐色菇外被開裂，看起來就像是陳舊的馬糞，於是也有人稱為「馬糞包」。

不管叫「雷公屁」或是「馬糞包」，這種白色的大型真菌，往往隨著雨後的陽光，單獨或好幾個一起從地面冒出來。這種屬馬勃科、不孕基部發達的土棲腐生菌類，孢子近球形有小刺，直徑僅 $4-5.7\ \mu\text{m} \times 4.3-5.7\ \mu\text{m}$ ，孢絲顏色淡，粗 $2-5\ \mu\text{m}$ ，長而有分枝，並用橫隔互相交織。

外形大多為球形或陀螺形，成長期很短，外貌每天都有很大的變化，第一天長出來的菇面白淨光滑、相當可愛，第二天後先是外表開始龜裂，漸漸地顏色從淡紫、褐色開始逐漸加深成黑褐色，一、二週後開始成熟，黑褐色的外被變得更薄而開裂，露出紫黑色的內裡，並釋放出成熟的紫褐色孢子粉，最後孢子及孢絲完全散失，只留下杯狀的不孕基部。

中文稱為紫色禿馬勃或紫孢馬勃的「雷公屁」，分佈的地方相當廣，台灣、中國及越南等亞熱帶及熱帶地區都可見到。剛長出的紫色禿馬勃，是恆春半島許多族群常採擷的野菜，味道鮮甜、口感細緻，無論煮湯或炒食都相當受人喜愛。



雨後剛長出來的紫色禿馬勃，鮮嫩可食。



紫色禿馬勃老化之後，才會變成「紫色」的。

成熟之後的紫色禿馬勃，廣泛被中醫所應用，宋代寇宗奭撰《本草衍義》載：「膜，以蜜揉拌，少以水調呷，治喉閉咽痛。」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則說：「清肺，散血熱，解毒。能清肺熱咳嗽，喉痹，衄血，失音諸病。」清代吳儀洛的《本草從新》寫得更清楚：「每見用寒涼藥敷瘡者，雖愈而熱毒內攻，變生他病，為害不小，

惟馬勃辛平而散，甚為穩妥。」

台灣民間也常用它內服外用，內服能消腫、清肺、解毒、治喉炎，外用可治鼻出血、外傷出血、瘡腫、凍瘡、流膿等。恆春半島人在野外遇到外傷出血，會採來緊貼在流血的傷口上，不僅可止血，更具有殺菌的效能。

鮮嫩的紫色禿馬勃，是恆春半島許多民族最愛的野菜。



竹叢往上是一大片銀合歡次生林。民國六十年代左右，這裡是一大片相思樹林，當時開的林道就為了載運相思樹下山去燒木炭，如今放眼盡是銀合歡和下同的雜木，唯一令我驚艷的是，樹林下可以找得到日照的地方，一棵棵的小刺山柑以不同的顏色，綻放最美妙的身姿。

自然札記

自幻蝶影的小刺山柑

恆春半島低海拔矮灌叢或次生林間，常可見到一種植株具攀緣性、單葉互生，紙質，兩面光滑的小灌木，光滑或有毛的小枝，基部有小鱗片，枝條會長出直或微彎的小刺，屬山柑科山柑屬，名字就叫小刺山柑。

小刺山柑也被稱為野生風蝶木，名字顯然來自它奇特的花。

台灣特有種的小刺山柑，花通常生

長在幼枝條先端，腋上生，2-10朵呈總狀花序，排成一短縱列，每朵小花都有四片花瓣，二片平伸二片上舉，主要的目的是用來招蜂引蝶，但花形看起來就像長著一對翅膀，準備展翅欲飛的蝴蝶，才會有「風蝶木」之名。

小刺山柑的花苞雖呈縱列分佈，卻不會同時開花，有時只開1-2朵，有時開3-4朵，因此花期很長，更特殊的是每朵花的花瓣都有二種顏色，平伸的二片花瓣是白色的，上舉的二片花瓣剛開出時是淺黃色的，慢慢的顏色漸深，第二天要謝時，會變成紫紅色的。

生長在林間底層的小刺山柑，原本只是不起眼的小灌木，卻不願意永遠只是遭人忽視的小角色，於是努力地開出獨一無二的花，每年的夏初，便開始為悶溫的森林，綻放獨特的姿色，終而成為密林之中，令人驚艷的蝶影。



小刺山柑的花，每天都呈現出不同的顏色。

次生林上方較平緩的坡地，就是上部落，族人選擇在海拔 100 公尺的高地建立上部落，憑的是山上有一股湧泉，不僅夠人們飲用，更可以用來灌溉埔占，因此在上部落的外圍也有一片埔占埔。潘願吉的記憶中，每年二、三月，祖父潘守鼻都會砍麻竹做竹筏，到海上抓飛魚，等到飛魚季結束，雨季剛好來，阿公開始播種埔占和地瓜，如果雨水不足，就用水塘中的湧泉灌溉。秋天埔占和地瓜一起成熟，祖母會放在一起煮來吃，老人家的說法是「比較好吃」，實際可能是怕早稻不夠吃一整年吧！



潘魯冬的故居，如今只殘存部分地基。

上部落最主要的家屋就是潘魯冬故居，潘魯冬是潘願吉的曾祖父，曾祖母名叫潘烏敏，都是恆春阿美族人，祖父潘守鼻娶了張千美蓮為妻，生下一半阿美血統的潘連發，這個家族可說是相當典型的恆春阿美族。

潘魯冬故居早也毀棄，只剩地基可見，主屋朝東，寬 6.2 公尺、深 5.7 公尺，左前設有大門，寬 70 公分，右側另有小門一個，屋內有簡單的隔間，大門進去是客廳，除了桌椅還有竹做的矮床，供孩子睡覺，廳後則是大人的房間。

小門進去的倉庫，做為放置稻穀、農具之用。屋外右側設有廚房，潘願吉曾見過一座燒木頭的雙連灶，是祖父用泥砌成的。廚房外面是菜園，祖母都在這裡種菜。

石頭屋前的稻埕，是用土夯成的曬穀場，每年曬稻穀前，都要先用木頭夯實，再用牛糞加水抹平，乾了自然變硬，曬稻穀才不致沾太多塵土。曬好稻穀再用木臼、木杵捶搗成白米；海裡的魚以及山上的野獸，都是補充蛋白質的來源。在這個自給自足的



西片溪的湧泉地，惜今已乾涸。

環境，只有在需要買鹽、糖等民生消費品時，才需要到溪對岸的雜貨店購買。

家屋右側，連接著好幾畦的水田遺跡，最邊境有一個已經乾涸的水塘。這是上部落主要的水源地，除了收納來自山

溝的水，最主要的是地底湧出的山泉水。如今湧泉頭湧出的泉水並不多，但仍蓄有一小潭，泥濘的濕地上，印有清楚的梅花鹿足跡，顯然已成了墾丁國家公園野放梅花鹿的水源地之一。

大伙在乾涸的水塘中停留許久，潘願吉一直沒想離開，我知道他想念這口湧泉。很久之前，跟我說過一個故事：「聽講阮阿祖（曾祖父）欲過身（去逝）時，全家已經搬到下部落住起，但伊真甲意湧泉水，直直愛孫子潘連發去湧泉頭裝水給伊喝，沒想剛喝完水，就像了卻心願同款，人就走了。」

老人家過世以後，原本港口溪畔的水田被漢人騙走，潘守鼻又一心討海，就跑到出風鼻漁場附近蓋了石頭屋，這個行動吸引



水田遺跡說明百年前，恆春阿美族人就開始種水稻。



西片溪阿美舊社傳統的祭祀地，今搬到港口溪畔，建了「番仔廟」。

許多同樣受迫於耕地被騙的恆春阿美族人仿效，分別在海岸線上蓋漁寮，重新回到大海討生計。

臨下山前，又做了一次 palisi 向山上的祖靈告別，潘願吉笑笑說：「卡早阮阿祖用一個銀角仔（零錢，指硬幣）、榕葉、生豬肉來拜拜。」我卻似乎看到他眼角的淚光。

回到港口溪畔，找到舊社東南境一間鐵皮屋蓋成的小祠，在地人稱為「番仔廟」。廟中雖有不少神像，主神卻是一塊石頭，恆春阿美族人為什麼要拜石頭呢？潘連發的答案是：「卡早山頂有人養牛，驚牛破病或是逃走，會惦樹下起一个大石頭，綁紅

布，祈求保佑牛隻平安、不通亂走，西片溪的其他族人初一、十五嘛會去那拜拜，等到養牛个人不在，其他人嘛同款拜，落尾嫌遠就將石頭搬到溪邊，才有這間『番仔廟』。」



西片溪阿美舊社的探勘行動，最後在「番仔廟」結束。



西片溪阿美舊社探勘行動 GPS 路跡及遺址衛星定位圖。

恆春阿美族的美妮谷舊社

「恆春阿美族」指的是原居卑南平原，受迫而追尋知本社人（後來成「琅璫十八社」總頭目，亦即斯卡羅族）南下的腳步，來到恆春半島的阿美族人。這個民族分別在射麻裡、老佛山、長樂以及巴龜用等地建立多個部落，現居港口村公館聚落的阿美族人，原本是住在佳洛水附近的美妮谷社人。



通往美妮谷舊社的山徑，路跡相當清楚。

美妮谷舊社位於佳洛水風景區望聖橋附近的淺山，由於路跡明顯，經過古清芳老師指引後，我便和楊翠玲、張珈晴、黃愛娟、莫曉宜、黃靖玫等小組成員上山，從望聖橋前左轉，泥路旁就是地勢平坦、開闊的「番仔田」，為美妮谷的阿美族人最早的水田，如今早隨族人他遷而荒廢。



巴吉魯樹挺立在部落中，成為美妮谷部落的圖騰。

在部落入口處舉行過 palisi，接下來是一段平緩的小徑，兩旁林木參天，景緻相當迷人。過了第一條美妮谷溪的小支流，林間的石塊明顯增多，不久果然找到砌在地上的牆基，但屋舍範圍並不清楚，無法進行測量，其他幾道殘跡狀況大致也如此，倒是殘跡中稍開闊的地方，有一棵粗大的巴吉魯樹（Pacilo）挺立其中，這種漢人稱麵包樹的大型桑科植物，果實是阿美族人喜愛的野菜，有多種吃法，像是；小魚乾巴吉魯湯、排骨巴吉魯湯、肉絲炒巴吉魯、巴吉魯甜湯等，因此這棵樹毫無疑問是阿美族人種植的。

巴吉魯樹下還立有一方巨大的石頭，阿美族部落都會立一塊頭目石，這塊應該就是族人特別立的，在這個族人已杳、家屋

早塌的美妮谷舊部落，還依然挺立著的頭目標石，成了舊社歷史最後的見證者。我想要跟頭目講講話，於是在頭目標石上舉行 palisi，完後再橫跨美妮谷溪稍大的支流，進入山林墾作的第二部落遺址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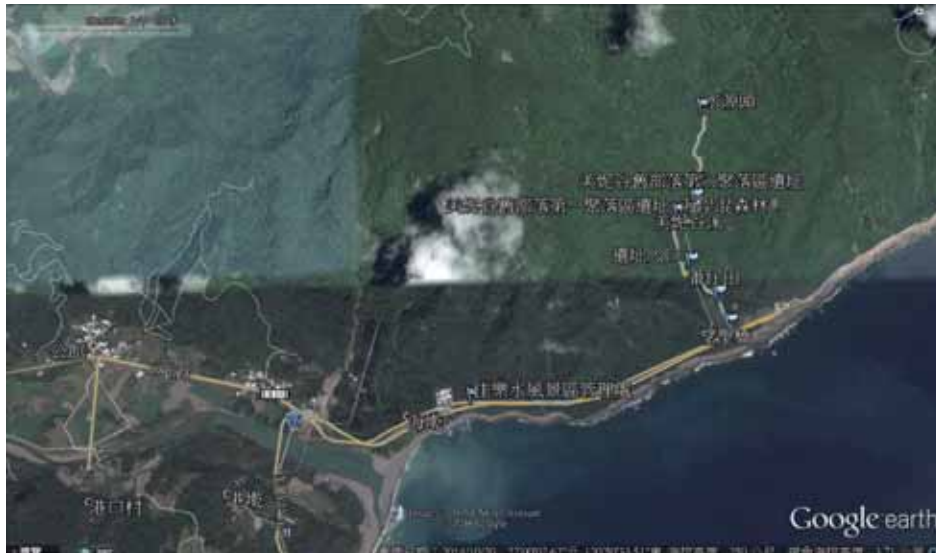
美妮谷舊部落第二聚落區位於緩坡地帶，據耆老口述，這個只有四、五戶人家，開闢梯田以種稻維生，如今早已放棄山林，下山

另謀生計，但民國五、六十年代所砌的駁坎及梯田依舊完好，只是田中雜生了許多林木。

梯田區的上方，還有幾座「番仔墓」，有些墓身上已長出樹木，有些已經坍塌流失，只剩下一、二座用石頭砌成的墓首，雖然都沒有碑文，但墓葬的形式已經很接近漢人的墳墓。事後訪問耆老，有人說是日本時代葬的，也有人說是民國以後的墓，儘管說法紛紜，但各家「番仔墓」的後裔，每年依舊會從外地回來掃墓。



位於梯田區的上方的「番仔墓」。



美妮谷舊社 GPS 路跡及遺址衛星定位圖。

過了「番仔墓」約 600~700 公尺，路徑消失了，前面是美妮谷溪上游，溪床上是一個塑膠布為底的石疊取水口，這是茶山聚落自建的水源頭。美妮谷舊部落的族人離開了三、四十年，上山的小徑卻依舊保持良好，全因茶山人為了上山整理水源地，長期維護才得以保持暢通。

沿著美妮谷溪上溯，河左岸東南向的山坡上，有一處考古學家標定的佳洛水史前文化遺址。雖有 GPS 定位系統可參考，但早期的定位常有誤差，況且李匡悌和郭素秋兩位考古學家標示的地方起碼相差 800 公尺，因此決定不再前進，等找到嚮導後再上山探勘。

佳洛水石板屋遺址



帶領我們探勘佳洛水遺址的王啟瑞，經常上山採藥。

幸運得到墾丁國家公園南仁山管理站工作人員戴四良協助，順利找到家住滿州村，經常上山採藥維生的王啟瑞擔任佳洛水遺址探勘小組的嚮導，再加上我、賈叢林、張義、宋立仁、卓幸君和另一位測繪人員組成探勘小組。

行程的前半段，就是從望聖橋經美妮谷舊社到水源頭，然後沿美妮谷溪上溯，但河上游都是大石，落差非常大，前行不到 100 公尺，王啟瑞帶我們翻上左岸的陡壁走陸路，不久出現一條山徑，應該是獵人走出來的，嚮導說他上山採藥也經常走這條路。

上山的路時陡時緩，相當耗費體力，沿途的白榕樹因生長在山的西南麓，受到季風影響較小，橫倒枝較小而顯得較為高大。過了白榕後轉往東行，遇到大片的莎勒竹林，這裡的莎勒竹也少了季風的壓力，長得更抬頭昂首，卻也因此將山徑淹沒，又花了許多時間砍竹開路，才得以脫困。

莎勒竹林的上方，是一片較平緩的開闊地，上面的檳榔是民國六十年代，美妮谷的族人上山來種植的，直到八十年代，主人還上來採收，再以肩背的方式運送下山，後因園主老邁，檳榔園逐漸荒廢，如今的檳榔樹大都是果實落地長出的第二或第三代。

穿過檳榔園，大伙沿小山澗上山，山勢愈顯得陡峭，林下卻出現一大叢一大叢的白鶴蘭，綻放出一個個潔白的小人偶，似乎是為了讓我們忘掉



佳洛水遺址及相關地理環境示意圖（繪圖／劉於晴）。



王啟瑞砍山棕做為路徑的指標，避免後面的人走錯了路。

自然札記

人形、鶴狀、山野蘭

早期的恆春半島，曾經是盜採蘭花者的樂園，不僅廣袤的山區少有人跡，更因為海拔不高、氣候適合各類蘭花生長，除了各種原生的蝴蝶蘭，還有相當可觀的地生蘭。

蘭科根節蘭屬的白鶴蘭，在台灣分佈的地方遍及台北、南投、高雄、屏東、台東、蘭嶼等地，是一種早期相當普遍的原生種地生蘭，從海拔 50 到 1,500 公尺的闊葉、針葉、雜木林或竹林內，都常可見其芳蹤。但因它相當容易移植，栽培也不困難，因而吸引不肖業者大量挖取販售圖利，使得這種原本普遍易見的蘭花，如今只在少數地方才能見到。

叢生的白鶴蘭，根莖短具假球莖，植株高約 40-60 公分。葉子紙質，狹長橢圓形至卵狀橢圓形，有 3-7 枚，長柄，



白鶴蘭早期是相當普遍易見的原生種地生蘭。

兩端都變得尖形，葉面有光澤，葉背毛茸，葉面和葉緣都有皺摺，和一般根結蘭相當相似。

白鶴蘭和其他根結蘭最明顯的差別在於花。花序為總狀花序，叢生的葉腋處抽出長又直的花莖，上可聚生 30-80 朵白色小花，苞片反卷，卵狀披針形，上方的橢圓形萼片三瓣一組，唇瓣基部具有紅色瘤狀的附屬物，用來引導昆蟲採蜜，下方的唇瓣有三深裂，看起來像是個小紙片人，整朵花則像是飛舞的白鶴，花盛開時排成球形，就像是白色繡球，無論從那個角度看，都令人感到驚奇。也因此成了盜蘭者的最愛，近年農政單位投入許多心血研究，終於人工培育成功，才能滿足白鶴蘭廣大的「市場需求」。

每年五月至八月間盛開的白鶴蘭，有許多不同的別稱：白花根節蘭、短柱根節蘭、石上蕉、肉連環、三褶蝦脊蘭、雙叉蝦脊蘭、白蝦脊蘭等，最特別的是排灣族人稱它為 Inumata，由於傳統的石板屋旁，常可見它的身影，族人都視為守護家屋的精靈，可見它和這個民族有相當多的互動。

恆春半島許多族群都視為藥用植物，有人腰肌勞損，跌打損傷或骨折時，取根部加以搗爛後，外敷在傷痛處，據傳效果立現。漢人也當成藥，性寒、微苦，可用來治風濕、類風濕關節痛等。



誘捕食蛇龜的陷阱籠，就設置在古道上。

一路的辛苦而出現的。

爬上一條北往南延伸的稜線，GPS定位是豬勝束山東南麓的稜線，王啟瑞確認說稜線上的路，就是上次沒走通的佳洛水古道，往北繞過豬勝

束山便到豬勝束社，南可以通往佳洛水。我們的目標是佳洛水石板屋，於是沿稜線往北行，穿過了赤楠林之後，在小山溝邊連續出現幾個牛塹堀，早期有豬勝束社人在迎風面的山坡草地上放牧牛，必須挖一些小水塘儲水給牛喝，也讓牛打滾裹泥漿以降體溫，如今這些牛塹堀早就失去了功能，殘遺的舊跡仍清晰可見。

接下來連續橫過四條流往高落水溪（佳洛水山海瀑布源頭）的小支流或乾溝，由於食蛇龜喜歡在水邊出沒，陷阱籠在這一帶更密集出現，還有一、二個是剛設置的，裡面用來引誘食蛇龜的腐肉還在。面對這層出不窮的盜獵行為，我們也只能破壞每一個陷阱籠。

在最後一條小支流做完進入部落的 palisi，轉向西行，過了橫跨溪澗的大白榕，終於看見地上的石板疊砌殘跡以及或直立或倒伏的大石板。很自然的，地上的砌石和大型石板，都是「排灣文化相」遺址最具代表性的圖騰，至於盤根錯結的大白榕，往往會被認為更傾覆舊社的元兇？

日本時代鹿野忠雄的研究，卻認為大白榕是族人的聖樹，在
台灣在東南亞先史學上的地位 中，提及頭目家屋前的司令台，
都會：「種植該族的神木，亦即一株大榕樹。」另外，日本時代
人類學家森丑之助的《台灣番族圖譜》中，好幾張老照片都同時
呈現祭台上巨大的白榕、直立的大型祖靈柱以及家屋等。原來舊
社中的大白榕，可能都是頭目種植的，如今即使舊社已毀棄，大

挺立在佳洛水石板屋遺址入口的大白榕。



白榕卻堅守在祖靈地，成為每一個古老舊社最重要的地標。

我們的位置距離考古學家李匡悌、郭素秋標定的佳洛水史前文化遺址，分別相距有 800 公尺及 500 公尺，王啟瑞卻說：「附近雖然嘛是有石板厝，但這位个石板厝最多，別个所在無底比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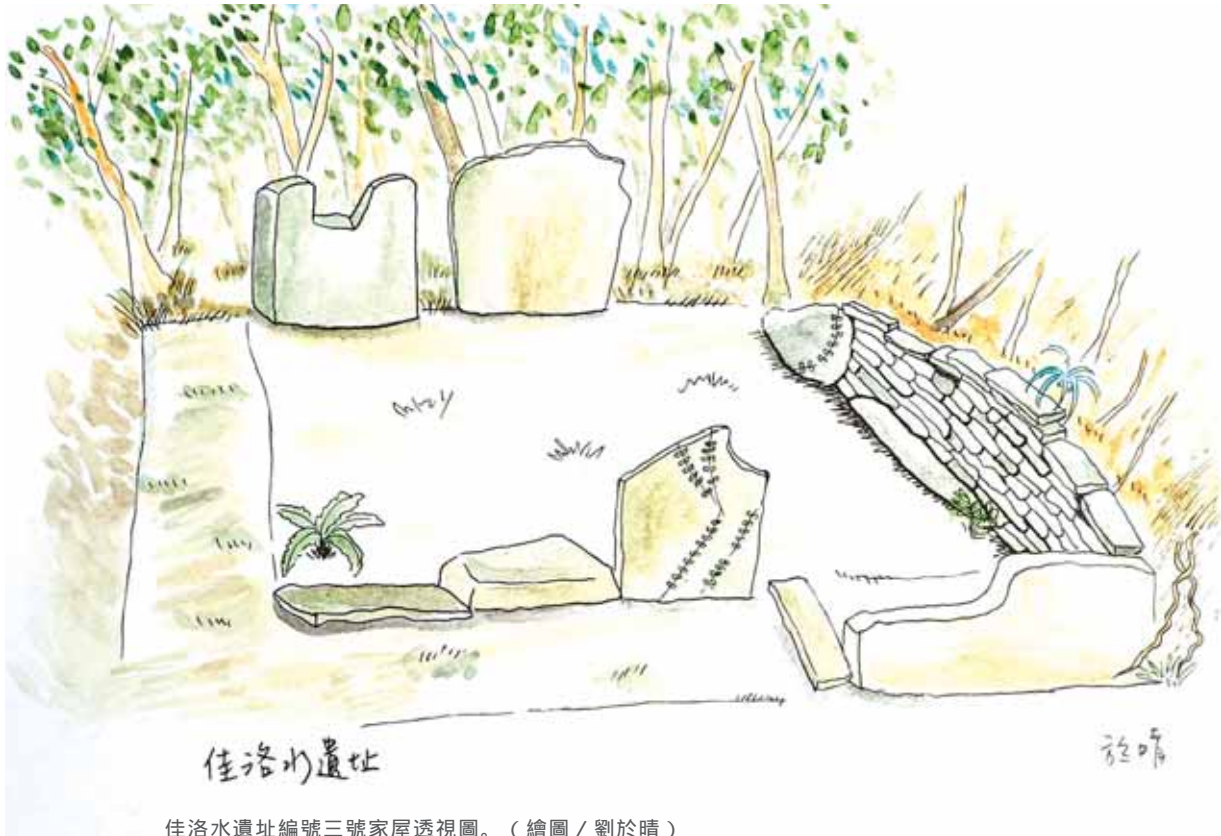
民國七十六年，考古學家黃士強發現的佳洛水遺址，只留下一張座標地圖，臧振華等考古學家則在民國八十三年進入調查，

森丑之助在《台灣番族圖譜》中，留下的大白榕與族人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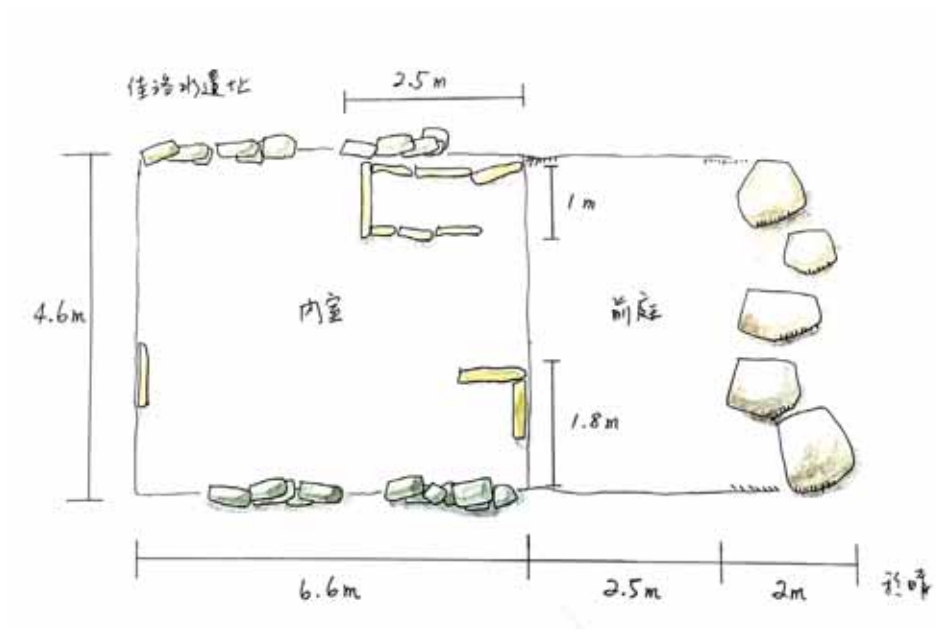


確認是「石板屋聚落，確實屋數尚不清楚。」也認為「保存狀況尚屬完整，因列為保護區尚無任何開發之慮。」並將之定位為「南仁山類型」，其他考古學家則將南仁山遺址歸類為「排灣文化相」。

民國七十八年，李匡悌的調查報告顯示，他雖然用衛星定位了這個遺址，但對於遺物、面積、遺跡等，都是「未發現」。民國九十六年，郭素秋的調查報告將文化類型修正為「排灣文化」，遺址級別為第四級，年代依遺跡型態和相對年代，註記為「數百年」，此外並無其他的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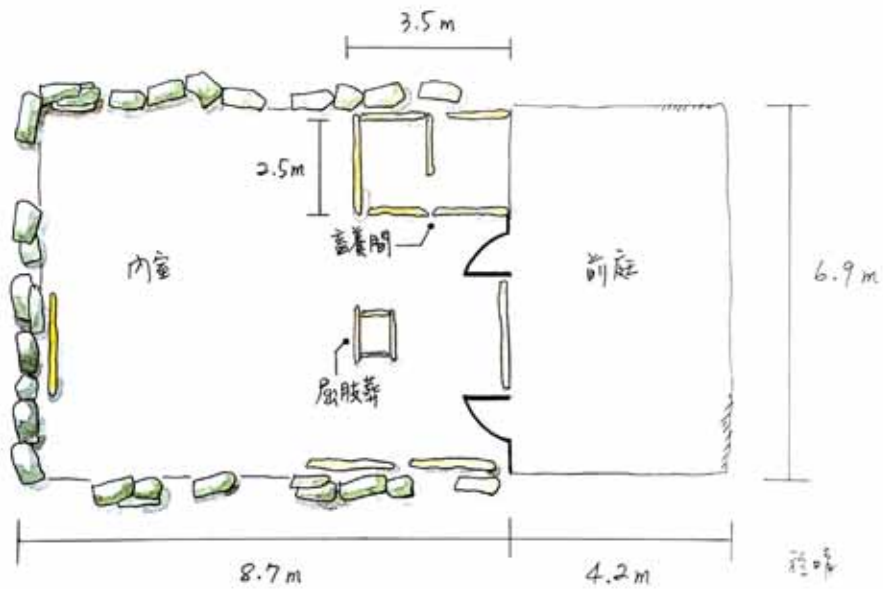


佳洛水遺址編號三號家屋透視圖。（繪圖／劉於晴）



上圖：佳洛水遺址編號二號家屋平面圖。（繪圖／劉於晴）

下圖：佳洛水遺址編號一號家屋的畜養間。（繪圖／劉於晴）



呈現在我眼前的卻是鱗次櫛比的石板屋遺址，有些還有立柱、屋牆石板、畜養間，有的只剩前庭的鋪石、前室門架，甚至有些只剩下地基，但可以清查出家屋遺跡的，起碼有二、三十間，在豬勝束山的東南山麓呈 L 型，分佈在四個高低落差的台階上。

接著進行幾間家屋的測繪：編號一號的家屋東南向，留有相當完整的畜養間；編號二號朝正南向；第三號家屋也是東南向，有大片的石板立牆；還有一間家屋朝東向，家屋格局和屋後石板砌的駁坎仍存，與隔壁相鄰的石板砌牆也都完好。



佳洛水遺址編號二號家屋石板立柱。



佳洛水遺址編號四號家屋石板立柱上有明顯鑿痕。

工作結束，我待在大白榕下仰望，悶熱的炎夏，一點風都吹不上來，巨大的白榕卻給了人們最好的遮蔭與最大的依賴，它不只是部落永遠忠誠的守護者，更是族人情感永恆的依歸。即使族人已杳，挺直在「家」的大白榕，無論倒下了多少次，永遠都會選擇重新站立起來！

真的有「縣太爺路」嗎？



「琅璠．卑南道」開通之後，縣太爺還要翻山越嶺到港口溪嗎？

巴龜用社（港口部落）往南，還有一條通往龜仔用社（社頂部落）的古道。

歷史曾經記載，美國商船遊歷者號事件船破人員被龜仔用社人殺害後，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為了出兵征討龜仔用社人，曾繞過恆春半島抵達豬勝束溪（港

口溪）勘查地形，計畫從港口溪翻山進兵龜仔用社。

郭素秋的調查記錄，訪問港口村耆老黃鴻時認為，這條路曾經是恆春知縣的出巡路；他又口訪順興茶園的園主朱順興，清楚指出：「縣太爺出巡的路線，會從恆春通往社頂，即今日的社頂公園，當時是順著海邊的路到社頂，當時社頂有阿美族的部落，然後從社頂下到港口村。」

美國廈門領事李仙得，曾繞到港口溪口，計劃翻山進兵龜仔用社。



上述的資料沒有說明所謂的「縣太爺路」，是固定的出巡路，或只是偶而走過一、二次而已？如果後者較有可能成立，畢竟在恆春設縣之前，「琅璫．卑南道」便已經開通，且從恆春到蚊蟀埔（今滿州）這段已經鋪設路基，牛車可行。屠繼善修《恆春縣志》的「道里」也載：「東門外釣橋起，一里山腳莊、十二里射麻裏莊（今永靖）、七里吧姑角莊（今港口）、一里大港口。」即使建縣之初，這條路仍不完備，但縣太爺要去巴龜用社，沿「琅璫．卑南道」到射麻裡，穿過港口溪沖積地就到巴龜用，比起翻山經龜仔用再下到港口，要簡單、好走且安全多了。

再看《恆春縣志》中往南行的「道里」：

南門外釣橋起，二里林投尾莊、四里鼻仔頭莊、一里馬鞍山（今核三廠）、三里大阪埕（今南灣）、二里潭仔莊、二里大沙灣墾丁寮（有防汛）、七里船帆石、八里鵝鑾鼻（恆春營守備分駐）、一里燈樓。

這條往南沿海岸行的路，途中沒有任何往龜仔用社的記載。



恆春支場之位置圖 清楚標示龜仔用有路可抵巴龜用（取自《重修屏東縣志》）。



港口社頂古道及相關地理環境示意圖（繪圖／劉於晴）。

文獻中雖沒有記載，並不表示這二地間就沒有路可相通。早在美國商船遊歷者號船員漂流到潭仔灣時，龜仔用社就曾經下來搶奪並殺害船員，此後美國也派過軍隊上山追擊過龜仔用社人。《恆春縣志》的招撫卷中，大阪埤社和龜仔用社和八姑角阿眉社等，都被同列在「東南兩路平埔薙髮」名單中，可見清代末葉，龜仔用社人已被招撫，和外界往來互動的機會也就愈多。

人行或狩獵的山徑之外，最早出現從墾丁到龜仔用社再到巴龜用社的連絡道路，應該是日本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

4月22日，台灣總督府公告發布設置「台灣總督府民政部附屬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為了建置四個母樹園開闢而成的。

二年後，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設置完成四個母樹園，特別繪製恆春支場之位置圖，用紅線標示的道路顯示從恆春南下會先經過大板灣（今南灣）、墾丁，續行可抵鵝鑾鼻，左轉會先到殖育場的種畜場（今墾丁牧場），山上便是佔地最為寬廣のクアル（龜仔用）本場，場中還設有派出所，再往東北行則可抵バグル（巴龜用），路分左右兩條，左行接上射麻裡，右轉經港口可達港口分場，往東北直抵チロソ（豬勝束）分場，北行左轉往射麻裡，右行則抵蚊蟀。

殖育場試驗地的分佈圖清楚標示三個分場的地理位置及佔地大小，所有的連結道路中，巴龜用舊社到龜仔用社這段消失了，港口到豬勝束成了「上學路」外，其他的至今仍是人們經常使用的道路。

我試著尋找這條舊路，港口和茶山的耆老們卻不知道從巴龜用舊社上山的路，大家都從滿州第四公墓經毛柿林來到龜仔用社。

郭素秋的「港墘至社頂古道調查」也說：「古道沿著台26線，在港口溪南邊約500公尺處向西轉入水泥鋪設的小路，直抵『滿州第四公墓』。」

古清芳擔任本次探勘的嚮導，在地伙伴余敏仁、鄭智程同行，工作人



古清芳老師帶領大家探訪荒廢的瓊麻園。

員有我、楊翠玲、卓幸君、張珈晴等。行程從茶山福德祠開始，過了港墘大橋就是港墘部落，在地人稱為咕魯山部落，並且稱港口溪以南的山群為咕魯山，接著右轉西方路來到公墓。考古學家臧振華和李匡悌，都曾在公墓中發現石板棺，因而標定為烏加烏遺址。

古墓區上方舉行了入山 palisi，沿寬 3 公尺左右的伐木林道殘跡前行，路旁都是開闊地，走了約 200~300 公尺，出現水塘及建築物殘跡，古清芳才說這片開闊地都是瓊麻園，民國七十年左右還有人在這裡種植瓊麻，水塘儲的水是收割後剝洗瓊麻用的，建築物是半自動抽絲場的遺跡，水塘旁有個地方專門堆放抽完纖維後的瓊麻屎（渣），只要雨後就會長出瓊麻屎菇，是在地公認最好吃的野菇，每次雨後，有許多孩子會上山來野採。



失落的瓊麻歲月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瓊麻成了「恆春三寶」中的第一寶，加上現今的恆春半島，從海濱到山林間，到處都可看見它的身影，讓許多人誤以為瓊麻是半島的原生植物，其實它是日本時代引進的經濟作物，作為採織製纜之用。

日本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美國領事 Devitson（達文生）最早從中美洲引進瓊麻，試植於台北農事試驗所，

隔年日本技師田代安氏將瓊麻幼苗移植於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也就是第二號母樹園（港口母樹園）試種，成效相當良好，於是推廣到恆春半島各地，因此大多數探討瓊麻的文獻，都不忘提及：「在纖維植物中尤以殖育台灣之瓊麻之原始母株最具代表。」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恆春興業農社（恆春興農社）成立，三年後設置恆春麻場（即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大正七年（1918年），引進機

器設立纖維採取工廠，隔年開工採纖，生產的纖維產品數量漸豐。昭和十二年（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當局為了供應戰艦足夠的船纜，一方面增設了製繩工廠，同時開始廣植瓊麻，不到幾年，恆春半島上許多地方都可見到這種纖維作物，栽培的面積估計有331公頃。



日本時代，田代安定將瓊麻移植港口母樹園試種成功（翻拍自瓊麻工業展示館）。



日本時代，恆春地區曬瓊麻的情景（翻拍自瓊麻工業展示館）。



瓊麻產業沒落以後，恆春地區的瓊麻園也都荒蕪了。

民國三十四年以後，瓊麻纖維仍是製作繩索的主要原料，生長在恆春半島的瓊麻，由於擁有風強日烈的獨特環境，使得麻質更加堅韌，因而成為重要的外銷物資。政府乃在民國五、六十年間，積極輔導、發展瓊麻事業，恆春地區栽培面積達 5611 公頃，佔全台 55%，成了台灣瓊麻工業的重鎮。

對於地多丘陵，土壤貧瘠、雨水欠缺、一般作物栽植不易的恆春半島而言，喜陽光、耐乾旱、耐貧瘠的瓊麻，成了珊瑚礁岩上最易栽種的作物，吸引許多農民種植，很快就成了半島上主要的經濟作物，鼎盛期每四位農民就有一位是瓊麻農，不僅豐裕了農民的生活，相關的產業更帶動整個恆春半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

瓊麻也被用來製作漁網、毛刷、吊

床、草鞋、布包以及各種包裝材料等，用途廣又品質好，瓊麻產量最高時，一個月曾生產 200 噸，而博得「東洋之光」美譽，產量豐加上價格也高，讓許多恆春農民在戰後經濟最困頓的時期，早一步脫離貧困的生活，更有人因而造樓起屋，恆春俗諺：「瓊麻抽絲起高樓」乃因此而來。

二十世紀中，人造纖維迅速取代天然的材料，瓊麻工業因而日趨式微。為了降低人造纖維的衝擊，台灣省農林廳於民國五十五年，在恆春麻場設置「瓊麻自動採纖實驗中心」，引進可羅娜 28 型自動採纖機等許多新設備，希望可以提升產能，正面力抗化學纖維製成的繩索，可惜還是撐不到幾年，瓊麻加工品幾乎全被尼龍繩取代了。

恆春半島上最早由台灣纖維株式會

社設置的恆春麻場，交由墾丁國家公園改制為「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其餘的十幾間民間瓊麻工廠，一間間關門歇業，原本是重要經濟作物的瓊麻，成了半島上馴化的特色植物。

屬龍舌蘭科龍舌蘭屬的瓊麻，為多年生草本纖維植物，叢生、呈蓮座式排列，多肉質、肥厚、剛直的葉子，葉基肥大，先端漸尖像劍一般，表面內凹，背面外凸，長披針形呈斜放射狀排列，每片長約 80-150 公分間，最長可達 2 公尺，中段最寬處達 15 公分。

一株瓊麻在開花之前，約可生長出 200-250 枚葉子，初生時表面被白霜，漸長才漸脫落呈深白綠色，葉緣平滑無刺或具短刺，最特殊的是頂端有一枚紅褐色，長 2-3 公分的粗硬刺，相當剛硬而尖銳，因而密植瓊麻做為防衛工事。早期的獵人或挑夫，遇到衣破或背袋裂開，會連著葉脈上的纖維取下尾端的尖刺，成了有針有線的瓊麻針，縫補衣服或背袋相當好用。

瓊麻最特殊的就是高大且粗壯的花軸，最高可達 8-10 公尺，頂部開始呈水平分枝，形成大型的圓錐花序；綠色或黃綠色的花，有濃烈的氣味，丁字形著生於花被裂片基部，但極少結出果實，等到花謝後，花萼才逐漸發育膨大，形成多達 500-600 個的叢生小珠芽。小珠芽漸長粗且生出根後，會從柱頭脫落，無論落在石縫、砂地、珊瑚礁岩、惡地上，只要能讓根部著地，



瓊麻高大花軸上的花極少結果，必須靠珠芽來傳播。

便可靠自身的水分讓根系深入岩層或砂地間找水分，順利長成一株新瓊麻。

除了珠芽，瓊麻的繁殖方法也靠根芽，長在母株根部附近的根芽，數量雖不如珠芽多，卻是母株開花死亡之後，承續母株生命的傳承者，且常會有四、五個根芽同時長出來，形成不同的植株緊密叢生在一起，因此瓊麻也被認為是叢生型、耐旱耐瘠的纖維植物。

又稱為綠葉瓊麻、西沙爾瓊麻、衫麻的瓊麻，台灣常見的有兩種變種，一是綠葉種，二是白葉種。恆春半島栽培的瓊麻屬綠葉種，這種瓊麻葉緣平滑無刺，纖維量雖較少，因具不吸水性，泡在水中也不礙其堅韌與耐用，製成的繩索自然大受歡迎。白葉種的瓊麻葉緣有尖刺，纖維較多但質地差，甚少出現在纖維應用上，大都應用在戰地的防禦工事上。

過了荒廢的瓊麻園，林道也消失了。接著是大片的銀合歡林及七里香林，灌木較低矮的地方，常會出現梅花鹿為了磨鹿角，把樹皮磨破的痕跡。這裡正是墾丁國家公園野放梅花鹿的地方，公梅花



林務局於民國六、七十年種的毛柿林。

鹿出生第二年便開始長出鹿角，第三年開始分叉，隔年五、六月開始脫落，不久又長出的新鹿角會多一分叉，最多長到四叉。鹿角要脫落前，長角的地方會很癢，因此會利用適合的樹枝磨角，約到了五、六月間，鹿角開始脫落，每年都會吸引不少人上山撿鹿角。

隊伍續往西南行，上到海拔 100 公尺的高位珊瑚礁岩區，再轉往南行，大葉欖仁的造林地接上從啞狗海上來的造林道，林道上就出現誘捕食蛇龜的陷阱籠，這是最接近國家公園管理站的保育區，盜獵者依舊到處放置陷阱，可見盜獵者的肆無忌憚。

造林道一路向南，過了一條珊瑚礁乾溝及幾處崩塌地，林道在此消失，古清芳帶領大家轉往西南上行攻頂，穿越一小片台灣樹蘭林，出現一些雜生在林間的毛柿，上到海拔 165 公尺，是林務局於民國六、七十年種的毛柿林，約 2~3 公尺就一株，橫直都排列得相當整齊，每株直徑約有 25~35 公分。

海拔 181 公尺的稜線，也是滿州鄉與恆春鎮的交界，這裡的毛柿林被林務局設定森林永久樣區，因有人整理，林下雜木並不多，特別吸引我的是一棵如碗一般大的雙面刺，角狀的外皮特別整齊而光滑，攀附好幾棵毛柿而上，成功地在樹冠層取得最多的陽光。

植物與生活

民間藥王碌礮藤

雙面刺為芸香科花椒屬藤本灌木，因葉子正反面都有刺而得名，又稱兩面針、烏不宿、烏踏刺、上山虎、崖根、鸞殼刺等，排灣族則稱為 Zyabansaru。最特殊的是細小枝條上的短鉤刺，變成老莖時外皮會鈣化成角狀，形成脊骨突起，孩子們可能會覺得像是劍龍的背脊，農業時代的人們倒覺得像是耕田農具中的「碌礮（lù dǔ）」。

碌礮是用原木製造，專門將稻子割完、翻土後，不易腐爛的稻頭，碾壓入土中的農具。這種農具中間有一根原木刻鏤成楊桃狀的木軸，左右有橫板可讓農人站在上面，再用牛拖行，滾動的主軸可把草根、硬土等，壓入泥底下的深土中，因此農家有「耙田以後打碌礮」之說，但碌礮遇到旱田卻毫無作用，元代宋無的《早鄉田父言》詩云：「疲牛病喘餓桑間，碌礮閒眠麥地乾。」



雙面刺老莖會鈣化成角狀，像是耕田農具中的「碌礮」。



雙面刺因葉面、葉背都長刺而得名。

原產於台灣、琉球、海南島、新幾內亞和麻六甲等地的雙面刺，喜歡生長在低海拔闊葉林下。不只葉子有刺，小枝、葉軸均具刺，小枝具多數分枝，獨立或斜上昇，葉子互生，羽狀複葉，小葉有 3-5 枚甚或 7 枚，葉面上有油點、長橢圓形，質地較厚且有光澤。

雙面刺的單性花，大多開在每年三至五月，花不大，總狀花序從葉腋密生，花梗暗紅色，花瓣淡黃白色。果為球形蓇葖果，大小只有 0.5 公分左右，成熟時會開裂，種子黑色有光澤，具麻辣味。

雙面刺雖全身長滿刺，嫩葉卻是玉帶鳳蝶、黑鳳蝶的主要食草。民間一直

認為是草藥之王，從根莖、枝幹、果實都可入藥；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有莊溪老師製作的《認識植物》網站，談及雙面刺種種藥用功能：「果實入藥，鎮咳。消炎，及作含嗽劑以治喉齒病。能消腫解毒、舒經活血止痛，祛風消炎止癢，主治咽喉腫痛、牙痛、胃痛、神經痛、腸絞痛、十二指腸及胃潰瘍、腰肌勞損痛、風濕性關節炎、跌打損傷等。」

漢人喜歡用雙面刺泡酒，認為可治療跌打勞傷、風濕骨痛等，排灣族人遇到外傷或生瘡，會採新鮮的根皮和紅糖一起搗爛，外敷患處，據說效果相當不錯。

過了樣區，毛柿樹愈來愈大，終於來到日本時代クアル（龜仔用）本場所種植的毛柿林。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的原始資料顯示，最早的造林僅 140 公頃，人工林 100 株、自然林 20 株，沒想到百年之後，這片毛柿林大了好幾倍。當初種植毛柿的目的，郭素秋的《恆春半島文史調查：恆春—卑南古道調查研究成果報告》認為：「據朱順興表示，在古道行經的這整片山地，都種植毛柿林，是一種專門製造槍桿的樹木，為日據時期的植林。」

這片毛柿林也是社頂部落經營生態旅遊的重要地標，林中十人環抱的大雀榕則是生態遊程的折返點，從這裡往西南方下山，便可下到毛柿母樹園的入口，我們卻往西行，主要是瞭解林務局



日本時代龜仔用西母樹園種植區平面配置圖（取自《重修屏東縣志》）。

新植毛柿林的規模，下到佈滿珊瑚礁岩的乾溪時，發現河階上有類似墾作或駁崁的遺跡，但資料有限，無法拼出簡單的樣貌。

沿著乾溪下行，很快就來到社頂梅花鹿復育區的後方出入口，古清芳說往東北行約 200 公尺可達甘仔勿舊居，這是古道中最主要的民宅，地方人士稱為甘仔勿的潘宗權，在這裡生活到民國七十年代才搬下山，如今屋子只剩下幾道地基和鐵皮，屋前的曬穀場、稻田、檳榔園，都是潘家生計的依靠。

郭素秋則認為這裡也是啞狗海遺址：

遺址位於潘宗權的舊居址上，現興海路 24 號的地址（其原址名為：啞狗海 24 號，約光復後才改為此地名），社頂到港口村的古道旁。遺址與其東北方的「興海」（舊名啞狗海）聚落，相距約 1.5 公里；西南與社頂自然公園相距約 2 公里。

甘仔吻通往沿著龜仔用舊社的古道，要先經過墾丁國家公園的梅花鹿復育區，這裡有保育中的食蛇龜（黃緣閉殼龜）和斑龜。過了復育區，來到墾丁高位珊瑚礁保留區以及日本時代種成行道



甘仔吻舊居處，就是也是啞狗海遺址。

樹的墨水樹，再經環頸雉復育園以及二級保育類的津田氏大頭竹節蟲棲息地，終於到了社頂自然公園，左轉便是龜仔用部落，也就是這條路的終點。



社頂毛柿林中，十人才能環抱的大雀榕。



港口社頂路 GPS 路跡及遺址衛星定位圖。

神奇的墨水樹

墨水樹也是日本時代引進的熱帶植物，日本大正七年（1918年），從南美洲中部的哥倫比亞引進種在クアル（龜仔用）本場，主要是因它的心材呈紫褐色，木材和花都提取蘇木精，可製做紅色、紫色、靛藍色等布料染劑，墨水樹之名乃從 Logwood 直譯而來；另也有人認為是因可製作藍墨水而來。

株高可高達 10 公尺以上的墨水樹，樹皮有點灰白色，幹皮有縱溝，且生多數分枝，葉腋還帶有銳刺，看起來像是整棵都長滿刺似的，葉為一回偶數羽狀複葉，部分二回羽狀複葉，葉基楔形，倒卵形的小葉對生，葉兩面都青綠光滑，中肋較為明顯；總狀花序的花，在每年的三、五月，都可將整棵樹染成金黃色，令人十分驚喜。

日本人引進栽種在社頂母樹園的墨水樹，還沒有完成所有的試驗時，便因戰敗而撤離台灣，使得這些種植超過半世紀的樹，因沒人關注只得自主自滅。偶而有人會依中醫所說的具抗菌、消腫、收斂之效，取來治痢疾，腹瀉或者子宮出血、肺出血等，卻因效果不顯著，使用的人並不多。

就因墨水樹引進台灣並不久，且只

有在恆春半島、嘉義、台南等少數地方出現，多數人相當陌生，自然不會有什麼人對它有興趣。沒想到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不肖商人看中蘇木素的抗菌作用，開始大肆宣傳它的「神效」，一時之間墨水樹成了神奇之寶，許多大樹都因此而被盜伐。



日本人引進種植的墨水樹，植株已相當粗大。



墨水樹的莖有刺，
葉子倒卵形。

墨水樹的心材放在熱水中淨泡，可以將水染成紫紅色或深紅色，也常被不肖廠商充作紫杉，謊稱含有紫杉醇，可治癌症、肝病、腎臟病等，以高級藥材的價格販賣給民眾，受騙的民眾不只花了冤枉錢，更可能因而傷害了身體。

也有人將心材放入高粱酒中，酒很快變了色，藉此宣說可解酒而騙了不少人。甚至有些中藥商，就直接以墨水樹的心材，混充蘇木販賣，原本一公斤只值二百五十元，轉眼之間每公斤喊價逾千元，不肖商人賺取的差價實在是高得嚇人。

不只大棵的墨水樹被盜伐，日本時代培育試種的地方附近，也會出現許多溢出的小苗，園藝業者紛紛採擷培育，雖為常綠喬木，但常修剪還是會灌木化，加上其枝條葉腋處有銳刺，具有阻

絕入侵的效果，也被拿來做為庭園的綠籬；墨水樹樹形小巧，枝幹光滑呈深刻皺折，平常就是不錯的觀葉植物，花開時一串串的總狀花序，每花都開得整樹燦爛無比，再加上芳香四溢，相當討人喜愛，自然就培育出許多討人喜愛的「盆栽」，甚至成了園藝界裡價高物稀的「寶樹」。

早在十五世紀以前，馬雅人和阿茲特克人就用它的汁液，製成紫色及黑色染料的墨水樹，也在台灣興起手染織品後，重新被手工業者採擷使用，還真能染出紫紅、桃紅等多層次的天然染劑作品。

第5章

溪仔口的石板傳奇





我們終究要探訪「矮仔人个石板厝」，
卻因山徑雜沓、古道複雜，讓我們一次次朝山，
彷彿是祖靈考驗我們，對所有不能言語的歷史，
能不以虔誠敬仰與學習的心面對？

每一條人民生活的古道，都埋藏有數不盡的故事，
狩獵或者採擷，曾經是族人營生的首要方式，
百年之後，儘管路斷屋傾，山林依舊美好，
刻在古道上的歷史更是永遠無法抹去！

溪仔口的「矮黑人遺址」？

曾經統領「琅璫十八社」的斯卡羅族人，先是在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遭到劉銘傳「減四留六」政策打壓，失去四成歲貢；日本領台後，台灣總督府員警本署以「已襲衣辮髮操台語，且有精通漢語而忘記原語者，乍看猶如漢人，又甚聰明誠實，遵守政府命令，勤勉養畜養禽耕作及採收薪材」等理由，將斯卡羅族人畫入普通行政區，直接剝奪豬勝束社總頭目固有的土地權與統治權，十八社人不必再向總頭目納貢，大股頭家族才突然發現，他們甚至連養活自己的土地都沒有了，迫使大部分的頭目家族北遷到旭海，留在原地的族人只得設法另尋生機。

失去了田地，豬勝束社人只得往山區以及海洋發展，因此許多條從豬勝束社通往半島東岸的古道，就在許多人生計的需求下，逐漸走出清楚的路跡。

豬勝束社人往東發展的區域，最南到佳洛水，北則抵鹿寮溪，這片廣袤的山區和綿長的海岸線，山海產都很豐盛，供給日本時代到民國六、七十年，人們狩獵、捕魚、採擷等等所需。也因為每個人的營生方法不同，所走的路各異，自然產生數量繁多且複雜的古道。

為了營生而走出來的古道，最重要的當然是那裡會有生機，從豬勝束社出發的古道，大多以東西向為主，豬勝束社通往佳洛水的佳洛水古道，便是早期被廣泛應用的一條路。入山的人們在沿線狩獵、採藥、種植、野採，下到海岸線還可以捕魚、拾



豬勝束社人為了營生，常到海邊採擷魚蝦貝類。



為了發展佳洛水山海瀑頂的觀光，鄉公所特別開闢了屏 169 號鄉道。



民宿業者的「秘境之旅」，有一條路線就是帶觀光客到出風鼻海岸。

貝，但這條繞過豬勝束山腰的路，一路起伏甚大，致使只為捕魚的人不久便放棄這條路，改由山頂部落經母菇田，下切到溪仔口溪的支流，順利來到大海。

以奇岩怪石為勝的高落水風景區，於民國六十四年，被蔣經國改名為「佳樂水」（但民間習慣寫成「佳洛水」），瀑布則稱「山海瀑」後，名聲漸起，遊客驟增，但這個風景區只能從港口出入，滿州鄉公所異想天開開了一條直抵高落水上方的路，希望可以吸引更多觀光客；沒想到路開成了，卻因安全顧慮不敢開放這個景點？這條路正是從滿州往東，終點卻是個迴車場的屏 169 號鄉道。

因觀光而開設的屏 169 號鄉道，雖然完全沒有發揮觀光的功能，卻方便了溪仔口溪口班哨的海巡站官兵，以及所有想進出東海岸的人們，原本的佳洛水和溪仔口古道也就再無人跡。

海巡署班哨為了運補及出入的方便，在屏 169 號鄉道約 6.2 公里處，開了一條下坡的岔路，過了五個髮夾彎來到溪仔口溪的出海口，鐵皮橋北端正是班哨門口。沒想到如此一來，汽車都可以直接開到鐵皮橋前，機車甚至可以直接騎到烏石鼻南邊的海岸。



第三次探勘溪仔口遺址，特別請陳一男及多位在地伙伴擔任嚮導。



溪仔口遺址及相關地理環境示意圖（繪圖／劉於晴）。

連汽機車都可到達，方便的當然不只是斯卡羅族人，一年四季往來不絕的還有鄰近聚落的漁人、外地來的釣魚客、誘捕食蛇龜的獵人、出風鼻野牛的獵捕者；每逢假日，更有登山客到此山海大挑戰、民宿業者帶客來秘境之旅、甚至不少純遊客，就在海巡班哨旁的樹下烤肉野餐起來，不瞭解這裡已進入墾丁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的人，還會誤以為是新興的野餐渡假聖地呢？

如今，四季都可見遊人身影的溪仔口，幾百年前有可能更熱鬧嗎？

依據考古學家李匡悌的資料，溪仔口溪左岸的溪仔口山西南麓，就有一個：「石板屋聚落分佈範圍很大，很明顯的可以分上下兩列，確實屋數不詳」的史前文化遺址。

正式探勘這個遺址之前，請教許多耆老，知道這個遺址的人並不少，大多認為它就是「卡早矮仔人住个厝」，還有人直接告訴我：「欲去溪仔口半路大崩山彼位，看得著對面山彼叢竹仔，矮仔人厝就惦竹仔腳。」

遺址在屏 169 號鄉道就看得見？應該不會太難找，沒想到先後請了二位嚮導帶路還是探勘失敗，第三次特別請陳一男領軍，加上江新聰、潘尚明、江宏騏隨行，工作人員有我、楊翠玲、張珈晴等。

搭車到溪仔口溪出海口的行車終點處，直接下河床在主支流的匯流處舉行 palisi，再沿主流上溯約 800 公尺，在左岸的一棵大茄苳樹前右轉上岸，陳一男說：「卡早个人攏嘛走山，啥欲走溪底？歹走閣危險。」

岸邊就是水稻田的遺跡，田中已經出現誘捕食蛇龜的陷阱籠，同行的江新聰竟然說：「這沒啥稀奇，滿山攏嘛是！」我瞭解一



豬勝束社人潘添財到這裡開水田，所蓋的石頭厝。

下原因，主要是因半島東岸的山丘被國家公園列入生態保護區，一般人不得任意進出，致使平常人煙稀少，沒想到卻給了盜獵者大好機會，到處都放陷阱籠，反正他們山上路熟，也不怕員警上山來抓。

水稻田遺跡接近山坡的地方，有一間還保有四面牆的石頭厝，屋寬只有 3.5 公尺、深 5.2 公尺，朝西南的門寬 1.1 公尺，是豬勝束社人潘添財來這裡開水田蓋的，石頭厝的右後方有主人種植的長枝竹叢，另一棵不大的白榕，應該是近幾十年才長出來的。

石頭屋旁的山坡地，是一大片的檳榔園，這是恆春半島民國六、七十年代非常重要的產業，且不大需要照顧就有收成，直到民國八十年代，潘添財後裔還是會回來採收檳榔。

檳榔林下，長出許多薑科植物，江新聰說是山薑，也叫「番仔薑」，它是也被稱為山薑黃或綠薑的莪荖。



林下「番薑」名莪菹

提起莪菹，可能沒幾人認識，和它近似的薑黃，可在台灣流行好久了，其實這些中草藥早在唐代便被漢人廣泛應用，《唐本草》記載它有黃、青、白三色，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則說：「薑黃、鬱金、莪菹（莪菹）三物，形狀功用皆相近。」。

又名山薑黃、綠薑的莪菹，也是台灣的原生植物，在高雄、屏東等地的丘陵山間或較蔭濕的林下常可見到，早被原住民應用為胸痛藥，日本時代台灣總督府出版的《高砂族調查書》第六編 藥用草根木皮 中記載，Bunun 族施武群稱為 Tasabikaru，用法則是：「將葉搗碎後敷於患部並以布包紮之。」

莪菹為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花期在每年三至五月間，美麗的花從根部長出一根總梗，上端為圓柱狀穗狀花序，上面長滿密密的花；亮紅色的苞片為橢圓形，向頂端擴展，腋內沒有花，花萼為白色，頂端略成兜狀，淡黃色的唇瓣，先端有三個淺淺的圓裂痕。

植株顯得特別大的莪菹，全株光滑無毛；葉柄較葉片為長，下延成鞘，葉耳形小。長圓狀橢圓形或狹卵形的葉子，長 15-25 公分，寬 7-12 公分，葉脈中部有明顯的紫色暈，則是莪菹外觀最明顯的特色，薑黃的葉脈則沒有。

圓錐形的塊狀根莖，上端較尖，下端鈍圓，長 2-6 公分，直徑 2-3 公分，稍皺縮的表面呈褐黃色，且有明顯的環節，節上有鱗片狀的葉柄殘基以及圓點狀



葉脈中部有明顯的紫色暈，是辨識莪菹的最佳方法。



莪薺塊狀根莖的心是綠色的，因此也被稱為綠薑。

根痕，外形看起來有點像薑；此外，細長的根系末端，會膨大成長筒橢圓形的塊狀。

莪薺又被稱為蓬莪薺、溫鬱金、莪藥、山薑黃、綠薑、番薑，具有藥效的根莖質堅實而重，不易折斷，斷面角質

狀、有光澤，呈灰褐色或黃綠色，中柱頗大，環圓形的內皮層，有黃白色環及白色的筋脈小點；稍有香氣，味道辛辣帶微苦。一般認為冬季採挖藥效最佳，曬乾後可切片製成生藥或醋製成藥。

屬薑科的莪薺，所含的揮發油，含莪薺酮、莪薺烯、薑黃素等，西醫研究認為有抗癌作用；中醫有許多醫書都曾記載其藥效，唐代甄權著《藥性論》：「治女子血氣心痛，破瘀癥冷氣，以酒醋摩服效。」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則載：「鬱金入心，專治血分這病；薑黃入脾，兼治血之氣；述入肝，治氣中之血。」

恆春半島上的原住民，除了採葉搗汁外敷傷口，莪薺塊莖則是促進消化機能、消除體內脹氣的食療聖品；女性經痛時，也可食莪薺以緩解疼痛。

檳榔園的上方，便是溪仔口山西南境的稜線，稜線上有明顯的路跡，顯然常有人通行，會是盜獵者嗎？我的懷疑在沿稜線上山幾百公尺處便得到答案，連續好幾棵樹上，都有人用刀刻了指標，潘尚明說：「這一定是偷抓龜個人做个暗號，按呢才知道龜籠放在啥麼所在？」

果然又看到好幾處獵人留下的明顯標記，我不得不懷疑，整座山林何處不是盜獵者的獵場？

陳一男表示，這座山自然資源豐富，民國六、七十年代，上山盜採蘭花的人，都是整布袋扛下山，一趟就可以賣好幾千元，



沿途路跡明顯，到處可見到盜獵者所做的標記。



獵人留下的標記非常明顯，可見盜獵者之猖狂。

吸引不少人上山來採，不到五、六年的時間，幾乎全都被採光了。現在又在盜捕食蛇龜，看來不到幾年就全部絕種了。

他還特領大家去尋找罕見的金釵蘭和沒人要的鳳尾蘭，若有所感地說：「蝴蝶蘭和倒吊蘭攏會生長共位，但質馬只剩倒吊蘭，可見卡早乎人偷挖个蘭花真多厚！」

金釵蘭的三種身姿

氣候炎熱的恆春半島，山林間產有許多的台灣原生蘭，可惜保育觀念未開的時代，大多數的蘭花都被盜採一空，能夠倖存的都因花小或「不夠漂亮」，金釵蘭屬的蘭花，就因花小才能躲過滅絕的危機。

台灣原產的金釵蘭屬蘭花，共有金釵蘭、台灣金釵蘭和心唇金釵蘭等三種，植株最大型的心唇金釵蘭，主要產在台東安朔近海灌叢中，也被稱為安朔金釵蘭，另二種金釵蘭，都是恆春半島原生的蘭花。

金釵蘭屬都屬附生蘭，具葉圓柱狀、肉質，分布在中、低海拔林間等特色。



喜歡生長在枝椏間的金釵蘭，花小卻非常美麗！（攝影／劉於晴）

又名大萼金釵蘭的台灣金釵蘭，為台灣特有種，主要分布地就在南台灣海拔 700 公尺以下的向陽林間。懸垂的莖為圓柱狀，葉子微彎曲，柱狀銳頭，最長不超過 10 公分。

肉質狀的小花開得相當密集，聞起來稍具臭味，萼片是綠色帶點紫紅，背面中肋凸出呈龍骨狀；長而厚的唇瓣深紫紅色，上有三道彎曲的裂片，表面具有網狀溝紋，和金釵蘭有明顯的差異。

分佈在恆春半島及全台低海拔山林的金釵蘭，又名牡丹金釵蘭，莖呈叢生狀，形態有直立、斜上或懸垂等多種，植株大約高 20-40 公分，圓柱狀的葉子纖細而長，至少有 10 公分以上，容易彎曲，基部具一個關節和宿存的革質鞘，喜歡生長在樹的枝椏間，不細看往往會被誤以為是樹的枯枝！

總狀花序側生於葉鞘背側的基部上方，每年四、五月間開花，通常開 2-7 朵，幾近無柄，萼片黃綠色，唇瓣暗紫色，帶紅褐條紋或點；唇瓣有三裂片，中間的裂片平滑向前傾，卵狀長圓形，側萼片與唇瓣的前唇平行伸得比中萼片長，兩側則圍抱著前唇。

性喜陽光、根部不耐久濕的金釵蘭，最宜生長在稍有水霧的開闊處，因此常見於溪澗旁的大樹上，花開雖美，卻會敬發一種肉類發臭的異味，是一種只宜遠觀，不宜近聞的珍貴蘭花。

倒吊樹上的鳳尾蘭

恆春半島東岸的熱帶海岸季風林中，常可見到樹幹上呈倒吊狀的附生蘭，當地的原住民稱之為倒吊蘭，漢人的俗稱是鳳尾蘭，中文則稱短穗毛舌蘭。

叢生的植株垂掛在樹幹上，最長的莖可達 50 公分，節間長 1.5-2 公分，上著生有密集的狹披針狀，先端急尖的薄肉質葉，每片葉子長約 7-10 公分，寬 1.5 公分左右，基部有抱莖的鞘。



鳳尾蘭因為都倒掛而生，也稱倒吊蘭。

每年四、五月間，白色的小花會沿莖上的各個節上對葉而生，每個花序會開 3-6 朵，花的萼片為長橢圓形，花瓣鐮刀狀披針形；肉質唇瓣分三裂，中裂片白色帶紫色先端，側裂片紫色，直立三角形，每朵花都很小，約只有 1.2-1.4 公分左右，花開時一簇簇、白中帶紫的高掛在樹幹上，並不怎麼明顯，因此才會有人說是：「是一種非常適合近距離欣賞的植物。」

儘管短穗毛舌蘭的花小且不鮮艷，但在半島上海拔 100-500 公尺的山林，許多樹幹上還可見到它的身影，因它沒被園藝市場列入「台灣觀賞蘭」，才能自在地在山林中恣意生長。

早期保育觀念還沒有推廣普及，恆春半島就有一群專門以山林的產業營生的人，其中不少人以採蘭花維生，留在採蘭人記憶深處的經驗是：他們上山不採倒吊蘭（短穗毛舌蘭），卻努力地找這種蘭花，因它有分二列著生於莖上，容易辨識、目標明顯的狹披針形綠葉，只要找到它，旁邊一定會有共生的美麗蝴蝶蘭，那才是他們的目標。

現今的恆春半島，已經很難見到野生的蝴蝶蘭，留下的是不夠美麗的短穗毛舌蘭，這不能只以「美麗帶來的災禍」視之，我們更該感悟的是，失去蝴蝶蘭的山林，便將永遠失去它的姿色。

為了追尋石板屋遺址，只得持續在林間中往來搜尋，突然間，陳一男身手矯健地爬上一棵大白榕的上層，左右前後張望著，他在確認目前的位置，並且判定目標地的方向和距離有多遠？同行的伙伴告訴我們：「阮山頂人一定要有這本領，嚟你恹山內找無路，欲按怎出去？」



嚟導陳一男爬到樹冠層，想看清楚附近的地勢。

沒想到帶下來的答案，卻讓大伙感到沮喪，附近竟有好幾叢竹叢，根本無法判斷石板屋遺址在那一叢附近。此時已是中午，山脊上沒有水源，得先解決午餐問題，嚟導決定先下到溪仔口溪，開始往溪谷移動。

下山的路口留有盜獵者標示好的指標，不久穿過一大叢的觀音竹，確定沒有石板屋，再往下走，不遠的大白榕讓我們升起希望，尋找好久沒有任何發現，反而在大白榕根部，發現許多用紅塑膠繩綁在一起，二、三十個為一串的誘捕食蛇龜陷阱籠。

眼前的景象委實嚇人，儘管恆春半島東岸幾乎每個地方都可見到食蛇龜的陷阱籠的存在，但大多只是一、二個，從來不敢想像會出現這麼多的陷阱籠，顯然大白榕成了盜龜人的中繼站。他們買來坊間常見的老鼠籠，二十個綁成一串，載到行車終點再以人力分背上山，另外也準備許多紅色的塑膠繩，做為固定老鼠籠之用。

選擇好食蛇龜可能出沒的地點，將老鼠籠固定好後放入腐肉當誘餌，便成了陷阱籠。中繼站的設置，方便盜獵者在附近佈置陷阱籠，因此才會出現陷阱籠堆置如小山般的驚人場景。



看到這麼多的陷阱籠，每個人都嚇一大跳。

生態誌

滿山盡是盜龜籠

不管是上學路或佳洛水古道，無論是溪子口溪或豬勝束山區，從來不曾少出現的，就是捕捉食蛇龜的鐵籠。

原始分佈在台灣、日本琉球群島、石垣島以及中國的湖北、湖南、安徽、福建、廣西、四川等地的食蛇龜，是一種生活在森林邊緣、河流、湖泊等潮濕處的箱龜，也被稱為黃緣盒龜、黃緣閉殼龜、金錢龜等，台灣慣稱為蛇龜、欲 (hop) 蛇龜或山龜。名字會跟蛇扯上關係，連橫《雅言》第 227 則說得很玄妙：「岡山超峰寺僧曾獲食蛇龜一頭，畜之寺中。龜形如木屐，行時有聲，俗稱『木屐龜』。胸劃為二，能開合；蛇經其旁，則之至斃而食之。惠子謂龜長於蛇；若此，則龜猛於蛇

矣，奇哉！」

這個欲蛇龜故事的原型，到了台灣鄉野傳說成了：「山裡有一種龜，遇到蛇時會主動以肉身誘蛇攻擊，蛇一上當咬住了龜，立刻緊閉前後可活動的腹甲，將蛇夾死來捕食方式，這種龜是吃蛇的，因此和蛇一樣具有毒性。」

龜捕食蛇顯然只是無稽之談，這個說法卻也在漢人的古籍出現，成書於戰國時代的《爾雅》，便記載有一種「攝龜」，晉代郭璞的《爾雅注》解釋說：「攝龜，小龜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好食蛇，江東呼為陵龜。」宋代唐慎微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另載有夾蛇龜：「夾蛇龜，小，黑，中心折者無用，不可食。肉可生搗，輒傳蛇毒。」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的介一也載有：「攝龜，〔釋名〕呷蛇龜（日華

作夾蛇)。」並引蘇恭曰：「鳶龜腹折，見蛇則呷而食之，故楚人呷蛇龜。」

由此可見，無論是攝龜、呷蛇龜、夾蛇龜或食蛇龜，都具有「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的特色，而被認為可以夾死蛇，甚至更進一步認為會吃蛇，其實它的食物只有：昆蟲、蚯蚓、蛙、蝸牛、魚、腐屍、蕈類、果實等，並沒有「食蛇」的記錄，「能自張閉」的腹甲不是用來夾死蛇的，而是在受到驚嚇或攻擊時，可以將頭、四肢、尾完全縮入龜甲，再將腹甲緊閉以避敵害，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密封的箱子或盒子，因而被歸類為箱龜。是陸龜和澤龜之外，主要棲息在低海拔原始闊葉林、次生林、竹林及其邊緣環境的陸棲性淡水龜。

唐代孟詵《食療本草》說：「此物啖蛇，肉不可食，殼亦不堪用。」早期台灣人深受這個觀念的影響，一般人多避而遠之，使得原始分佈在新北、宜蘭、南投、屏東等中低海拔山區的食蛇龜，一直都能維持相當穩定的族群。

中國大陸卻在中醫藥界的長期炒作之下，「龜板」成了珍奇名貴的中藥材，飲食業者則炒作「吃龜類補身」，連寵物業者都宣說「養金錢龜（食蛇龜別名）聚錢財」，為了滿足多重的市場需求，商人乃到處出高價蒐購，幾十年下來，中國各地的野生族群迅速消失，台灣的野生龜成了新的貨源，因此二十一世紀初，各地的食蛇龜遭人大規模盜獵捕。



食蛇龜相傳會吃蛇，一般人多避而遠之。

雖然食蛇龜早被政府列為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但從民國九十五至一百零二年間，光是從走私管道被攔截到的龜就有 9,386 隻，走私成功的數量恐怕是十數倍或數十倍。盜捕及走私不絕，主要是價格太高，最貴時一斤可賣到一萬餘元，盜捕者只要在食蛇龜的棲息地，放一些陷阱籠，一個晚上就可能有數千元甚至數萬元收入，難怪盜獵者目無王法，到處誘捕。

恆春半島東岸廣袤山區，雖被列為自然生態保護區，卻也是當地居民的傳統生活領域，無法完全禁絕當地人士進出，盜獵者就以此名義上山盜獵，外地人則因保護區被管制進入，如此反而讓盜獵者更加肆無忌憚，「光天化日」下進行獵捕行為，難怪無論那座山，到處都佈滿盜捕龜的陷阱籠。



看見盜龜者設置了中繼站，盜獵問題不能說不嚴重。



用來綁陷阱籠的紅塑膠繩，也在許多地方見到。

正因為墾丁國家公園的自然生態保護區，保育的成效難免會有一些漏洞，因此近年才有人建議開放這片山區的古道和舊社，做為相關的研究及教學之用，如此只要經過合法申請的人，便可以出入保護區，古道上只要經常有人出現，相信可以相當程度地遏止盜捕者的猖狂行為。

明顯的獵徑成了下山的指引路，穿過雜木林來到一條山溝，左轉沿山溝而下，發現右手邊有一條路跡更明顯的上山路，但當時大伙又餓又累，只想儘快到溪仔口溪河床上用午餐、補充飲水及洗洗手腳，根本沒想那條小路會到哪裡？

原本平緩的山溝在河床段竟然成了陡直而下的侵蝕溝，每一步都可能引來落石，大伙吃足苦頭，走得戰戰兢兢，終於在二棵大茄苳樹間下到河床。



左圖：要爬上這段「落屎坪」，讓大伙吃盡苦頭。
下圖：大白榕成了我們尋找石板屋遺址的重要標地。



午餐後只能短暫休息，必須重尋上山的路，工作伙伴楊翠玲認為我們下來的地方，很像是網民謝胖胖發布在網頁中 里德村溪仔口溪支流上切石板屋 文圖的上山之處，但嚮導認為應該在溪的稍上游處，加上郭素秋定位的石板屋遺址在西北方，因此決定往上游尋找可能的登山口。

沿河上溯 200~300 公尺，河左岸都是陡坡且密生林木，陳一男來回巡看幾次，決定在一處較平緩的地方上山，上岸不久才發現是一大片的「落屎坪（làu-sái）」（土石流後形成的碎石坡），嚮導等一行人卻毫不遲疑的攀上 200 公尺的陡坡，工作人員卻花費二十分鐘，才步步為營地上到「落屎坪」頂。上面的路況依舊



初見溪仔口石板屋遺址，大都被掩沒在荒煙蔓草之中。



溪仔口石板屋遺址低矮的立柱，難怪會被認定是「矮仔人厝」。



潘願吉在檢視立柱上的凹痕，很明顯是人類鑿出的痕跡。

艱困，密生的莎勒竹林讓大伙動彈不得，只好辛苦地砍竹闢路，前後花了一個多小時，才脫離密竹的包圍。

山路陡峭，找不到制高點可以觀看附近的環境，只能透過GPS定位系統幫忙找方向，邊走邊修正上到半山腰，終於看到稜線附近的大白榕，這個發現對於先後失敗二次，如今又被困在密林中的我們而言，就像是一劑強心劑，讓大家都燃起無限希望。

看起來近在咫尺，還是花了將近一個小時才來到大榕樹，確定不是下山時曾經遇到的那棵，更令人興奮的是，大白榕旁還有好幾叢竹子，石板屋遺址應該就在附近沒錯。

稍事休息後開始清理雜草，不久發現一條寬約一公尺餘的舊路基，嚮導們研判討論後，認為是從母菇田通往鹿寮溪的阿勒喀路，這條西南往東北的古道，途中就會經過「矮仔人厝」。

線索愈來愈明確，決定大夥分頭去找石板或石板屋，陳一男率先在阿勒喀路上方的平台上，找到一間規模相當大的「矮仔人厝」。石板屋寬 6.9 公尺、深 8.7 公尺，還有一個前庭深 4.2 公尺，屋兩側的砌石以及前庭鋪地的石板還保留部分，還有幾片或立或倒，高 1.6 公尺的大型石板，左前的畜養間也還有五、六塊的石柱，無論是石板或石柱，上方都有人類用工具刻成的半圓或方型凹槽，這些凹槽是為了架橫樑以撐起屋頂用的。

清理完屋基內的雜草及小樹，並且詳細拍照及測量後，大伙懷著充滿感動與感恩的心，在家屋的左後方舉行過 palisi。已經是下午四點多了，為了確保安全，必須在天黑之前下山，因此只得放棄其他石板屋的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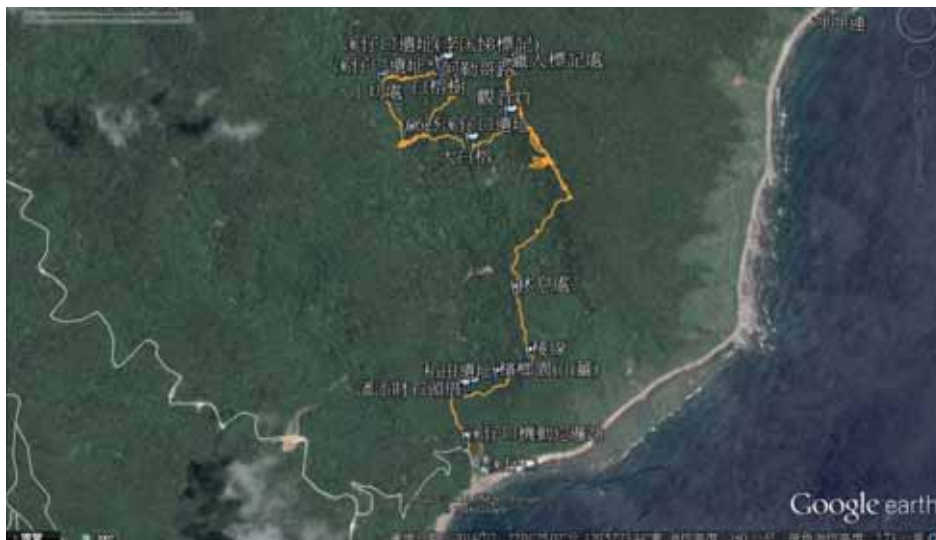


陳一男發現傾斜石板下方，晚上可能有小型哺乳類動物棲息。

陳一男研判過地形，認為直切下山會比較安全，果然離開大白榕後便進入坡度稍緩的雜木林，一路抓著林木下山還算順利，途中也發現幾個陷阱籠，且山徑愈來愈明顯，這顯然是盜獵者的路，除了毀掉每一個陷阱籠，我們什麼也不能做。

漸漸地山徑愈來愈陡峭，依地質和地形研判，非常像是早上下山時，發現右轉上山的那條路？不久下到山溝，早上下山的路就在左前方，這個結果雖然讓大夥感到挫折，但也因此記住，兩棵大茄苳樹中間的山徑，就是通往「矮仔人厝」的路。

再次下到溪仔口溪，這趟行程也就結束了，但我並不滿意「可以分上下兩列」，規模應該相當大的溪仔口遺址，卻只找到一間石板屋，因此又另行安排一趟溪仔口遺址的測量與繪製行，這次的嚮導是陳一男和潘願吉，工作人員有我、宋立仁和另一位測繪人員，事後又因測繪工作，和劉於晴再次上山探勘一次。



溪仔口遺址探勘 GPS 路跡及遺址衛星定位圖。



溪仔口遺址幾乎全被竹林包圍了，清理的工作花費許多時間及人力。



測繪工作，是這次調查的重點之一。

再次重訪，上山的路徑不是問題，很快抵達上次找到的家屋，重新測量與繪製後，更重要的當然是尋找其他的家屋。「排灣文化相」的石板屋群，大都是分旁成排而建，因此計畫從已發現家屋的兩側開始尋找，但右邊已成崩塌地，左側則密生竹叢，地上也看不到石板，只得退回阿勒喀路，往東南方走了100公尺左右，找到一處竹叢較稀疏的地方，砍草開路再次上到平台，不久前方傳來驚呼：「找到了，找到了，非常大个一間哦！」

所有的工作伙伴足足忙了半個多小時，石板屋才清理開來，這一間不只還保留有大型的牆板和立柱，更讓我驚訝的是看到石板蓋在頂上的畜養間。

我曾在四林格舊社就看過相當完整的畜養間，一直以為只用立板做為區格，沒想到這裡竟然蓋有石板為頂，雖有一塊已經稍

微傾斜，但這二塊石板只是平置在立板之上，沒綁也沒扣，卻可以任風雨、野獸、草木侵擾數百年而不倒，實在令人驚奇。

工作人員還忙著測繪畜養間，其他伙伴已深入左側，又發現好幾間的石板屋，每間的大小都差不多，並且整齊地排列成排，大致估算可能有一、二十間，但因雜木野草叢生，每間留存的狀況都不一樣，有的仍保有立牆，有的僅餘門柱，但和鄰居相鄰砌石擋土的矮牆保留還算完整，因此測量起來不致失誤太多。

測量結果顯示，無論是直立或傾倒的石板，約只有 100~160 公分左右，明顯低於現代人的身高，難怪見過的人會直接聯想成「矮仔人厝」。「排灣文化相」的南仁山類型石板屋，和排灣族北部型的房子都有共同的特色，日本建築學家千千岩助太郎認為：「基地定在一個坡地上開挖出土的畚箕式地盤上，後部及其左



清理溪仔口遺址家屋環境，才能進行測繪。



初步清理出來的畜養間，讓我們十分興奮。

石板屋中的畜養間

「排灣文化相」的石板屋群，幾乎每一間的左或右前方，都有一個單獨隔出的空間，這個獨立的空間許多人都認為是儲藏室或穀倉，但我看見四林格社石板屋的小隔間，底部留有排水的圓洞，我認為這個空間另有用途。

田野調查的訪問所得，各種答案都有，比較特別的有二：一是畜養間，二是廁所。遍查文獻，也只在日本建築學家千千岩助太郎的《台灣高砂族的住家》中介紹排灣族的建築謂：「豬舍（也可以作為廁所）：設置在沿著爐子後面的側壁上，火爐和寢台中間以一道石板牆隔開，豬舍的寬度大約

是 1 公尺，根據該住宅的深度及長度，踏板是比客廳的地板高 60 公分左右，地板表面的前方通往斜坡，外牆有一個小的餵豬口，上有石板的蓋子。」

另外，黃土強、陳有貝、顏學誠在《墾丁國字公園考古民族調查報告》中，探討石板屋遺址與排灣族的關係時，認為恆春半島的石板屋遺址跟排灣族北部型之住屋有許多相似之處，同時也引用李亦園等的排灣族北部地方住家平面圖，圖中就有「豚舍（兼便所）」的空間。

「豚舍」自然是指養豬的地方，史前時代的原住民就懂得畜養了嗎？明代陳第在《東番記》中，認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島中」的「東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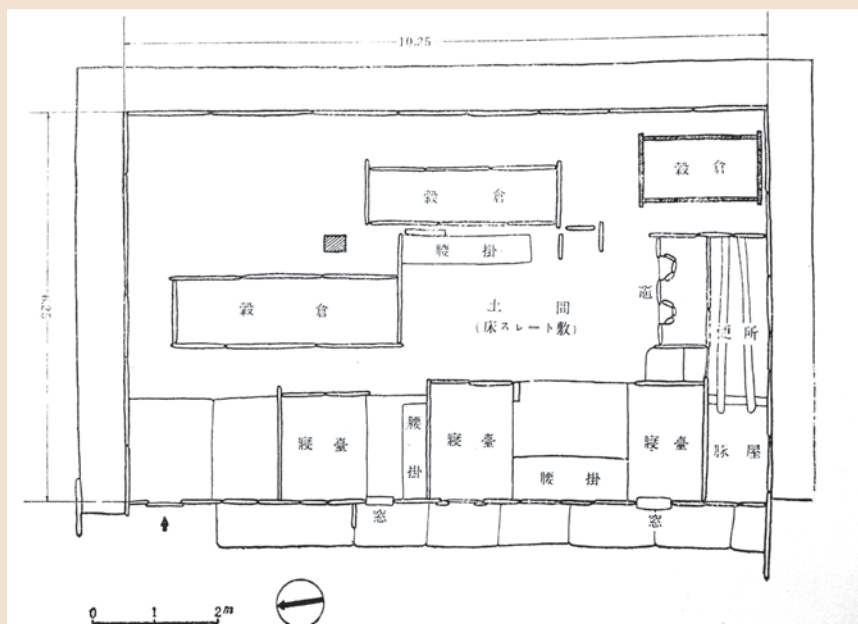
「性好勇，喜鬪，無事晝夜習走，足蹋皮厚數分，履荊刺如平地，速不後奔馬，能終日不息。縱之，度可數百里。」更重要的談到生產方式時，清楚寫著：「畜有貓、有狗、有豕、有雞。」這個記載足以說明台灣的原住民，早在十七世紀之前，可能就已經有畜養行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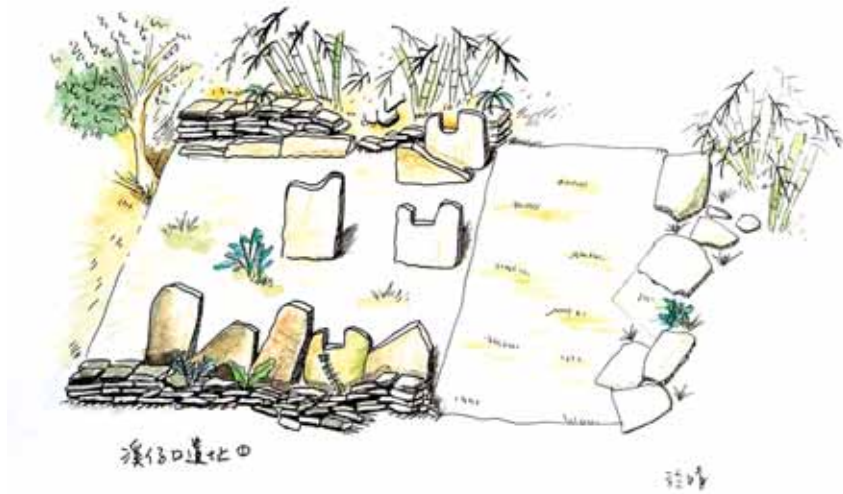
四林格山遺址的畜養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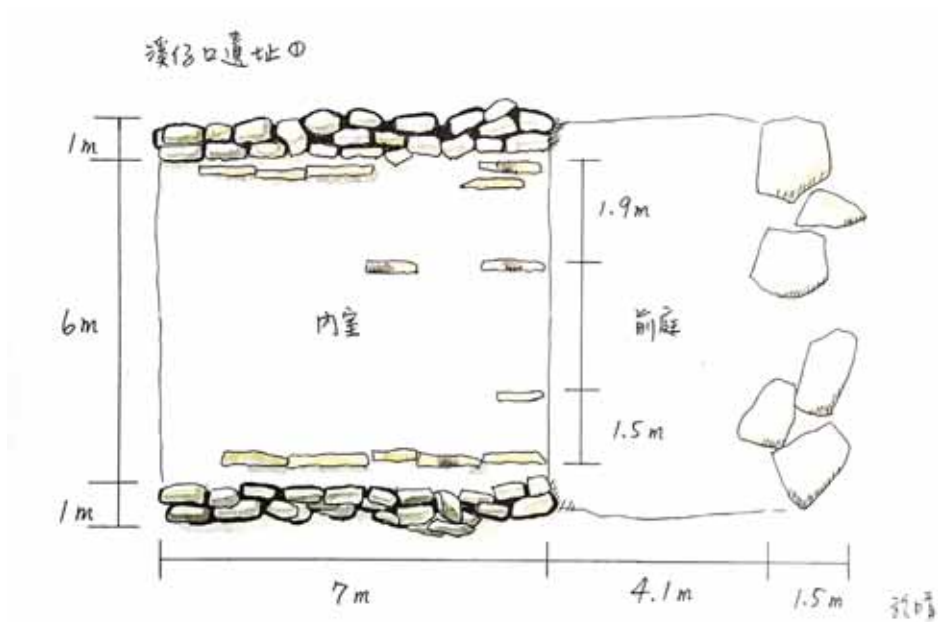
溪仔口遺址編號二號家屋的畜養間。



千千岩助太郎所繪的排灣族石板屋，都會特別繪出「豬舍兼廁所」（取自《台灣高砂族の住家》）。



溪仔口遺址編號一號家屋透視圖。(繪圖 / 劉於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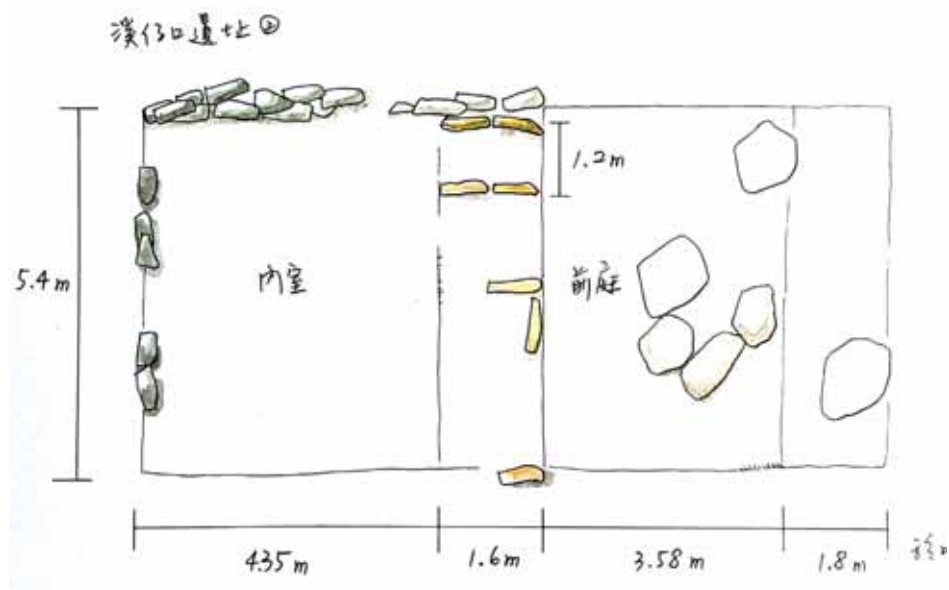
溪仔口遺址編號一號家屋平面圖。(繪圖 / 劉於晴)

右兩側經垂直挖開後，砌石擋土便成了家屋壁體的一部分。」等到這些家屋廢棄後，屋頂及砌石擋土的壁體坍塌下來，埋掉原本開挖的部分，使得家屋看起來就特別低矮。

以半開挖方式築成的石板屋，功用有三：一、依地形而建，可避免天然的災害；二、強固屋體，增長使用年限而不用經常修繕；三、敵人入侵時必須彎腰入屋，可給予致命一擊。

或立或斜或倒的石板中，有一塊底痕呈現常會看到笛狀鑄形的沈積構造，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它在石板屋中出現，多少可以印證墾丁青年活動中心的石板，來自於石板屋遺址的說法。

西南向家屋的後方，是一條小稜線，翻過稜線竟然還有一排家屋，且門口就朝向迎風的東北向。過去我所見過的「排灣文化



溪仔口遺址編號二號家屋平面圖。(繪圖/劉於晴)

相」遺址，大都是朝西南向或南向，偶有一、二間朝東，也是因地形變化所致，且東北方大都有天然掩蔽物，卻從來沒見過面朝東北方的石板屋？

成排約七、八間的石板屋遺址，大多只剩下地上的砌石或斷裂的石板，依舊挺立的石板或立柱並不多，顯然是經年遭受東北季風的狂襲，地表上的許多構工都消失了，這個現象更印證朝向東北方的家屋不利避風，它們卻獨朝東北向而立，真正的用途或目的是什麼呢？



溪仔口遺址編號二號家屋畜養間透視圖。（繪圖／陳永興）



「南仁山類型」的家屋，後方都開挖成畚箕式的地盤。



土石掩埋與枝葉堆疊，都會使得家屋看起來更矮小些。



溪仔口遺址編號三號家屋的立柱，被莎勒竹包覆住。



溪仔口遺址編號四號家屋，疑似屈肢葬的遺跡。

李匡悌的考古報告認為溪仔口遺址是：「石板屋南仁山類型保存較完整之遺址」，並且建議「宜深入調查」，還指出「分佈範圍很大，很明顯的可以分上下兩列」，卻無法確定是否就是我們找到的這兩列？

這個遺址先後雖有黃士強、臧振華、李匡悌、郭素秋等考古學家調查過，遺址範圍和規模卻沒有稍完整的資料，遺址的位置也有李匡悌、郭素秋以及網民謝胖胖分別定位，卻也相差數百公尺，海拔高度更落差



溪仔口遺址編號四號家屋石板笛狀鑄形的沈積構造。

100公尺以上，會產生這些誤差，就像是「瞎子摸象」般，如果無法再做一次深入調查，顯然難以見到這個史前遺址的真實容貌。

阿勒喀路在那裡？



老當益壯的潘連發，要帶我們探勘阿勒喀路。

探訪溪仔口遺址時，我們找到一小段阿勒喀路，什麼是阿勒喀路？又何以成為重要的古道呢？

阿勒喀路可說是滿州家喻戶曉的路，但每個人的印象都不同，有人說是抓魚的魚路，有人認為是獵人的獵路，或是民國七、八十年代的「走私路」，陳東瑤、周大慶、

謝宗宇、柳嘉玲合著的《落鷹紛飛～探尋鷹之驛：滿州鄉生態旅遊手冊》認為：「本處步道為舊時通往出風鼻的古道（稱為出風路），深入山區昔稱『大體』。」我好奇的是，如果是從母菇田到出風鼻，為什麼不走海邊就好了？秋枝海產店的店東陳秋枝笑我說：「你哪會這呢憨？這是滿州吶，熱天日頭炎，寒天風浪大，啥麼人愛走海邊？走山裡不免跳石頭，攔不免曝日頭，寒天嘛不免避風浪。」



從母菇田沿到出風鼻的古道，就是阿勒喀路。



阿勒喀路 GPS 路跡衛星定位圖。



母菇田溪是溪仔口溪的支流，水源豐沛，因此有人在此墾作。

這些都是親身體驗才會有的生活智慧，沒有經驗的人怎能體會？也因為這個誘人的理由，找了潘連發當嚮導，潘願吉同行，工作人員包括我、楊翠玲、張珈晴、張義、宋立仁、徐麗惠和周秉中，希望利用四天的時間完成阿勒喀路的探勘。

從滿州經山頂路，來到母菇田的入山口舉行 palisi，這個入口也是李匡悌進入溪仔口遺址的入口，《墾丁國家公園史前文化遺址現況調查及地理資訊系統檔案建立》載：

從滿州山頂路至里德往加洛水產業道路上行，至高分過溪 87 分之 2 電線桿左轉前行。從高分過溪 80 和 81 電線之間小徑進入，再向東南行約 2 小時路程可達。遺址距溪仔口溪出海口約 1.2 公里。

阿勒喀路古道口，在地人稱為母菇田或牛窟田，剛開始有清楚的路基，不久就到母菇田溪，這條溪仔口溪的支流水源豐沛，因此有位名叫 Wulim 的豬勝束社人，在這附近開闢水田，還種有好幾叢的長枝竹，竹叢前也曾築有工寮，如今水田成了荒埔，工寮也不見遺址，唯獨那幾叢長枝竹長得特別茂盛，在半空中迎風搖曳著。

過了墾作區，原本的路基消失了，只剩下人行的山徑，潘連發開始尋找右切的阿勒喀路，不久來到十甲，這個地名的由來，《落鷹紛飛 探尋鷹之驛：滿州鄉生態旅遊手冊》中有載：

出風鼻古道由母菇田一直通往出風鼻，在日治時期大面積種植樟樹及相思樹，滿佈整面山坡一直延伸到溪仔田，舊名便稱為「十甲」。



我們下切溪谷找路，雖然辛苦，卻有機會認識許多蕨類。



海南實蕨的營養葉，主要負責行光合作用。



海南實蕨孢子葉上孢子囊群全面著生，以利於傳宗接代。

過了十甲開始爬坡，走了好一陣子，嚮導終於確定原本的路基已經完全淹沒在荒煙蔓草中，只得繼續沿山頂部落的尋水路前行，最後在一個獨立小山丘下切小溪澗往東行。

恆春半島的炎夏，雖有一些南風，進入層層疊疊的海岸丘陵，季風林的樹木低矮，林下又有各種蔓藤性的植物叢生，往往一點風都透不進來，小溪澗雖然乾枯，環境卻異常潮濕，使得夏季的海岸季風林更加炎熱悶濕，許多伙伴一路都在補充水分，換來的卻只是汗如雨下，大伙都想儘快離開這個環境。

悶濕的環境也是蕨類最佳的生長環境，除了常見的蕨類，同行伙伴楊翠玲特別為我們解說海南實蕨：「海南實蕨的根莖為短匍匐

狀，上面有鱗片披針形，最特殊的兩型葉，營養葉一回羽狀複葉，葉緣圓齒狀，缺刻中有刺齒，頂羽片末端延長，並具有帶根的不定芽，主要負責行光合作用；孢子葉上孢子囊群全面著生，以利於傳宗接代。」

更難得的是，我們也在山林間，發現了罕見的蘭嶼觀音座蓮。

辛苦地從山澗爬到稜線，走了一小段緩坡，再次下切河谷，這條小溪是溪仔口溪主流的小支流之一，潘連發認為阿勒喀路在小溪右岸的山脊上，但已近中午，必須下到溪仔口溪補充飲水，考量時間及行程，決定直接下山，下到河床後再尋找上山的阿勒喀路。



山徑中常見到台灣青山蝸牛美麗的身影。

自然札記

蘭嶼觀音座蓮

台灣大型地生蕨類植物中，觀音座蓮是歷史最古老的一種，它的祖先在三億年前的石炭紀就已經出現，侏儸紀地層中也曾發現過它的化石。名字的由來，跟蓮花沒有任何關連，而來自葉片基部的托葉；葉子萌發前，兩片肥厚的托葉保護幼葉不受侵擾破壞，直到葉子老化枯萎，托葉也不會脫落，都集聚在塊狀的根莖上，看起來就像是觀世音菩薩盤坐的蓮花座。

台灣的觀音座蓮有二屬四種，分別是觀音座蓮、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台灣原始觀音座蓮以及蘭嶼觀音座蓮；最常見的是觀音座蓮，日本、琉球、台灣都可見到，廣泛分布在台灣全島

海拔 1500 公尺以下，潮濕的溪谷凹地以及闊葉林底層環境，是最容易見到的一種。

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只生長於潮溼的闊葉樹林下，早期分布在新北市烏來與南投蓮華池兩地，今只存在雲仙樂園山區，野生族群剩下不到 100 株。台灣原始觀音座蓮分佈於新北市和南投兩地，野外族群本就不多，如今倖存下來的可能不到幾百株，兩者都是瀕臨滅絕的稀有植物。

蘭嶼觀音座蓮主要的分佈地在蘭嶼全島，著生於小溪澗旁的山壁或潮濕環境，台灣只在恆春半島山林中，有一些零星的分佈。

植株可達 3-4 公尺高的蘭嶼觀音座蓮，莖短穴肥大，完全露出地面；成熟



觀音座蓮的托葉都集聚在塊狀的根莖上，看起來就像蓮花座。



蘭嶼觀音座蓮的植株相當巨大，可達3-4公尺高。



蘭嶼觀音座蓮的褐色孢子囊群，生於小羽片側脈接近葉緣處。

葉為二回羽狀複葉，葉子相當大，邊緣有圓鋸齒，每一脈對應一齒，葉軸和羽片交接處有一顯著膨大的關節，是為葉枕，內有貯水細胞，可以調節葉片的方向，陽光太過強烈或水分缺乏時，葉枕細胞會萎縮，讓葉片、羽片下垂以減少水分的蒸發，到了水分充足時，葉片會重新挺立。

蘭嶼觀音座蓮的褐色孢子囊群，生於小羽片側脈接近葉緣處，由8-16枚孢子囊集生，呈屈折迴繞排列。小葉上有明顯回脈，且延伸至中肋，這是它和觀音座蓮最明顯的差異處，觀音座蓮的回脈只延伸到三分之一處。

回脈也稱為逆行假脈，有什麼功能呢？一般植物葉脈都是彼此相連，以利輸送體內的水分及養份，逆行假脈卻不跟其他葉脈相連，而是從葉緣向內生長，功用是幫助葉片展開，才能在陰暗的環境中爭取到更多陽光。

文獻中記載蘭嶼觀音座蓮叢生的塊莖內含澱粉，是釀酒的原料，台灣的族群很少拿來利用，唯一應用過它的是達悟族，稱它為paptok，鄭漢文、呂勝由著《蘭嶼島雅美民俗植物》載：「意指可輕易的將其葉片從接近根部的葉枕處折斷。因此在山上工作時，遇到驟雨時，常用寬大葉片作為遮雨之用。」

快到溪仔口溪前，地勢稍為平緩些，出現數十叢的長枝竹叢，這是人為種植的經濟作物，再往下則是檳榔園，潘願吉說明右岸沖積地上的長枝竹和檳榔園，是山頂部落的人開墾的，約在民國八十年左右便放棄了，主人在檳榔園下方臨河的階地上，蓋有一間面寬 3 公尺的石砌工寮。

再次在溪仔口溪用午餐及補充飲水，泡了一下溪水後，開始尋找上山的阿勒喀路，潘連發決定沿溪上溯，找尋河左岸較寬闊平緩河階地上的檳榔園，應該可以找到阿勒喀路的上山之路。



被莎勒竹包覆的石頭屋，只剩下牆基。



厚砂岩沉積時因不同物質沉積其間，容易形成發達的節理。



河床中的厚砂岩，因冷縮熱脹而自動裂開。

往上游的河兩岸，都是單斜抬升的厚砂岩，長年遭受河水沖刷，露出不同的岩層或節理，且河中的石頭愈大，沉積的岩層受到風及河水的侵蝕，加上因冷縮熱脹，有些都自動裂開，搬開就是一塊塊的石板，史前文化人最早取石材為建材時，會不會是看到這個景象，才開始採石板呢？

沿途都沒找到河左岸的阿勒喀路路口，河道卻愈來愈窄小，看來阿勒喀路應該在午餐處往下走的中、下游才對，但我們已經走到上游了，GPS 資料顯示附近有一個溪仔口——溪頭遺址，臨時決定改去尋找這個遺址。

李匡悌記錄遺址位於海拔 150 公尺的「恆春東方丘陵山麓溪谷」，路徑的描述跟溪仔口遺址一樣，只有最後一行改成「前行約 1 小時可達遺址所在之溪谷」，儘管文字資料非常簡陋，完全無法判斷會在什麼位置？但我研判附近能稱得上「溪谷」的只有溪仔口溪，其他都只是平常沒什麼水的小山澗，加上衛星定位資料顯示距離所在位置不遠，於是繼續沿溪谷上行。



河床中的厚砂岩，也出現笛狀鑄形沈積構造。



溪仔口溪上游兩岸密林遍佈，巨石壘壘。

河岸的景觀漸出現不同的變化，愈上游沖積地愈少，取而代之的是大型的厚砂岩，有些因沖刷而掉落河中，常會看到彷彿成了石板的胎記的笛狀鑄形沈積構造，將墾丁青年活動中心、溪仔口遺址以及溪仔口溪河床等三地的關係，做了緊密的結合。

轉了一個大彎，河兩岸的峭壁變高，出現明顯的厚砂岩單斜抬升地形，遺址應該離此不遠，我們加快腳步，果然不久就見到斜躺在河床上，兩排明顯鑿痕面向下游的大石板。

溪仔口——溪頭遺址雖被定位為遺址，李匡悌則分類為「排灣文化相」，卻沒有石板屋，而是上下兩排，先民採石板開鑿的圓形孔洞。仔細觀察，發現它不是一塊或二塊石頭，而是單斜抬升的厚砂岩層，有一部分被山上滙積的雨水沖破形成河道，殘存的岩層斜斜的裸露在靠近右岸的河床上，成了最容易取得石板之處，留在節理間的兩排整齊鑿痕，就是為了裂開石板而鑿的。

潘連發小時候也跟過祖父上山採石板，採石板「一定愛照步來」，先選好岩塊，依沈積的紋理，用鐵鑿鑿出一整排的岩洞，再灌入水使其膨脹，等到乾時岩層間就會出現一條條的細縫，用力敲開便可以取下一塊塊的石板。

河床中留有二排鑿痕的岩層，正是先民為敲開石板留下的痕跡，不知什麼原因石板沒有被取走利用，因此才會出現這個特別的遺址，郭素秋依據石材打製工法及相對年代，研判已有「數百年」歷史，李匡悌則測量過裸露的範圍，厚 24 公分，寬 2.4 公尺，長為 2.07 公尺。

測量及拍照後，已經過了午後四點，為了安全起見，只得放棄入山尋找阿勒喀路，撤退到河口再重新規劃行程。回程的路上又在河右岸發現一間檳榔園中的石頭屋，還留有石頭砌的牆，深 3.7 公尺，寬 3.3 公尺，門寬 75 公分，主人是豬勝束社人，先祖在日本時代便到這裡開田種稻，約在民國七十年代才改種檳榔，民國九十年代全家搬到恆春，才放棄了這片檳榔園。

沿河下到中、下游，兩岸出現一串串垂懸的花，是花開正盛的毬蘭，這種簇生呈半球狀，每一朵都是星形白色花，花中間的副花冠為紅色成繖形花序，朵朵倒掛在半空中，顯得特別優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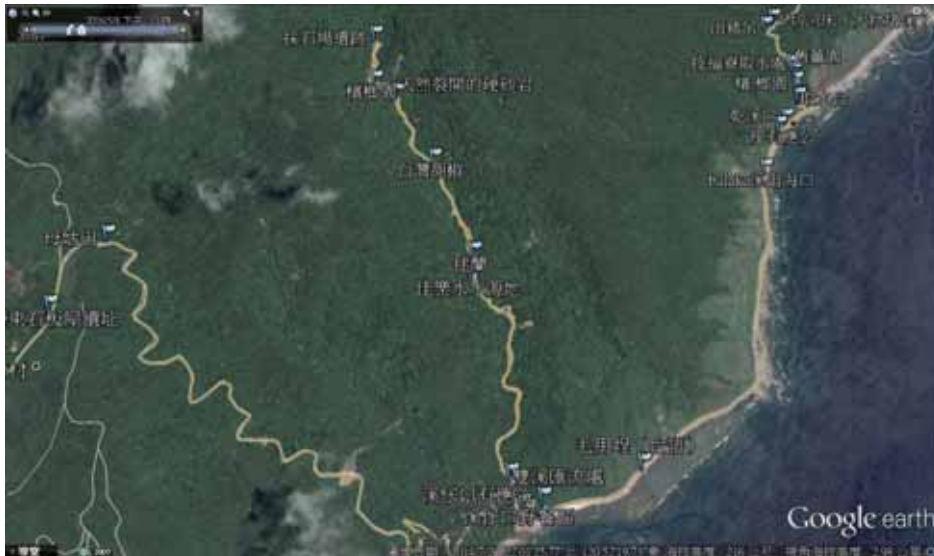
河床中厚砂岩單斜抬升地形，是最方便的採石板之地。



左圖：這就是溪仔口——溪頭遺址，位於河床上的採石板遺跡。



右圖：溪仔口——溪頭遺址，還有先民採石板開鑿的圓形孔洞。



溪仔口——溪頭遺址探勘 GPS 路跡及遺址衛星定位圖。


 植物與生活

毬蘭串起的美妙身影



毬蘭的花雖小，但聚生成球狀，最令人驚艷。

台灣全島都可見到的毬蘭，喜歡生長在海拔 100-1000 公尺山區，林下或林緣的陰溼處，雖然名稱為蘭，卻不是蘭花，而是屬於蘿藦科毬蘭屬纏繞性木質藤本灌木，常附生在岩壁或樹幹上。

毬蘭最令人驚艷的便是花，自葉腋處發出的花其實不大，全開放時直徑只有 1-1.3 公分，放射狀、細長的花柄，小花聚生成毬狀，兩層星形的白色花，

上層較小的星形副花冠，表面油亮光滑，花蕊造型和質地都令人驚艷；中心部位為了吸引昆蟲，呈紅色或粉紅色，卻因光滑很難佇立，只得踩在藏有花粉的凹槽，再將花粉帶到其他的花朵，自然幫助了授粉，因此毬蘭的雌蕊就藏在副花冠下，外表看不到。紡錘形的骨莢果，長 7-12 公分，外表平滑，先端銳尖看起來相當特別。

革質或肉質多汁的單葉，對生，橢圓形或卵狀橢圓形，長約只有 5-6 公分，《植物名實圖考》記載它的生態稱：「紫藤厚葉，面青有肋紋，背白光滑如紙。」蔓生的肉質莖會分出小枝，外表光滑無毛，綠色或咖啡色，最特別的是每個莖節都會長出根，很容易扦插成功，園藝市場中被一盆盆地被販售。

分佈於台灣、印度、中國華南地區及日本的毬蘭，《植物名實圖考》中稱其為玉蝶梅及玉疊梅，廣東人稱為爬岩板、草鞋板，其他別名還有鱸鰻耳、繡球花藤、石壁梅等，泰雅族則名為 Wahe-imara，排灣族稱其 Karuburudoon，是民間常見的藥用植物。

漢人將其全株曬乾，認為可補血氣、益乳汁、清熱解

毒、祛風利濕、消腫止痛等效能，可以用來治肺熱咳嗽、睪丸炎、中耳炎、乳腺炎、癰腫、關節痛等。也可燉豬腳以治療風溼性關節炎，民間的配方是：豬前腳一隻，黃酒或紅露酒 200c.c.，加清水淹滿豬腳，放入新鮮毬蘭的根莖約 80 公克，一起燉到爛，一天食用二次，長期服用效果最佳。

排灣族人則取全草搗爛，敷於跌打損傷處，一日換藥二、三次，據稱相當有效。



懸掛在溪仔口河床上的毬蘭，肆意盛開著。

海岸線上的漁寮與漁人



溪仔口溪常可見到喜歡釣淡水魚的釣客，不遠千里前來釣魚。

阿勒喀路約在八八水災之後，因山徑多處崩塌，許多路徑消失必須高繞或下切，花費的時間和力量因而加倍，人們乃捨古道改走海岸線。

阿勒喀路既已不通，我們決定好好認識這條海岸線。

還是邀請潘願吉和賴龍仁為我們沿途解說，和我同行的伙伴有：楊翠玲、張珈晴、宋立仁、黃愛娟、廖敏伶、鄭雲翔等人。選在假日成行，是為了記錄溪仔口安檢所外「野餐區」的盛況。果然不出所料的



溪仔口安檢所旁的大樹下，假日經常成為烤肉區。

熱鬧，除了有三個「野餐隊」，溪仔口溪還有不少泡水的遊客，有一位來自恆春的釣客，則在溪口釣尖頭塘鱧，這種體長只有 5~9 公分的迴游性的魚類，常活動於近海沿岸的小溪中，南部人喜歡稱為黑咕嚕、竹殼仔或狗甘仔，是最適合酥炸的溪魚，因此即使在國家公園的管制區內，還是有人無視禁令前來釣魚。

溪仔口安檢所約 100 公尺的海岸林中，出現第一座供奉有應公的香位，這是海岸線上常見的孤魂野鬼信仰。自古海岸線上常會有溺斃、船難、路倒、水流等各種因素死亡的人，屍體或無主屍骨在海中浮沉、或漂流到岸邊，被在這裡生活或生產的人碰到，都會善心掩埋，並立石以祀，因此海岸線上常會出現許多的有應公。



溪仔口到鹿寮溪海岸石頭屋及相關地理環境示意圖（繪圖／劉於晴）。

沿著海岸線可行機車的小徑北行，不遠出現一大片廣闊的海蝕平台，當地人稱為「毛用埕」。毛用就是杜鵑殼菜蛤，長約 3.5 公分，殼略呈耳狀，同時具黃、褐、咖啡、紅等多樣顏色，有發達的殼毛與殼皮，以足絲構造將殼體黏附於礁石縫或岩石上，為廣泛的分佈於潮間帶珊瑚礁岩縫或海草床中的殼菜蛤科貝類動物。

也有人稱為紅鬚或土鬼的毛用，是在地人喜歡採擷的野生貝，用醬油、蒜頭、辣椒醃漬，就成了可口下飯的菜肴。潘願吉說：「這位个毛用非常多，歸个海埕攏嘛是，日本時代大家生活艱苦，欲來撿螺仔，攏嘛來到『毛用埕』。」

「毛用埕」的貝類當然不只有毛用，常見的還有：石蚶（牡蠣）、碱仔（藤壺）、薄殼仔（花青螺）、尖斗笠仔（黑松螺）、石曝仔（笠螺）、海葵、松螺、轉水螺仔（白肋蜆螺）、滑圓蜆螺、顆粒玉黍螺、刺蔥螺（結螺）等。常見的魚類則有：烏毛（瓜子）、七星仔（紅斑瓢蟹）、四齒（紫錦魚）、花蓮鯛（條紋石鯛）、臭肚仔（褐藍子魚）、花跳（四指唇盤）等。

毛用中文名杜鵑殼菜蛤，是滿州的特色料理。



「毛用埕」是滿州人最常採擷貝類的潮間帶。



烏石鼻前的「機車停車場」。

廣大的潮間帶內，也是當地居民撿拾藻類、海菜的最佳地點，每年春天，礁岩上的鹿角菜盛產，總會吸引許多鄉人前來採擷，帶回家稍加調理，便成了滿州在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

從溪仔口溪出海口往北，到烏石鼻之前，地勢較



烏石鼻上方海蝕洞的有應公香火最盛。

為平坦也沒有大塊的崩落岩塊，還有一條勉強可供機車通行的小徑，來到烏石鼻，陡峭的山壁挺進海岸線，大型岩塊更遍佈在潮間帶上，機車無法通行，漁人騎來的機車只能停在這裡，自然形成機車停放區。

烏石鼻是個突出的海岬，台灣人喜歡稱這樣的地形為「鼻」，像是觀音鼻、出風鼻等，「烏石」則因海岬上的岩層顏色較深才得名。從這裡到出風鼻，將近三公里的海岸線，只能在大型岩塊、海蝕平台、亂石灘或礫石灘上跳躍前進，在地人稱為「跳石仔」，沿途又沒有遮蔭物，走起來相當辛苦，因此早期滿州人都不肯走海岸線。

烏石鼻岬角的山壁上，也有供奉有應公的海蝕洞，漁人相傳這個有應公最靈，最常得到往來漁人的香火。

淡水流入海蝕平台低處，形成濱海的草坪地。



過了奇石林立、亂石成堆的烏石鼻不遠，山壁漸退離了海岸線，出現一大寬闊的海蝕平台，由於平台夠深，一半以上的地方海水無法到達，附近的山凹處又匯集許多的水，流到海蝕平台較低的地方或者砂岩的凹洞、縫隙中，許多的水匯集在一起，積蓄成一個個的淡水池或鹹淡水池，讓許多草得以生存下來，形成東一塊、西一片，夾雜在海蝕平台、小水池間的綠草地。

在這片大小不一的臨海草地上，常見的植物有：乾溝飄拂草、水蔥、彎形蘭（黑籽荸薺）、沙生海齒莧、綠島細柄草、細葉假黃鸝菜等，這些草本植物經年受到強風、大浪、鹽霧以及立地基質等影響，為了克服惡劣的生長環境，分別演化出各種不同的機制以適應環境，一般都相當能適應海邊的半淡鹹水環境，即使遭受海水浸澤而枯萎，只要海水退去，重新得到淡水或雨水的滋潤，很快便能長出新的嫩芽，延續植物的生命。



臨海草地上，常可見到乾溝飄拂草、水蔥、彎形蘭等植物。

海蝕平台之北則為礫石灘，滿潮線上方也有不同的海濱植物，大多是走莖匍匐生長的蔓藤植物，馬鞍藤是最強大的族群，這種因葉背倒翻形似馬鞍而得名的植物，以不定根構造抓住沙地，且不怕砂石掩埋，才能適應濱海惡劣環境，孕育出強大的族群。

屬於蔓性灌木的海埔姜，又稱單葉蔓荊，它的莖可以伏地延伸好幾公尺，不僅是良好的定砂植物，人們更喜歡採收成熟的果實，曬乾製成「蔓荊子枕」，傳可助安眠入睡。



珊瑚礁岩縫隙中，生長良好的沙生海齒莧。



蔓荊子葉皆珍寶

儘管它分佈在台灣全島濱海的沙灘或岩礫灘上，認識它的人卻不多；即使知道它叫「蔓荊」，多數人也只知道它是海岸線上的「定沙植物」罷了。

廣大分佈於台灣、中國沿海地帶、日本、琉球、東南亞、太平洋島嶼等泛熱帶地區的蔓荊，老一輩的台灣人都稱為：海埔姜、埔姜仔、白埔姜等，其他的中文名還有：單葉蔓荊、白背蔓荊、蔓荊子、荊子等；名字由來清代盧之頤《本草乘雅半偈》有載：「垂布如蔓，故名蔓；柔枝耐寒，故名荊。」

被分類為馬鞭草科牡荊屬，海埔姜卻不像其他 200 餘種牡荊屬植物，都是挺立的喬木或灌木，反而屬於平臥性的小灌木，向四週平臥的枝幹著生絨毛，匍匐在地面只要接觸到泥土和水，不定根就由節處長出來，讓莖可以向四處蔓延，更能牢牢地抓住地表，成了地質、地形以及植物研究者口中的「定沙植物」。

海埔姜的對生葉子，是馬鞭草科植物的特色，倒卵形或是寬的長橢圓形的葉子是單葉，中肋於表面略凹下而於背面顯著隆起，全葉都有密生的絨毛，表面看起來有點灰綠色感，葉背則是灰白色，用手搓揉會散發出濃烈的香氣，早期濱海人家採來泡茶，就是「埔

姜茶」。

春天時，海埔姜枝條上會密集生長紫羅蘭色或紫紅色，由數枚總狀花序組合為圓錐花序，花朵不到 1 公分，花萼鐘狀，頂端有五個淺裂縫，唇形的花冠，花瓣也是五個裂片。果實為扁球形的核果，直徑只有 0.5 公分左右，由殘存的花萼包被中成長，顏色最初是橄欖綠色，後漸轉為紅褐色，成熟的核果則是黑褐色。

自古民間對海埔姜的應用相當廣泛，果實是中藥的「蔓荊子」，清代張璐的《本經逢原》載：「蔓荊子入足太陽，體輕而浮，故治筋骨間寒熱濕痺拘急。上行而散，故能明目，堅齒，利九竅，去白蟲，及風寒目痛，頭面風虛之症。」

民間認為海埔姜子實及葉片皆可入藥，蔓荊子性味苦、辛、涼，可疏散



海埔姜枝條上會密集生長紫羅蘭色的小花。



海埔姜成熟的子實，是知名的中草藥。

風熱，清涼利頭目，被認為是去風邪、解熱和治感冒的良藥，還可舒緩頭痛、偏頭痛、齒齦腫痛等症狀，不僅對眼睛有明目之能，還可治療眼紅、多淚、眼痛、目眩等。

葉子和子實採擷的時間以夏和秋兩季為宜，曬乾後和水煮開放涼，是老一輩沿海居民盛夏最為消暑、解渴的天然茶飲；鮮採的葉子也可以來泡茶，但大多拿來做為跌打損傷、消腫、止痛、止血等外傷藥。

全株都有濃郁香氣的海埔姜，也是傳統農家驅蟲的祕寶，尤其是雞鴨孵蛋時，最怕的是窩裡長出寄生蟲，只要將埔姜葉或埔姜子做成供雞鴨孵蛋的窩，不會孳生蟲、蝨等，這種利用海埔姜天然芳香油驅蟲蝨的方法，可不是民間的偏方。海埔姜對甲型鏈球菌、奈氏球菌、肝炎球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等，都有明顯的抑制或滅菌作用，民間未

必瞭解它的藥理，卻用它來做窩，雞鴨才能在衛生的環境中，安心地孵蛋。

許多人都喜歡海埔姜散發出的淡雅芳香，被認為有安神、醒腦之效，現代藥理研究也證實，蔓荊子有降血壓、涼血、鎮靜、平喘、祛痰、減緩頭痛等效用。用蔓荊子填充成的枕頭，一直廣受歡迎，桃園縣觀音鄉的保生社區，拿來做為社區主力發展的產業之一，恆春半島從西岸到東岸，都有人頂著炎夏的大太陽，到海濱採收蔓荊子，曬乾後裝入枕頭袋中便成香氣宜人、柔軟舒適的「蔓荊子枕頭」。

老一輩人口中「冬天睡不冷，夏天睡不熱」的蔓荊子枕頭，由於廣受歡迎，近年有廠商專門製作來販賣，卻因蔓荊子在中藥市場上有相當高的價格，因此有些可能先被送去藥廠萃取重要的藥用成分後，剩下的殘渣才拿來填充成枕頭，要分辨是否為被萃取過精華成分的蔓荊子枕頭，只要靠近聞一聞是否有香氣便能立即分辨出來。



海埔姜曬乾後，要先脫殼才能製作枕頭。

續行到巴拉幹 (balaka) 溪出海口，這是烏石鼻到出風鼻間，三條平常乾涸沒水、降雨才成河的乾溪之一，再往北不久出現的岩壁上，有二個大型的海蝕洞，洞中也有漁人奉祀的有應公，且同時安置三個香位。

接著就到規模最小的乾溪，名字就叫乾溪仔。最北的是大粒堵溪，意指河中石頭很大，也是三溪中出海口附近可以找到一些水的河。因此河口堆積成小山的右岸，曾經有過三間石頭屋，依憑的就是河中供應的淡水。

這三間石屋在礫石灘上雖無法直接看到，但人類種植的經濟作物卻是最好的線索，好幾叢竹子加上結實纍纍的椰子樹，指引



要尋找雜林中的石頭屋，遺留的經濟作物為最佳辨識指標。

出明確的方向。朝南而建、最接近大海，至今保留完整且堪用的石頭屋，主人叫詹基福因此稱為基福寮，他的父親是豬勝束社的斯卡羅族人，母親是龜仔用社的排灣族人。日本時代斯卡羅族人失去大頭目身份，被招贅到龜仔用，為了生活才到海邊捕魚維生，並蓋了這間漁寮。

基福寮並不大，石頭屋寬4.5公尺、長3.6公尺、高2公尺，面南處留有寬1.7公尺、高70公分的門，入門的右側有一口小灶，旁邊放置漁具及衣服，左邊是木頭釘的通鋪，可以睡三至四人，屋前鋪有石板做為前庭，但今都已被蔓生的雜草覆蓋住了。

基福寮的右後方，另有一座石頭屋的屋基，屋長3公尺、寬3.5公尺，建造者應為詹基福的長輩或親戚，同樣也是石頭砌牆，屋頂可能是用附近種植的竹子跟菅蕒為材料蓋成的。



石頭建成的基福寮，前埕也是用石板鋪成。



基福寮中，各種生活所需完備。



石頭屋的主人已經不在了，種植的香蕉依舊年年結果。

兩間石屋之南，黑人寮規模最大，有主屋還有單獨的廚房，原本的建材不詳，今只剩屋基和駁坎。主人綽號黑人，日本時代末期就在這裡抓魚。一直到民國八十年代，半個世紀都以討海維生，家屋不僅寬敞，更有處理魚和曬魚的前庭，後因年邁才遷回滿州，人去很快屋倒，如今早被黃槿層層包圍，



規模最大的黑人寮，只剩一道完整的地基駁坎。

若非熟人指點，根本難以找到黑人寮的殘跡？

基福寮往北，山頭上出現一大片超過千株，遠望近觀都非常壯觀的台灣海棗群落。

在這片直接迎向東北季風的山坡，秋冬無法逃避東北季風的吹襲，夏季高溫炎熱，容易引發火災，但來自冰河時期孑遺植物的台灣海棗，為了要存活下來，只能將自己變得特別低矮，為了抵抗貧瘠而乾燥的環境以及

火災的威脅，莖上似龜甲的葉痕長得特別密，如此在平常可減緩水分的流失，不幸遇到大火時，還可以保護樹幹盡量少受到傷害。

就在大伙欣賞台灣海棗群落時，有伙伴不小心踩到牛糞，顯示這裡已經進入了出風鼻野牛群的勢力範圍，潘願吉教我們遇到野牛群時，要用巨大的聲響嚇跑他們。我卻發現牛糞中長出好幾朵的野菇，經確認它也叫做牛屎菇，但不是俗稱牛屎菇或馬糞包的紫色禿馬勃，而是俗稱搖頭菇、迷幻蘑菇、神奇魔菇的裸蓋菇。

這種神奇魔菇不只是吃了會搖頭晃腦而已，更是一種含有劇毒的野菇，稍稍過量便可能失去意識，更甚者則會失去生命，因此千萬不得隨意採食啊！



台灣海棗用莖上似龜甲的葉痕保護自己。

牛糞上的神奇蘑菇

牛屎菇顧名思義，就是從牛糞中長出來的野菇，菇體不大，菌傘直徑 2-10 公分，菌柄高 5-15 公分；菌肉是白或奶油色，菌褶則是紫褐色，成熟時外緣會帶白邊，喜歡濕冷的環境，除了乾旱的季節，全年都會生長，但一定要有牛糞，因此近年僅在擎天崗、清境農場以及恆春半島被發現過。

中文名裸蓋菇的牛屎菇，會被稱為「牛糞上迷幻蘑菇」，主要是這種菇內含西洛西賓（Psilocybine，俗稱裸蓋菇鹼）以及裸頭草辛（Psilocine）成分，食用後先感到肌肉放鬆，整個人無比輕鬆，不久後會產生幻覺，感覺自己「變大」了，引發「脫離現實」的快感，因此在西方社會，史前時代可能就懂得食用這類含有致幻性物質的菌類。北非的卡普薩文化的史前遺址，某些石器時代的石洞壁畫便記錄了中亞地區原始宗教使用原始的迷幻蘑菇的情景；中美洲的原住民，在哥倫布到來之前，便將各類會產生迷幻效果的菇種，應用在宗教共融、占卜和治療之上。

裸蓋菇只會生長在草食動物的糞便上，乃因蘑菇孢子飄落草上，被牛馬吃下肚後再隨著糞便排出，再遇到適合的溫度和濕度，就會長出一朵朵蘑菇，這些蘑菇長大成熟之後，孢子又

會飄浮在空氣中，並且再次依附草木，進行生命的再次循環。

一般毒蘑菇的特色大多是：顏色眾多而鮮豔、外形獨特且美麗。但裸蓋菇卻恰恰相反，外形簡單素雅、顏色不鮮豔，因此容易讓人失去戒心，一時不察摘取食用，稍稍過量更可能全身抽搐、高燒、意識昏迷、心律不整、心肌梗塞等，是一種致死率非常高的有毒菌類，千萬不要嘗試。



長在牛糞上的裸蓋菇，是致死率非常高的有毒菌類。

三條乾溪之北，有一條四季都有水流的出風溪，因此在出海口的右岸，不只有另一個漁寮聚落，更曾經設過海軍陸戰隊的營房，派駐過一連的兵力，約在民國八十幾年才廢營。營房之南則是漁人的小聚落，日本時代建有二、三間石頭屋，有些被海浪沖走，僅存的阿西阿發石頭屋，如今也只剩下四面牆而已。

這間石頭接縫處用貝殼砂、蚶殼磨粉、再加入煮熟的糯米、紅糖混合後當黏著劑的石頭屋，牆厚達 45 公分、屋寬 3.8 公尺、長 4.4 公尺、南面開有門高 1.55 公尺、寬 60 公分，北向為了避風，只開一個小窗戶，大小僅寬 40 公分、高 46 公分，屋前是鋪石板的前庭。



潘願吉邊砍草邊介紹祖父所建的石屋頭。

阿西阿發其實是兩代人，阿西是指潘願吉的祖父潘守鼻，這間石頭屋就是潘守鼻年輕時，為了方便在出風鼻附近漁場捕魚，特別蓋的石頭屋，民國四十年左右，換由兒子潘連發繼續討海，同時也在出風溪的下游闢田種稻，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才被稱為阿西阿發石頭屋。

民國七十年左右，每次稻米收成之後，潘願吉的父親潘連發都要挑著稻米走阿勒喀路到滿州去賣，母親也跟著翻山越嶺去賣魚，至今依舊讓他記憶清晰的是：「彼個時陣三尾五帶雀鯛（條紋豆娘魚）才賣十塊而已，現此時一斤尚少嘛有五、六百塊。」

後因連續來了幾個颱風，掀掉石頭屋的屋頂，砌石牆也部分傾倒，河岸的水稻田遭沖毀，潘連發才到恆春去開計程車維生，



阿西阿發石頭屋朝北的面向，留有一個小窗。



潘願吉漁寮是現今海岸線上少數仍在使用的漁寮。

卻沒有放棄這裡，而是在石屋前另外搭了一座鐵皮屋，只要魚況好，還是經常回到這裡討海以充生計。

如今傳到潘願吉手上，春、秋兩季以啞狗海為基地，利用海釣的方式獲取漁獲，秋冬時節就會回到漁寮，以撈捕魚貝維生，因而成為海岸線上，唯一以出風鼻為基地討海維生的漁人。

以「簡單生活海濱小屋」為名的潘願吉漁寮，從山上接來的山泉水相當豐沛，又是海岸線上唯一使用中的漁寮，因此成為許多漁人的休息站，不只可補充淡水，開放的灶台還可供大家煮食。最特別的是，每年陰曆七月，幾個世代都靠這片海域營生的漁人，還會約定某一天，一起到這裡來普渡呢！

誰會到出風鼻來普渡？

恆春半島東岸，佳洛水以北到九棚山以南的山區，被墾丁國家公園劃入自然生態保護區，主要是因這個區域人跡罕至，保有豐富、多樣的自然生態，除了申請核可的專業人員，一般人不得進出這個區域。

儘管墾丁國家公園將這座廣袤的山區列入管制區，並清楚規範未經申請擅自進出保護區人員的罰則，但幾十年來，進出山區及海邊的人員從沒斷過，主因這個地帶原本就是斯卡羅族人的傳統領域。

日本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台灣總督府實施「普通行政法」，將港口流域的平地及淺山丘陵帶的原住民，全都改為「熟蕃」，斯卡羅族人失去大多數溪口溪畔的土地，被迫進墾山區，山林成了他們最後的營生之地。

自然生態保護區的海岸線，則是恆春阿美族人的天然漁場，日本時代以降，無法北歸的族人對海岸線的依賴更深，並且建立起濱海的石頭屋做為捕魚基地，至今海岸線上的漁人依舊不絕。

當然還有來自外地的獵人或釣客，他們只為心中的慾念而行，取走了漁獵之物，卻留下垃圾，很少會對土地留下什麼情感與記憶，當然更少有人會在乎這裡的「歲時節俗」。

「歲時節俗」指的是某個地區的一群人，為了因應環境與一年四季氣候的變化，透過不斷地學習、試驗，而衍生出的生活方式、祭祀行為與特殊節慶。這些為了因應人類生活而誕生，或者其他地區、或族群互動學習而來的祭儀，隱含著古老的傳統與生活的文化，往往是一個民族或同個故鄉的居民，連結共同記憶與族群情感的神祕符碼。



海象不好時，普渡品要用人力背負到潘願吉漁寮。



參與出風鼻普渡的人，大多曾在海洋討生活。

就以台灣民間信仰中的中元祭祀為例，連雅堂在《台灣通史》中記載為漢人年中的三祭之一：「十五日謂之中元，台人以清明為春祭，中元為秋祭，冬至為冬祭，各祀其祖，必誠必腆，非是者幾不足以為人子孫。」此外，更要普施流離失所的孤魂野鬼，周鍾瑄修《諸羅縣志》載：「七月十五日之前後為盂蘭會，比丘登壇說法設食，以祀無祀之鬼，謂之普施。夫釋氏之說，以是日為地官赦罪，故無祀者祀之。」

恆春阿美族人的傳統領域，早在清代末葉便被漢人深入，日本時代以後，多數的恆春阿美族人都和漢人混居在一起，受到漢化的程度深且廣，自然就

接受了漢人的歲時節俗，漢人重視的七月普渡活動，自然成為多數族人接受、學習並反覆實踐的歲時活動之一。

在漢化的部落舉行中元普渡，並不怎麼稀奇，但在早已無人居住，只遺下石屋漁寮的佳洛水到九棚間，卻有一群人每年都要特別來普渡，就有其特殊性了。

從建石屋之初便開始的出風鼻普渡，早期是每間屋子的主人自辦，如今只剩下呷呷連二號的濱海漁寮還有人住，但曾經在這片海域營生的漁人，還是會參與這場普渡，人多時約有十幾戶，少的時候也有三、五戶，有些人無法出席，則用「寄附」的方式參與。

每年陰曆六月底前，主辦人潘連發



從空中看出風鼻普渡，更可以感受到人和海洋的親密關係。

會依氣候條件擇定七月十五日前的一日，做為普渡之期，並通知曾去那裡普渡的漁家後裔共襄盛舉。

普渡當天，如果海象條件允許，三、五位漁人會一起駕一條舢舨，載著普渡品到加加連海域搶灘，同心協力將普渡品搬上岸後，便可開始普渡；如果海象惡劣，就只能以人力揹負的方式到呷呷連二號濱海漁寮，人力負重能力有限，這一年的普渡品自然會少了很多。

無論是船運補給或人力揹負，在這個沿途沒有聚落，更沒有公路可達的海岸線上普渡，無論是祭品或儀式都要比其他地方省略許多，但現代普渡常見的經衣、洗臉水以及牲禮祭品上的普渡

旗，一樣都不會少，祭祀過程也如一般的普渡，燒化的紙錢則會更多些，連發伯說怕海上死難的人上不了岸享用祭品，就多燒一些紙錢供眾鬼們分享！

海濱漁寮的普渡結束後，參與的人還要在漁寮一起聚餐，成了一年一度連絡感情、共同追索生活記憶的重要聚會。許多父祖時代便搬離的漁人後裔，雖然早已融入現代的文明中，但父祖時代留下的記憶，卻讓他們深刻感受到這裡曾經是他們的「家」，而一年一度的普渡活動，不只凝結了鄉愁，更是所有濱海古老聚落存在歷史，最直接而有力的見證。

簡單生活海濱小屋最珍貴的自然資產，便是豐沛的山泉水，形成流徑孕育濕地，吸引了挺水型的鬯蕨，在屋前屋後的山溝和水邊發展出好幾個族群。看似沒什麼特色的蕨類，早被列入瀕臨絕滅植物，台灣的分佈地區僅剩花蓮富里羅山泥火山、台東關山泡泡泥火山以及墾丁國家公園的佳樂水局部溼地等處，沒想到在這裡也看得到，十分令人驚喜。

自然札記

瀕臨絕滅的鬯蕨

多年生挺水型蕨類的鬯蕨，屬鹵蕨科，喜歡生長在溫暖的環境，通常生育在沿海或河口濕地，此外就是泥火山地區，因此在花蓮富里羅山泥火山、台東關山泡泡泥火山以及墾丁國家公園的佳樂水局部濕地等少數地方才能見到。

鬯蕨最特殊的生存本事是對光線需求的寬容度很大，從遮蔭到日照充足的環境都可生存。株高可達2公尺，根莖粗壯卻很短，直立或匍匐狀呈叉狀分枝，外被多數的鱗片與葉柄殘枝。叢生葉，一回羽狀複葉，厚革質有柄，葉柄長度20-50公分；葉片最長可到150公分，寬也有25-30公分，羽片狀、長橢圓形的葉形非常優美，加上很有規則的網狀葉脈，是最佳的賞葉植物。

鬯蕨的孢子囊群一整片密生在老熟



鬯蕨非常稀少，潘願吉漁寮卻有好幾個群落。

葉片的背面，呈鐵鏽色，成熟時風吹動葉子，孢子囊就會紛飛在空中，以期灑落到更遠的地方。早期的恆春阿美族採其肉質狀的粗大根，以及新長的嫩葉為野菜，被認為是比過溝菜蕨（過貓）、山蘇花更美味爽口的蕨類。

如今已成瀕危植物的鬯蕨，當然不能再拿來食用，必須好好保護，才能讓更多的人有機會看到這種珍稀蕨類。

出風溪出海口最明顯的地景，便是在地人口中的「撞破船」，也就是發生船難而殘留下來的殘破船骸。由於恆春半島東西兩岸都有強勁的黑潮流過，自古以來就有不少船隻因受到颱風或其他因素影響，漂流之後擱淺在海岸線上，半島東岸為黑潮主流又多礁石，船隻失事的案例更多，因此「撞破船」不只一處，而是從出風溪往北到鹿寮溪一帶，都可見到或多或少的殘跡。

出風鼻岬的南境，是一個小小的海灣，海灣下有一片寬闊的海蝕平台，上面也擱淺許多大小不一的廢船體，看起來就像是個大型的廢船墳場。小海灣的山腳下，有一條「之字型」小徑，可以到達出風鼻上方的草原區。



空中看出風鼻海蝕平台，破船的殘跡更明顯。



出風鼻的石頭屋，今只剩下一排駁坎。

小徑旁的山腰下方，有一排殘遺的駁坎，潘願吉說這裡原來有好幾間石頭屋，主人是來自豬勝束山頂部落的賴阿明，民國四十年左右在這裡蓋石頭屋，以放牧羊維生，到了民國五、六十年更見規模，特別加蓋了石頭砌成基座的羊舍。

不久海軍陸戰隊要在這裡蓋二間營房，整地時將家屋以及羊舍拆除，最後卻放棄這裡，接著電力公司要立電桿牽電到鹿寮溪的營房，挖掉了牛寮、羊寮的土石來填地基，這幾間房子就漸為人們遺忘了。

出風鼻名稱的由來，是因為這個岬角是恆春半島最突出於海中，每每東北季風來襲，強勁的東北風直擊岬角，風顯得特別大，彷彿風就是從這裡生出來似的，在地人乃以「出風」來稱呼這個岬角。

出風鼻因風浪特別大，受到海蝕的作用也特別大。



出風鼻附近都是砂岩海岸地形，由於受到侵蝕的作用不同，形成各式的海蝕景觀，常見的有蜂窩岩、風化窗、結核、棋盤石、豆腐岩等，每一種都因不同的內在條件與外應力，呈現出各式各樣的造型，是認識海岸地質與地形景觀，最佳的大自然教室。

出風鼻之北，原本平坦的海蝕平台漸成了單斜地形，就在單斜抬昇得最明顯的地方，有個奇特的名字叫「蛇入」，地名由來無法探知。有位伙伴在單斜抬升的溝槽間，發現了一大堆的牛骨，頭、脊椎、肋骨、腳骨、蹄 都有，潘願吉說：「彼是外口个人來這打野牛，劊牛留落來个啦！」

早年因有人在出風鼻放牧水牛，後因逃逸或主人放棄而漸成野牛，繁衍了幾代之後，形成為大小不一的野牛群。這些重拾野性的牛群對人的態度並不友善，甚至會主動攻擊人，因此出風鼻附近野牛出沒或攻擊人的事件，早已不是新聞，但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獵牛者？他們又是從那裡來的呢？



出風鼻的海蝕址形，包括：蜂窩岩、風化窗、棋盤石、豆腐岩 等。



蛇入的屠牛現場，頭骨、遺骸 等散落一地。



巴丹鼻相傳曾有荷蘭公主寄居，今已倒塌。

「出風鼻的野牛又多又壯」，原本只是警告入山人的話，沒想到竟成了引來不肖人士盜牛的誘因。他們四、五人成一組，帶著獵犬和散彈槍上山獵牛，遇到牛群先放狗去追，鎖定目標後便開槍射殺，有牛隻倒地就當場屠宰，割取上好的肉由大家揹負下山，每人都得揹 50~60 台斤的牛肉，販賣所得更是驚人，據傳都能分到一萬元以上呢？

殘忍的屠牛遺骸，不只在這裡出現，探勘出風鼻頂及田螺溪時，也發現同樣的遺留物，顯然出風鼻獵牛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盜獵方式，值得各界重視。

田螺溪到鹿寮溪間的海邊，有一處原本由多塊巨岩堆疊在一起，形成的天然岩洞。地方傳說早在荷蘭時代，曾經有一位名叫巴丹的荷蘭公主因船破漂流到這裡，躲在洞內過了好長的日子才被發現，因此這裡就叫做巴丹鼻（但地圖上標示的「巴丹」在出風鼻之南，並不是在北邊）。

巴丹公主的故事根本不可考，近代卻有一對漁人夫婦以石洞為漁寮，先生名叫詹新枝，這個洞也就被稱為新枝寮。

潘願吉帶大伙去尋找充滿故事的洞，卻因底部侵蝕嚴重，上方的石頭崩落把洞塞住，雖無法進入洞中一探究竟，腦海中卻突然奇想著：八瑤灣事件時，登岸求生的琉球人先是被兩位漢人引領往南走，夜裡就叫他們擠在一個石洞中。歷史上的石洞，和眼前的這個石洞，會不會是同一個呢？

鹿寮溪出海口的右岸，也有三間房子，其中一間的主人姓潘，大家都叫他海軍伯，因此三間不同主人的漁寮，都被稱為海軍寮，不了解的人恐怕真的會誤以為是海軍的營舍呢！

出身滿州的海軍伯，幼時就跟父親從欖仁溪翻山到鹿寮溪「討抓」，為了有地方可以棲身，才取石材搭建漁寮，後來另有二位漁人也在旁邊建造石頭屋，漸成為滿州或欖仁溪人到海岸捕魚，最重要的休息、過夜據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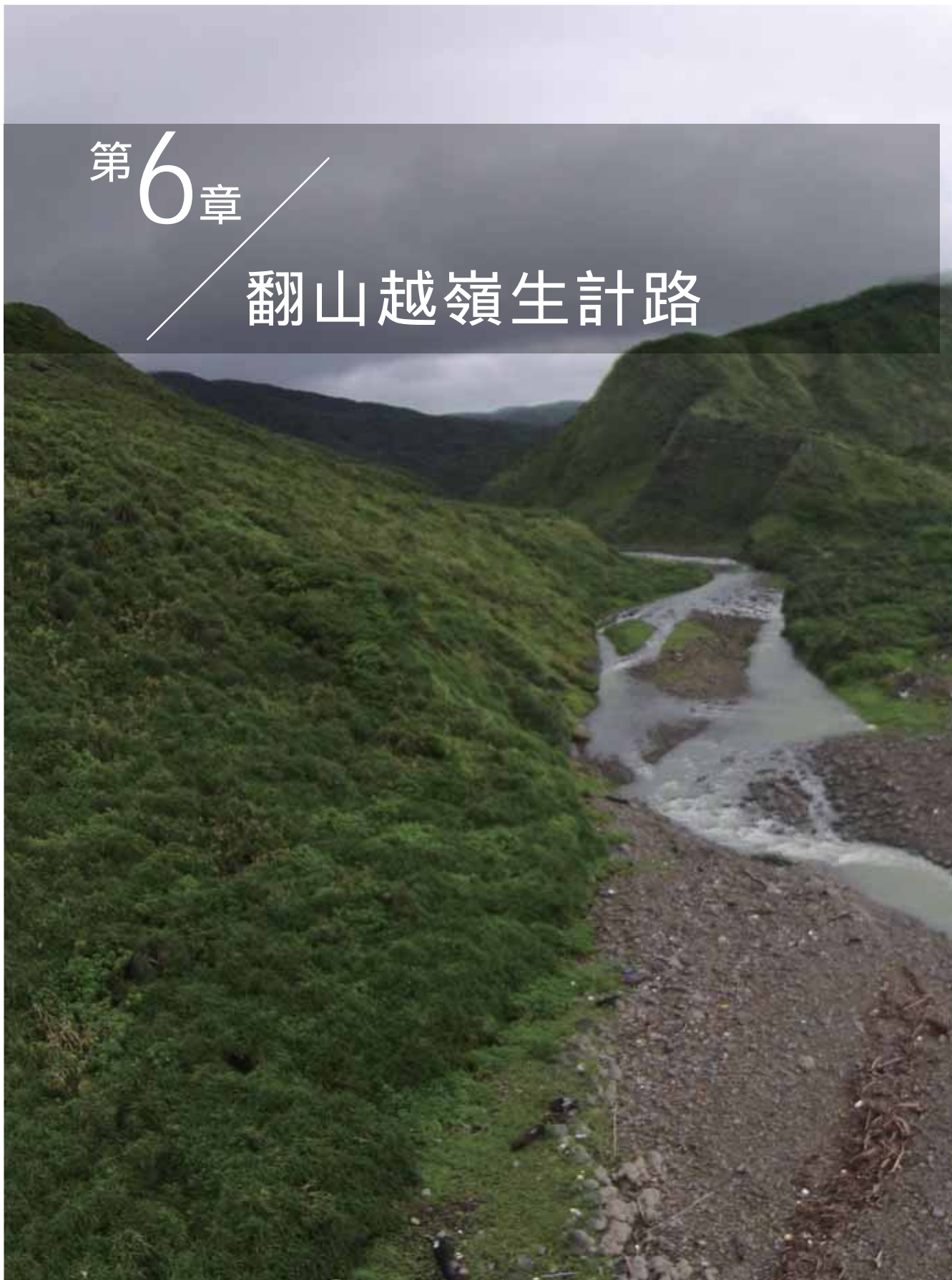
海軍伯過世以後，他的兒子還曾經在這裡住了一段日子，後來還是選擇到外地上班，漁寮因此荒廢，草木與林投蔓生的結果，原本的三間漁寮很快就被完全包圍了，到現在鹿寮溪出海口的這小片沖積地，只見到生育良好的林投形成一大片的叢林，海軍伯的漁寮和故事，早就被掩蔽在密林之下了。


鹿寮溪口的漁寮已被林投淹沒，壯觀的海蝕地形依舊沒變。



第6章

翻山越嶺生計路





翻過了山是海還是家，營生的人永遠不能計較路途的遙遠或是顛簸，營生的人從不在乎只為填補家的溫暖，每一個腳印走出來的都是有血有肉的生活古道。

曾經用家屋、祭台和大白榕建構生活領域的舊社，失去了族人之後，屋倒牆傾，蔓草叢生，時間掩埋掉的不只是一個個的舊社遺址，更是一頁頁活生生的歷史 ！

開田挑穀的出風鼻古道



住在欖仁溪部落的江新聰，對出風山區瞭若指掌。

豬勝東部落以及山頂部落的族人，主要選擇阿勒喀路翻山越嶺到東海岸討生計，滿州聚落與欖仁溪部落的鄉親，則選擇從欖仁溪出發，目的地則有二個地方，一是出風鼻，二是鹿寮溪。

我們決定先探勘出風鼻古道，特別請欖仁溪部落的江新聰擔任嚮導，另外還請潘尚明、王士冠、江宏騏同行，其他的工作伙伴除了我，還有楊翠玲、張珈晴、黃愛娟等。

來到欖仁溪部落，我都會先去祭拜馬卡道族的老祖，祈求探勘順利、一路平安。從部落北方的停車場轉往東北行，過了雨來菇農場後，涉過流水潺潺的後壁溝溪，往上便是日本時代種植的樟樹林。江新聰回憶父祖跟他講過的話：「聽講這片山坡自古就有真濟樟樹，清朝時就有真濟人



欖仁溪部落規模不大，是馬卡道族和斯卡羅族混居的部落。

入山採樟結腦，到日本時代乎人斬得差不多，官廳才叫人來種樟仔，本來嘛是欲結腦用个，沒想日本戰敗後，這片樟仔就愈來愈大叢。」這段話也可以印證恆春半島早期盛產樟腦的歷史。



出風鼻古道至今仍被使用中，路跡清楚明確。

潘尚明也告訴我們，當地人稱這裡為「遊民仔」，因為中日戰爭期間，官方動員民眾在樹林中蓋有防空洞，每次空襲時，人都躲到這裡，結束後才回家，大家來來去去，就像「遊民仔」一樣。有些人嫌麻煩，乾脆就在林中找地方蓋房子居住，直到民國五、六十年，這些房子都還在，但逐漸屋傾牆倒，全都還給了大自然。

樟樹林之下，可以見到許多原生的植物，像是枝幹可做為染料的紅果柃木、木柴耐燃的好柴薪山龍眼、口感清爽且美味營養的恆春山藥、具有清熱祛濕、通經活絡、拔毒生肌效能的珊瑚樹以及斯卡羅族人和排灣族人視為神聖之木的蟲屎。同時也發現一群變側翼腹胡蜂，這種蜂因為體型相當小，看起來相當不起眼，民間都俗稱為雞屎蜂。

植物與生活



不起眼的蟲屎，卻是原住民的聖樹。

蟲屎的神聖意涵

分布在台灣中、南、東部平野或低矮丘陵，各地常可見到的蟲屎，是典型的先驅植物，尤其是在崩塌地、森

林的邊緣、溪畔和路旁，陽光普照的地方最容易見到它的身影。

蟲屎因質材色白，又被稱為白樹仔、白布樹，為台灣原生種落葉性喬木，因生長環境的差異，植株可從1、2公尺到10公尺，幼株密生黃褐色星狀毛，成樹則變得平滑。單葉互生，具有長柄的掌狀脈，簇生於枝端，幼葉會裂開3-5片，成熟葉則為卵狀心形或橢圓形，外緣呈粗鋸齒狀。

蟲屎葉最大的特色，就是葉基部的腺體。腺體其實是大多數大戟科植物的特徵，功能是吸引螞蟻來互利共生，螞蟻經常在葉片上出沒，自然阻擋其



蟲屎葉基部的腺體，是最大的特色。

他昆蟲來侵害，葉子會比較完整；但每種大戟科植物的腺體並不相同，白苞子的兩個腺點有點往內凹，蟲屎的一個腺點往外突出。

蟲屎和大多數原生植物一樣，都擁有耐旱、耐貧瘠、抗風、生命力強等特點，但它最容易讓人討論的，卻是何以名為「蟲屎」？

蟲屎名字的由來，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常見的就有五、六種之多：一、因葉片基部的腺體，看起來像是昆蟲的排遺；二、蒴果表皮有黑點像蟲屎；三、葉柄和葉連接處常有黑黑的點像蟲屎；四、黃綠色的雄花數量很多，大量落下時堆在樹下，看起來就像是蟲拉的屎；五、小圓球狀的果實，容易被人看成是蟲屎；六、葉片上附有褐色星狀毛，像是黏到一些小蟲屎，看起來髒髒的。

無論那一種才是「蟲屎」名字真正的由來，人們利用它的歷史卻已久遠，漢人很早就拿來藥用，認為它的根有祛風、利水、消炎、驅蟲之效，可治下消、

跌打損傷等；樹皮及葉子可用來發汗。近年來則利用其耐旱、耐瘠、抗風的特性，種植做為護坡樹或是景觀樹。

原住民的世界中，蟲屎各有不同的用途，北部的泰雅族取其木材色白，質地輕而堅，不吸水氣，不易龜裂，易於加工等特色，取來做為刀鞘用材；阿美族人也利用蟲屎材質輕而堅，不吸水氣的優點，做成魚網的浮筒（浮標）。

南台灣的排灣族人不只應用得最廣，更視之為是神聖之樹，鍾明哲、楊凱智合著的《台灣民族植物圖鑑》中載：

「蟲屎的樹幹內常有鞘翅目昆蟲的幼蟲蛀食，在物資缺乏時，排灣族人也會找尋這些幼蟲取食。蟲屎的葉片，也能充作蒸煮食物時的鍋蓋。」

恆春半島上的排灣族人，對蟲屎葉更深刻的記憶，則是耆老們口中出草的世代，砍下的人頭要在部落外找個地方，先洗掉血水、煮熟剔肉再掛到雀榕上風乾，才能帶回部落放在頭骨架上。帶回部落的過程就要用蟲屎的葉子，將頭骨包覆好。

可能是用它來包覆頭骨，排灣族人自古便視蟲屎為是神聖之物，日常生活中絕對不會拿來起火煮東西或其他用途，只限於雕刻門板、圖騰或者做成刀鞘，若有人受傷或生病時，則會取樹幹做成擔架，因其質地堅而韌，不易龜裂，傷病之人被抬過崎嶇不平的山路，較不會受到撞擊或震動，可減輕傷病者的痛苦。



磨刀溪因入山之人都在這裡磨刀而得名。



紅果金粟蘭的肉質漿果，顏色鮮艷，果期又長。

樟樹林上方的坡度變得相當陡，費了一番力氣上到第一個鞍部，再下陡坡不到 100 公尺，來到一條水源豐沛的小溪，它是後壁溝溪的上源，更是欖仁溪部落的水源頭。在地人稱它為磨刀溪。入山工作或打獵的族人爬過了陡坡，都會在此稍事休息，除了補充飲水，溪裡的厚砂岩正好磨刀，「磨刀溪」之名乃因此而生，直到今天，入山的人依舊會取下刀磨一磨，因此河中的硬砂岩上，到處可見新舊不同的磨刀痕跡。

再往前進入一大片雜木林，由於林木茂密，沿途可以看到天空的地方不多，這段路變得又悶又長，幸好林下的生態多元，起起伏伏的林道，成了豐富的原生植物之旅。

古道沿途常可見到的是紅果金粟蘭，為多年生半木質的常綠灌木，高不到 1 公尺，植株分枝多，莖節膨大，革質葉對生，卵狀披針形或長橢圓形，邊緣具粗鋸齒。夏季會開出淡黃綠色的穗狀花序，因花小並不怎麼吸引人，所結出的球形肉質漿果，大小約 0.5 公分，秋天時由綠轉成鮮艷的紅色，果期又可越冬，似乎生來就是為了灰暗的林下，增加些許生命的顏色而存在的。

台灣中部和南部海拔 500 公尺以下，陽光充足平地或山林間，都有機會看到的土密樹，排灣族人稱為 Zyazyai，漢人有許多別稱，



出風鼻古道與鹿寮溪古道及相關地理環境示意圖
(繪圖/劉於晴)。



山林投都在林間攀附著大樹而上。

最特別的是「補腦根」，因其根常被民間應用在安神、神經衰弱等，早期有人不小心被狗咬到，會取其莖葉用水煎服，相傳才不會染上狂犬病。

竹柏也被稱為黑皮杉，因長得慢而使薪材特別硬，是早期族人用來建屋最好的材料。紅淡比今常被栽種為行道樹及庭園樹，早期則利用它緻密的薪材，拿來做為牛車輪的軸心，也是雕刻小型圖騰、飾品最好的材料。

總是在林間攀附著大樹而上，葉線狀披針形，葉緣有銳鋸齒，但葉子、植株都小的山林投，又名山露兜、林投舅等。平常看起來一點也不起眼，令人驚艷的是它的單性花，鮮黃色的構造是佛焰苞，中間3~5枚肉穗花序呈總狀排列，淺黃色花序長約10公分、徑只有2公分左右，盛開時會有一股濃濃的焦糖香味，雖說是春未到夏季開花，但開花的比例不高，因此不容易見到。

地被上則常會見到東一叢、西一片的「地生花」，這也是恆春半島特有的植物，名為大武蜘蛛抱蛋。

蜘蛛抱蛋或山豬之耳？

大武蜘蛛抱蛋和薄葉蜘蛛抱蛋、霧社蜘蛛抱蛋，為台灣原生的三種蜘蛛抱蛋屬植物之一，它們為什麼會被稱為「蜘蛛抱蛋」呢？

全世界約有 50 種蜘蛛抱蛋，這些百合科植物的名字由來有二個說法：最普遍的說法是因為花。蜘蛛抱蛋的花直立著生於葉基間，基部具有 2-3 枚苞片，花被 8-9 枚，鐘形紫色或暗紫色，葇荑狀子房著生在花被中央，柱頭紫紅色，圓盾狀膨大，上面具三或四深裂，裂縫中心部分微凸，裂片先端微凹，邊緣向下反捲，花型看起來就像是八腳蜘蛛抱蛋的樣子。較不普遍的說法是花謝後結成的綠色漿果，外形有點像蜘蛛卵，露出在地面交錯的地下莖，像是多手腳的蜘蛛，因而得名。

植物界因其花型稱作蜘蛛抱蛋，台灣原住民因長期利用其葉子，乃以葉型稱為山豬耳。多年生常綠宿根性草本植物，單生葉從匍匐蔓生的地下莖抽出，直立向上生長，葉具狹長假葉柄，中肋明顯，葉片革質，基部楔形，先端漸尖，大型披針形至近橢圓形，大都兩面都是綠色的，有的會稍有黃白色斑點或條紋，以葉形來看，還有幾分像是挺直的山豬耳朵，才會被稱作「山豬耳」。

台灣的三種蜘蛛抱蛋，都是日本時代植物學家早田文藏命名的台灣特有种，三種蜘蛛抱蛋的分佈地點和生態都有明顯的差別。

東部及北部高 1000 公尺 1800 公尺山區常見的薄葉蜘蛛抱蛋，植株較大，葉長為 50-60 公分，因它的葉子先端漸狹，也被稱為銳葉蜘蛛抱蛋。霧社蜘蛛抱蛋分佈在中北部及中部中海拔地區，植株及葉子都是三種中最小的，葉片長只有 30-40 公分，寬 3-5 公分，名字前冠上的地名，乃是最早被發現的地方。



台灣原生種的蜘蛛抱蛋共有三種，圖為薄葉蜘蛛抱蛋。



大武蜘蛛抱蛋是恆春半島常見的一種。

大武蜘蛛抱蛋又名台灣蜘蛛抱蛋，主要的分佈地在台東縣及屏東大武山、恆春半島，約 300-1000 公尺的山區，植株較大，葉子較厚，喜歡生長在密林之下，以對抗炎熱、乾旱的環境，葉子可長到長 50-70 公分，寬近 15 公分，且纖維相當強韌耐用，早期原住民用來編成遮雨的戴具或穿具，又因

葉有特殊香氣，恆春半島上的排灣族、恆春阿美族以及斯卡羅族，都會取來包 cinavu（吉拿富），獨特的香氣與滋味令許多耆老難忘。

中醫則稱蜘蛛抱蛋為單葉白枝、飛天蜈蚣、本知母或獨葉蘭，清代植物學家吳其濬著《植物名實圖考》載其效用：「治熱症，腰痛，咳嗽。」可入藥的地方是地下根莖，一年四季都可採收，鮮用或曬乾皆可用，性溫、平，味甘、辛，微澀，無毒。漢人用水煎服，以治經閉腹痛、風火頭痛、牙痛、肺熱咳嗽以及傷暑發熱身痛（中暑）等。

恆春半島上的族群，則採其地下莖，搗爛後包傷處，用來接骨、治跌打損傷、筋骨痛等。

走過密生的雜木林，又是一個鞍部，接下來是一段小稜線，起伏不定的路讓人感到更加漫長。自古利用這條路的人大多為了營生，來時一心想去耕地或獵場，回去時則是負重而行，從來都不能嫌路遠，潘尚明唸小學時，寒暑假都和同學幫人家背稻穀回家，只要認真一點，下學期的學費就有了：「這條路哪會歹走？卡早我走二點多鐘就到了，有時一天早起、下晡各行一擺，為著賺錢愛卡認真个。」

山徑上，出現許多野牡丹科的植物，包括：野牡丹、小金石榴、野牡丹藤以及鏽葉野牡丹等。野牡丹科的植物遍佈全世界，共有 200 屬 4000 餘種，屬於台灣原生種的有 11 屬 19 種，這裡就有四種，都屬於台灣原生種的牡丹科植物。

四種植物中最常見的莫過於台灣野牡丹，又稱為山石榴、王不留行或者九螺仔花，為被著剛毛的常綠小灌木，每年春夏之際



小金石榴為台灣特有種植物，分佈在南部淺山。



恆春半島是台灣野牡丹藤的原生地。

開花，桃紅色的花朵點綴在林間，相當美麗動人。花謝之後，子房漸成熟，呈半圓壺形，等到轉為紅褐色代表果熟，鄉野中長大的孩子，都懂得去摘成熟的果實食用，此外嫩莖也可以生吃，味道微酸，脆而可口。

小金石榴又名恆春布勒德木、尖瓣野海棠，為台灣特有種植物，分佈在南部淺山，屬多年生小灌木，葉子卵或披針形，有一對離基脈，外緣呈小細鋸齒狀，兩面疏被毛；頂生的白色小花會陸續綻放滿樹，且耐陰性極佳，常在密林之下看見到它兀自開花的身影。

野牡丹藤分台灣和蘭嶼二種，恆春半島所見的以台灣野牡丹藤為多，為

多年生常綠蔓性灌木，株高可達 150 公分，略圓的枝幹具剛毛，花頂生，下垂的繖形花序會聚集成串，白色會帶點粉紅色，葉子橢圓形，二離基脈外還有二側脈，輪生葉使它和原產於東南亞熱帶雨林的珍珠寶蓮有明顯差別，現已成為園藝植物的珍珠寶蓮，葉子是對生的。

鏽葉野牡丹又稱大野牡丹，也有人寫成繡葉野牡丹，但「鏽葉」乃因葉背密被著棕褐色或近鐵鏽色的毛茸而得名，「繡葉」則不知如何解釋？大野牡丹為常綠性喬木，許多資料寫可以長到 4~5 公尺高，但在這片林子中，到處都可見到 6~7 公尺，甚至更高的大樹。

全世界只有在台灣才能見到的鏽葉野牡丹，屬於台灣特有種，分布的地區也只限於台東山區、墾丁國家公園南仁山保護區以及蘭嶼和綠島，達悟族人稱為 *Vusinsin*，是製作拼板舟的第一層船板。

山徑中不僅有野牡丹科的植物，另一種小巧卻同樣令人眼睛一亮的植物，便是山月桃，在地人稱為小月桃，它只生長在山林間，跟原住民的關係向來密切，江新聰就常利用它：「阮若上山討生活，煮三餐無帶薑，就取山月桃薑來用，呷起來更夠味哦！」



鏽葉野牡丹，因葉背密被近鐵鏽色的毛茸而得名。



植物與生活

小巧月桃以山名

月桃是台灣海拔 2000 公尺以下山林和平野，最常見的薑科植物，但一般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月桃不僅是品種名，更是這一類植物的通稱。

不同的地方，受到氣候與環境的影響，月桃會產生許多變異，植物學家乃依不同地區的特色，冠以不同的地名以為區分，像是：屯鹿月桃、恆春月桃、烏來月桃、屈尺月桃、角板山月桃、宜蘭月桃、南投月桃、阿里山月桃等，至於山月桃，顧名思義乃是生長在 300-1000 公尺，低中海拔山區林下的一種月桃。

薑科月桃屬的山月桃，又被稱為山月桃仔、中位月桃、紅三七、七葉蓮以及小月桃。小月桃這個別名是指它的植

株而來，株高約只有一公尺，和其他月桃株高二、三公寸相較，明顯小了一截；此外羽狀平行脈，長圓形或披針形的葉片，也不到一般月桃的一半大小，長只有 20-50 公分，寬僅 5-12 公分；短柄長只有 2.5 公分；葉舌長 0.5-0.6 公分。

莖、葉小，花也同樣很小，直立頂生的圓錐花序，長只有 10-15 公分，寬 2-4 公分，每一分枝長 0.8-1.3 公分，會聚生 3-4 朵；白色萼筒狀的花間帶有紅色斑點和黃暈，長不到 0.5 公分，頂端具圓齒或疏緣毛；萼管長花冠管短，花冠三裂片，唇瓣為卵形、短二裂，基部漸狹成瓣柄，頂端急尖，造型相當小巧可愛。

事實上，台灣大多數的原生種月桃，都曾被應用為藥用植物，種子認為有



恆春半島的人稱山月桃為 Ali，是大自然賜予的山野薑。

提神醒腦、消毒殺菌的功效。蔓生的地下宿根可健脾暖胃、行氣止痛之效。嫩莖可當蔬菜食用，可治脘腹氣脹，食積。

台灣原住民也非常廣泛地利用月桃的各部位，阿美族、排灣族、卑南族人都會取月桃葉鞘曬乾用來編成臥蓆、盛籃等，月桃葉則用來包 cinavu（吉拿富）。

恆春半島的排灣族人和斯卡羅族，稱山月桃為 Ali，認為它是大自然賜予的山野薑，野外時會取嫩莖來煮食或

蒸食，在家則做為其他料理的配料。它的葉鞘雖較短，卻比月桃更堅韌，是狩獵或山林採擷時，最方便取得的天然繩索。

早期恆春半島的排灣族舉行三年祭或五年祭，山月桃是固定刺球架最重要的東西，為了祈求祭典順利、族人平安，青年上山採山月桃時，都要請巫師祈福並驅邪，避免惡靈隨著山月桃來到部落，採回來的山月桃，不能任意跨坐，如此在舉行祭典時，才能確保平安、順利。



恆春半島的人稱山月桃為 Ali，是大自然賜予的山野薑。

用過午餐，山徑開始緩緩下降，經過溪仔口溪源頭的山頂後，看見好幾棵樹木因生長得較密，東北季風期受到強風吹襲，樹幹相互磨擦致使樹皮部分都被磨掉的現象，如果兩棵樹不同品種，一棵生長較快，另一棵較慢，生長快的那棵生長出的新表皮層，很可能將另一棵樹包覆在一起，我們就看到有一棵鏽葉野牡丹將一棵軟毛柿包覆在一起的奇景，伙伴們笑稱那是「包養樹」；而這種現象也只會出現在面海的季風林中。

一路沿著稜線下山，沿途的植物相依舊豐富，細柄雙蓋蕨、莎勒竹、紅花八角等都有自己的群落，另外在林木之間，也有許多的大果藤榕攀爬滿樹，黃澄澄的果子或高或低的掛在樹上實在誘人，幾位同行的在地伙伴都有爬樹摘野果的經驗，早期都是摘來自己吃，近二、三十年才有人專門收購，但到了近幾年又沒有買了，主要是種植容易，想做這種「野生愛玉」生意的人，都在自己的山園或庭院中種了起來。

過了密生的大果藤榕區，隊伍離開稜線往西南方走，繞過出風山的南麓，除了發現不少的誘捕食蛇龜的陷阱籠，還發現山豬挖地的殘跡，這些山豬是來挖薯榔吃的，早期就被先民應用為染料植物的薯榔，原來也是山豬喜愛的食物。

好不容易終於出了密林，來到芒萁埔，這片面朝東北的山坡，

每年都要面對東北季風的肆虐，高大的植物無法生長，芒萁因而成了優勢植物，等到芒萁長遍了荒埔，其他植物也就很難再長出來了。

整天都在林中活動的伙伴們，視野突然寬闊起來，大家都感到興奮，前面還有二個起伏



出風鼻古道半途的芒萁埔，視野開闊。



出風山區の唐杜鵑，可能是分佈最南的記錄。

的山巒，之後還有一大片較平坦的林地，距離大海還一段相當遙遠的距離，促使我們持續趕路。

下到芒萁埔的底部，又是海岸季風林，在林間穿過二個山巒，接近出風溪河谷時，坡度愈來愈陡，人行加上水流的作用，出現一道深及腳膝的侵蝕溝，使得路更加難行。就在這向陽的坡面，出現好幾叢又名唐杜鵑的中原氏杜鵑，這種台灣原生杜鵑，分布在台灣南北兩端，南部的採集記錄只在南迴公路的壽嶼一帶，沒想到會在出風山區遇見它，這幾叢可能是分佈最南的記錄。



潘阿三石頭厝殘跡，如今只剩下駁炭。

好不容易終於下到出風溪中游的沖積地，山腳邊有個廢棄的獵寮，潘尚明確認是十年前獵人為了誘捕食蛇龜特別搭建的，雖然廢棄多年，卻仍有殘遺的老鼠籠，分別踩壞後，再去看另一間石頭屋。

石頭屋有主屋和廚房二間，主屋向西南，廚房在家屋左後方，石頭明顯來自河裡的厚砂岩，但不是石板而是岩塊砌疊而成，另外在廚房附近，還發現一個赭紅色的日本酒瓶，上有浮雕：「㊦ 633mL，キリンビール（麒麟啤酒）」字樣。

石屋的主人姓潘，大家稱他「阿三伯」，原本是蚊蟀（今滿州）

的馬卡道族人，在這裡開田種水稻，再挑到滿州去賣，雖然辛苦，卻是日本時代末期到民國五、六十年，最令人稱羨的生計。

早期得以在港口溪營生時，沒有人會願意到這麼偏遠的地方耕作；日本時代實施普通行政法後，大頭目的土地權分散到耕作的人手上，漢人看準這個機會，使盡拐買、詐騙、偷竊等各種方法，迫使土地所有人將土地脫手，因此失去土地的人並非只有豬勝束社人，還包括原本琅璠十八社下轄的斯卡羅族、恆春阿美族、排灣族、馬卡道族人等。

失去了土地，就等於失去生活的依靠，才會引起再一次的大遷徙，有些人費盡千辛萬苦回到後山重新建立新的基業，無法離開的人，只能尋找新的生機，杳無人跡的半島東岸成了他們最後的希望。

半島東岸都是綿延的山丘，海岸線上更沒有平坦地，因此除了以漁獵維生的史前文化人，並沒有其他較大的聚落，因而被認為是難以謀生之地，但一些族人來到這裡後，才發現出風溪和田螺溪的中下游，河道平緩而彎曲，形成許多沖積地，很適合開成水田，溪海中各有豐富的水產，足以溫飽家人，因而相繼在溪岸開田建屋，開啟了全新的生活，也才走出這條至今仍通行無阻的出風鼻古道。



潘阿三石頭厝附近遺留的日本時代酒瓶。

兩溪流域的稻田與石頭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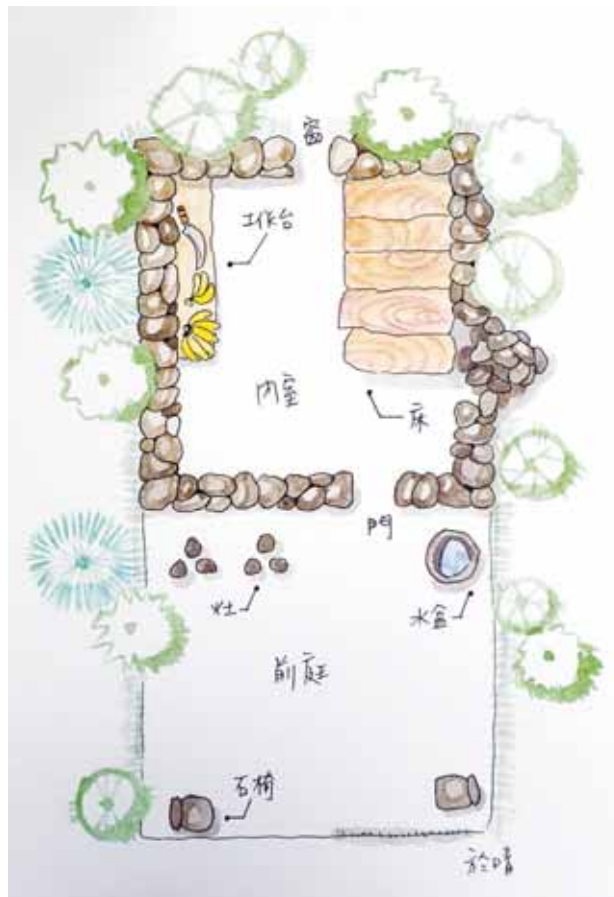
出風溪雖不大，但終年都有水，可供農田灌溉之資。

為了了解日本時代以來，出風溪和田螺溪沿岸墾作的情形，我又請了潘願吉和賴龍仁當嚮導，帶領我和楊翠玲、宋立仁、黃愛娟、張珈晴、廖敏伶、鄭雲翔等伙伴，細探這二條水源豐沛的小溪，到底開過多少田、蓋過多少間石頭屋？

出風溪最上游右岸的石頭屋，主人名叫潘阿三，主屋寬只有 3.6 公尺、深 5 公尺。這麼小的房子，可說是整個山區大多數石頭屋的標準格局，但要怎麼住人呢？

會產生這個疑問的人，顯然是以現代人的居住觀念來定義家屋，早期在山區所蓋的石頭屋，屋子裡只有二個功能，一是睡覺，二是儲物。其他無論是烹煮、用餐、洗浴、休憩 都在前埕，因此屋前都有相當大的前埕，稻穀收成之後也是利用前埕來曬穀的。

主人沿著河岸開闢許多水田，起碼有三、四甲，灌溉的水是從上游引進的溪水，稻子收成曬乾後，再到滿州或欖仁溪找孩子幫忙揸出去，這種產運方式一直維持到民國七十年左右，潘尚明等這輩民國四、五十代出生的人，不少人的孩提時期，都是到山區來背米度過的！



豬勝東社移民所建石頭屋平面配置圖。（繪圖／劉於晴）

潘阿三石頭屋稍下游的曲流，同樣在溪的右岸，另有一間豬勝東移民潘阿福的家屋，面寬 3.8 公尺、深 4.72 公尺、雖然沒有屋頂，還能量到屋牆高 1.8 公尺，面南處留有門，寬 1.1 公尺，這間屋子築在較高的河階上，屋前地勢較低的也開為梯田，粗估約有一甲地。

往下還有一大片約有三甲大小的田，如今長滿了毛葉腎蕨，但河岸邊用石頭砌的駁坎依舊大致完好，駁坎上的香果依舊每年開花結果，只是不知地主有幾位？是些什麼人？

出風溪再往下流，無法穿越大片的單斜地形，只得再往左岸轉彎，有些被沖破的岩層長年遭受水的沖刷，形成了豆腐岩，在這裡左行可通往出風鼻上的大坪和小坪（俗稱出風鼻大草原），右行則可下到基福寮或潘願吉的濱海小屋。



毛葉腎蕨是半島原住民用來編祭典的頭飾。

發源自出風山的出風溪，最平坦的一段就是中、下游，流徑旁的靜水區，是魚蝦貝類最佳的生長環境，溪裡知名度最高的魚蝦首推俗稱過山蝦的貪食沼蝦，這種有一大一小的長螯，蝦紅素比一般蝦子高的溪蝦，至今仍是恆春半島許多餐廳最受歡迎的「山海產」。

早期溪流裡食用的螺有兩種，一是俗稱尖尾螺的錐蝷，人們撿拾來煮湯，鮮美無比；二是俗稱鴨母螺的瘤蝷，人們撿拾回家用來餵鴨子，認為吃了鴨母螺的鴨子會長得特別好。河中的蟹類有字紋弓蟹、毛蟹；比較深的水潭中，還有可能會出現鰻魚。

民國六十年左右，來這裡抓蝦蟹的漁人，一個晚上就可以抓幾十斤，有時抓得更多，必須要用肩挑才能挑回去。

這片斜躺在出風溪中的豆腐岩，不僅是許多條路的樞紐，更是重要的漁獵基地，往來的漁人或獵人本就很多，自然成了往來行旅的休息或過夜之所，因此在豆腐岩的東境，設有一處供奉土地公（山神）之所，無論往東或往西、不管捕魚或狩獵，來到這裡的人，都會備些檳榔和香煙，舉行一下 palisi。



恆春半島重要的溪產——過山蝦。



恆春半島重要的溪產——尖尾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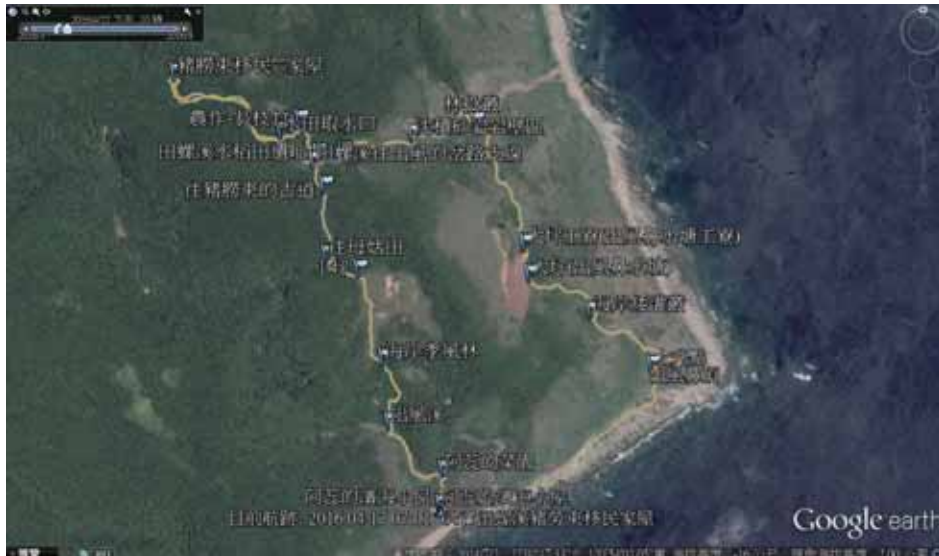


出風溪中的豆腐岩，是山區通往許多地方的樞紐。



往來行人都不忘祭拜出風溪的土地公。

土地公稍下游的左岸，還有一大片連著七畦田的水田遺址，佔地可能超過五、六甲，主人據說有好幾位，水田的最下方，還有一個長 25 公尺、寬 18.6 公尺、高 1.4 公尺的養殖池，七畦稻田的灌溉用水最後會匯流到養殖池裡，主人利用天然純淨的水養吳郭魚和草魚，不易染病且可以長得更肥碩。



田螺溪豬勝東社移民墾作地探勘 GPS 路跡衛星定位圖。

探訪過出風溪沿岸的墾作區，接著還要探訪田螺溪沿岸的移民。這趟從濱海小屋出發，在出風鼻之南上了出風鼻頂，經過有大水塘的大坪時，遇到了一群野牛，我們設法發出巨大的聲響，才將野牛群趕跑。

出風鼻草原旁的矮灌叢中，潘願吉特別向大家介紹燈稱花，特別以他親身的經驗，向我們介紹這種植物：「阮自細漢上山就咬燈稱，攏嘛不用帶水，嘴內甘甘攏袂嘴乾。」

探勘小組先下到田螺溪，再沿河上溯，過了壯觀的沈積砂岩岩壁區，河床明顯平坦許多，不久出現曲流，河左岸上方的台地上，有一間家屋的殘跡，但只剩一道基座，倒是屋旁的曬穀場較為完整。



似梅味甘燈稱花

常見於中低海拔林下的燈稱花，因自古就被民間廣為應用，有一、二十個俗名，中藥材中的崗梅根，就是燈稱花的根部，崗梅乃因其枝葉頗像梅樹，花朵宛如縮小的梅花，且喜開放在向陽的山崗而名；更因其屬冬青科，會落葉且長得像梅花，而稱為梅葉冬青。

燈稱花的紫黑色枝條，衍生出多種俗名：一是萬點金，則因春天花季之期，紫黑色樹皮遍布的白色皮孔，就像散布在夜空中的滿天星斗。二、紫黑色小枝長得像秤桿，上密佈皮孔就像是秤子的標記點，因而名為燈秤（稱）花或秤花。三、全株多莖枝，主要呈烏黑色，於是有了「烏骨鷄」之名。四、亦稱白甘草，來自枝條的是橫切面，所呈現的米白色。

燈稱花另一個令人好奇的地方是，它雖屬終年長青的冬青科，卻是半落葉灌木，枝軟葉細，高僅 2-3 公尺，深色小枝密佈白色小皮孔。卵形葉只有 3 公分大小，外緣呈鋸齒狀，摸起來有點像紙。白色小花只有 0.4-0.5 公分，於開春時和新葉一起冒出來，花梗相當纖細，繖形花序，單生或 2-3 枚生在葉腋下。

無論被稱為崗梅或白甘草，燈稱花一直是著名的台灣中草藥，甚至被列為「民間草藥二十四味」中的涼喉茶或青草茶，因其樹根、枝條或樹幹都含有甘甜味，熬煮成茶味美甘甜，喝起來還帶有一點沙土味，恆春半島的原住民都稱它為沙土樹。斯卡羅族人在山林中狩獵或搬運貨物時，都會砍一段燈稱花的枝條，削掉表皮後咬在嘴中，一路生津止渴，不需要其他飲水。



常見於中低海拔的燈稱花，長得像梅花而名梅葉冬青。

主要分佈在熱帶地區的燈稱花，相關的文獻記錄也都集中在中國的南方地區，清代不撰著人的《陸川本草》載：「甘，寒。」民國初年蕭步丹的《嶺南

采藥錄》也說：「清熱毒。煎涼茶多用之。又治疥蟲。」可見本身帶有甜味，可生津止渴的燈稱花，不管到了什麼地方，都是人們喜愛的青草涼茶。

曬穀場對面的河右岸，則是大片的水稻田遺址，儘管四境不斷被樹林入侵，遺存的開闊地至少還有一、二甲，且部分田埂仍存，河岸邊的砌石駁崁也還有部分遺存，水田的最北境則有好幾叢的長枝竹，這些都是早期滿州移民來此墾作的明確證據。



檳榔園中的石頭屋，如今只剩下二道殘牆。

類似的開闊地還出現在河左岸的近山處，且連續有好幾塊，潘願吉說他小時候在林下看過好幾間石頭屋，我們分頭尋找，卻只看到些許殘跡。

回到溪床，終於在河左岸找到一間還有四面殘牆的石頭屋，這戶的主人是從豬勝東移民而來的，家屋面朝西，主體寬 3.4 公尺、深只有 4 公尺，殘存的門只有 75 公分，家屋的右方前有一口灶台，長 70 公分、寬 60 公分。

最特殊的地方是在家屋的左側，有一條寬 80 公分左右的水圳，這條取自田螺溪水源的水圳，灌溉稍下游的田地，包括近山邊的開闊地，面積可能超過十甲，在荒山野地中，出現這麼大的灌溉系統，最能說明日本時代開田種稻的規模。



家屋左側寬 80 公分左右的水圳，可以灌溉許多水田。



民國六十年左右，林務局和墾民訂定的承租地標。



空中看水田遺址，更能感受到先民拓墾的不易。

回程走一小段河床，便直接穿越河右岸的水稻田遺址，從西南境樹林間的小徑南行，這條路可經小坪到母菇田，顯然是阿勒喀路的北段。果然很快就來到小坪，這是出風鼻頂上的另一個開闊草原地，賴龍仁警告大家：「這是牛的運動場，隨時都會有牛在這裡吃草，大家快點通過。」

果然遇到一群野牛，幸好在小坪對面，我們設法把牠們趕跑了。我更好奇這些野牛是怎麼來的？滿州在地人都會說這是王丁所養的牛，後來他老了生病，有些牛隻沒人看顧，漸漸地就成了野牛。

恆春半島東岸的「漁路」

滿州地方人士口中傳誦的，不只是王丁的個人事蹟，甚至有以王丁為名的地方及小溪，這二個地方就在鹿寮溪古道上。

滿州人都知的鹿寮溪古道，是為捕魚而存在的營生之路，我心中惦記的還有鹿寮溪畔的鹿寮溪史前文化遺址。這趟任務擔任嚮導的是陳一男和江新聰，另有潘尚明、江宏騏、潘願吉同行，其他的工作伙伴有我、楊翠玲以及張珈晴。



欖仁溪產業道路上的百年土地公。

從欖仁溪部落出發，沿欖仁溪瀑布的產業道路前行，途中經過一座百年土地公與雨來菇農場，在越過欖仁溪前舉行了 palisi，來到往欖仁溪瀑布的岔路口，大伙沿緩坡上山，轉了三個連續的大轉彎，王丁寮就到了。

地方人士口傳中的王丁，是八七水災之後，來自嘉義（一說北港）的移民，不知如何找到這裡來，利用附近的天然材料檳榔樹、木材、竹子等，再撿了一些鐵片搭建了上下兩層的小屋，樓上住人，樓下養雞、鴨、豬維生，後來發現出風鼻有大片草原，於是買了二頭牛來放牧，不到幾年，竟成了出風鼻的養牛大戶，最盛時可能有好幾百隻，那些牛只聽他的話，因此有傳言說：「王丁皇帝命，喊動千萬軍，乞丐身，註定住破寮。」

約在民國八十年左右，年紀漸大的王丁因病被孩子接回嘉義，王丁寮因無人使用而漸傾廢，竹、木和鐵皮相繼腐爛，如今只剩下些許地基猶存，其餘就是廢棄的生活用品，像是鍋碗、塑膠容器、塑膠繩、雨鞋等。

王丁寮的院子裡，那棵陪伴王丁渡過不知多少寒暑的黃杞樹，雖然失去了主人，依舊以守護之姿，展現出昂揚的生命。



王丁寮僅存的生活遺物。



原本用來蓋王丁寮屋頂的鉛片，如今差不多快腐蝕光了。

黃杞有毒也是藥



王丁寮前庭巨大的台灣黃杞。

胡桃科黃杞屬的台灣黃杞，為組成台灣全島中低海拔暖溫帶林，最常見的落葉大喬木，樹幹高可達 25 公尺以上，徑 40-80 公分，樹皮具縱向不規則細淺溝狀裂痕，全株都是灰褐色的，卻以黃杞為名，主因它的薪材新鮮切面為淡黃色，時間漸久漸變成深黃色。此外，它也被稱為黃泡木、黃櫨、仁杞、楊杞、黃古木、土厚朴等，泰雅族烏來社群稱為 Hohotu，排灣族人則稱 Barogoru。

黃杞的原產地就在台灣，另外在中國西南部、海南島、中南半島及印度等地也常見，分布地都在海拔 1,600 公尺以下的闊葉樹林中，屬陽性物種，向陽坡面的發育良好森林，到處都可見到它的身影，主因它的扁球形堅果，有著像滑翔翼般的三裂片黃色膜質苞，中央的苞翅長達 2.5 公分，非常適合較遠距的飛翔，只要風起便能順勢起飛，將果實帶到較遠的地方，為族群的勢力拓展到更寬闊的新世界。



台灣黃杞的葉子。

台灣黃杞不僅樹形大，披針形的葉子也非常大，一片長可達 10-30 公分，互生的偶數羽狀複葉，厚紙質或近似革質，全緣或偶有鋸齒，表面有光澤綠色，背面顏色稍淡。

花期在每年七、八月間的黃杞，雌雄同株，雌雄花皆沒有花梗。雄花密集生長，為下垂柔荑狀的穗狀花序，腋生於苞片；雌花為直立的穗狀花序，被片 4 裂；等到九月以後，帶翅的成串小堅果掛在枝頭上，相當特別。

早期的原住民會取台灣黃杞的樹皮及樹葉，搗碎置於溪流中，流出的汁液具有微毒，會使魚浮在水面方便撈捕。此外，具有韌性的樹皮，取下後編成粗繩，可用來網綁東西。木材的條理通直富彈性，卻較粗糙，一般只用來製作農具。

漢人則視黃杞葉為藥，具清熱、止痛之效，可治疝氣腹痛，感冒發熱。樹皮微苦、辛、平，理氣化濕，積滯，用來治脾胃濕滯、濕熱泄瀉等。

王丁寮後方是一個小山坡，坡下的小溪就叫王丁溪，王丁當初決定在小山之背搭寮居住，看中的是小溪可提供豐沛的水源，原本無名的小溪，才會成為鄉民口中的王丁溪。過了王丁溪後，下一個可以取得飲用水的地方是食水溪，因此往來山徑的人都會在這裡補充水源，順便休息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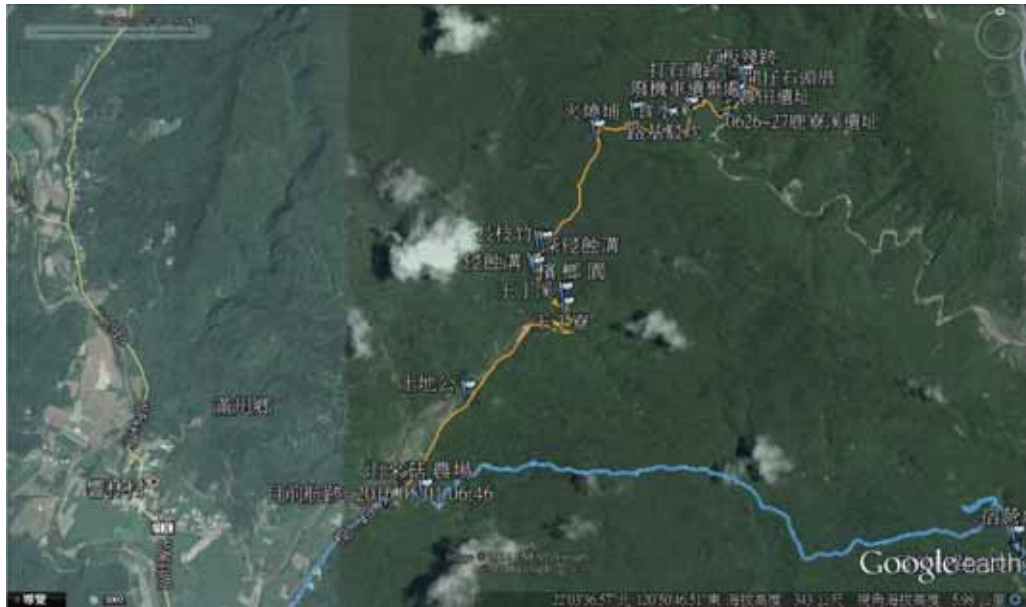


水源豐沛的王丁溪，也是入山者的休息及取水處。



溝岸高到大腿的深型深侵蝕溝，走起來相當辛苦。

接下來是漫長的上山路，過了一個可以眺望滿州縱谷的開闊地，過了一個大轉彎，原本的路跡受到雨水侵蝕，形成斷斷續續的侵蝕溝，路變得難走多了，經過檳榔園之後，路基完全被侵蝕溝取代，愈往山上走溝愈深，最後底部寬僅容一隻腳踩踏，溝岸卻到大腿深的型深侵蝕溝。



鹿寮溪古道探勘 GPS 路跡衛星定位圖。

上山的路雖然有些坡度，但並不會太陡，為什麼會形成如此深的蝕成溝呢？往來這條路超過三十年的陳一男解釋說：「攏嘛是引擎（有引擎的車，指機車）騎出來个，卡早這條路會通騎引擎，路面愈騎愈深，落雨時水就沿路沖落來，溝就愈來愈深，久了就變按呢！」

「路變按呢，敢攏有法度騎機車？」

「差不多十幾年前就沒法度騎啊，這馬攏愛用走路个。」

深深淺淺的侵蝕溝共有五、六段，然後是好幾叢長枝竹，終於上到稜線，林下出現一些蕈菇，經辨認後橘色的蕈是雞油菌，白色的則是雞肉絲菇，兩種都是可食的野生菇。

雞肉絲菇與雞油菌

台灣人喜歡採食野菇，雖然經常有誤食野菇而中毒的事件發生，但野菇的誘惑就是難以抵擋，其中誘惑力最大，採食最普遍的首推雞肉絲菇。

總是被形容成「比雞肉更香甜」的雞肉絲菇，最常出現的地方是排水良好的樹林下或灌木草地、土質較鬆軟的地面，卻並不是任何時間都可見到，不了解其生態的人，就會以神祕的角度視之，認為珍稀又神秘天賜美味。

一般而言，雞肉絲菇最常出現的時機是在每年 5-8 月間，氣溫高於 26 以上，且在大雷雨之後的機率最高，但這些只是基本條件，還必須要有白蟻、雞肉絲菇和炭角菌三者的配合，才有機會長出美味可口的雞肉絲菇。



雞肉絲菇菌柄下會有直通地下白蟻巢的菌根。

被許多菌菇類專家認為是「謎樣生態」的雞肉絲菇，生長的首要條件是白蟻，但不是任何白蟻都能培植出雞肉絲菇。台灣常見的十二種白蟻中，僅有黑翅土白蟻（姬白蟻，學名 *Odontotermes formosanus*）不會上家屋蛀木樑，這種台灣唯一大白蟻亞科的白蟻，生活在地下 10-100 公分的土層中，黑翅土白蟻也是台灣唯一能栽培



雞肉絲菇傘尖凸起明顯，相當堅硬。



生長在林下的雞油菌，相當顯眼。

雞肉絲菇的白蟻，栽培的目的是作為糧食之用。

雞肉絲菇的長成，和黑翅土白蟻、黑柄炭角菌兩者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供給雞肉絲菇菌絲體及養份的，是蟻巢內的白蟻嘔吐、排泄物以及黑柄炭角菌的分泌物。雞肉絲菇菌絲體從蟻巢上表面的「原基體」得到適合的養分，便開始分化成長，並穿過巢壁與土層發育成菇。

長成的雞肉絲菇，則是黑翅土白蟻最主要的食物，至於提供分泌物以營養雞肉絲菇的黑柄炭角菌，則以老殘的黑翅土白蟻為主食；他們相互利用、互食共生，形成自然循環系統，維持獨特的共營生活。

被視為最佳山珍野味的雞肉絲菇，全世界許多地方都會出現，主要的品種有六、七種之別，大型帶灰褐色蕈

傘、蕈柄雪白的菇為最常見的「雞肉絲菇」，體大者傘如大碗，重達半斤左右；體小、群生狀的「姊妹菇」，大小只比豆類稍大一些而已。

雞肉絲菇的名稱也因不同地區而異，台灣因蕈柄撕開有如雞肉絲般而名；中國各地則稱為雞蹤菇，日本以生態來命名，也就成了蟻茸。

台灣野生的菇類相當的多，想要辨識雞肉絲菇，先要掌握雞肉絲菇的性狀，雞肉絲菇與一般傘菌目之菇類一樣，有菌傘、菌褶、菌柄、菌根等。菇傘頂部（傘尖）凸起明顯，形似斗笠，用手指觸壓可以感覺到相當堅硬，是雞肉絲菇最為特殊之處。菌傘的顏色有灰、白、米黃等，「菌褶」初生時為白色，漸老熟會轉為乳白或稍帶黃色。菌柄下如果將泥土挖開，會看見一條直通地下白蟻巢的菌根。

夏季雨後的林下，除了可能出現雞肉絲菇外，南部熱帶的林野間，還可能見到另外一種名字近似，顏色和生態卻大不相同的雞油菌。

又稱作雞油菇或黃菇的雞油菌，最明顯的特徵是擁有鮮艷的金黃色或橘黃色，菌傘的邊緣則呈不規則的波浪形，菌褶和菌傘沒有明顯公別，質地構造也很近似，乃是菌傘背面隆起而產生的皺褶，不僅邊緣是鈍的且呈波浪狀，分叉的皺褶更延伸到菌柄上，這種不同於其他菇類的「假菌褶」(false gills)，是辨認雞油菌最重要的特徵。

常在夏、秋季雨後，單獨或成群生長在混交林的腐植層地上的雞油菌，被譽為世界著名的四大名菌之一，在歐洲被食用的歷史有好幾百年之久，另外在北美、澳洲、非洲、亞洲也都有人食用，許多資料都記載，新鮮的雞油菌有「不輸給松露的鮮美香氣，口感滑潤肥美。」

大的可長到 10-20 公分，小的約 5-6 公分，香氣濃郁、具杏仁味，質嫩而細膩的雞油菌，名字的由來有是因烹煮時菇體很吸油，金黃色的菇加了油，看起來就像母雞的肥油，故名雞油菌。一般都和蛋或各種肉類、蔬菜搭配炒食、焗烤、煮濃湯或清湯，都是香氣濃郁、鮮美可口的大自然野味。

漢人更認為雞油菌是最佳的食療聖品，因其性味甘，寒，明代蘭茂的《滇南本草》便載：「黃菌 雖能溫中健胃，但濕氣居多，食之往往令人氣脹。

欲食者，須以薑同炙之，方能解其濕氣。世人多以大蒜同煮，以有毒蒜黑，不知蒜見毒未必即黑，薑見毒則必黑，何若以薑驗之愈也。」

被認為是美味第一的雞油菌，鮮艷的顏色常讓人誤以為它有毒，它雖無毒，卻容易和另一種同樣鮮黃色的發光類臍菇混淆，兩者的差別在於毒菇的菌褶邊緣是銳利的，且沒有叉狀分支。

上述的差別對專家來說，非常容易分辨，一般民眾可能就難以搞懂，為了安全起見，最好的方法是不要去野外採摘自己不認識的菇菌類，以免誤食毒菇造成難以彌補的後果。



雞油菌的菌傘邊緣呈不規則波浪形。



探勘小組行經火燒埔的開闊地。

過了鞍部後，來到「火燒埔」的開闊地。「火燒埔」是指火燒而成的荒埔，引來火並將樹林燒死的是雷擊，且每隔幾年就可能發生一次，可見這裡應該是落雷區。既然樹都沒了，早期就有人利用這片荒埔種茅仔草，再挑出去賣給人蓋屋頂用；民國六、七十年，屋頂大都改用瓦，沒人種了以後，就開始長出整片的芒萁，以及好幾個群落的烏毛蕨。

鹿寮溪古道沿線都可見到不少喜歡吸人血的水蛭。



下山的路都在林子中，有一條屬於拜律溪上游支流的小溪，名字就叫蜈蚣（水蛭）溪，顯然溪澗潮濕地帶有很多的水蛭。事實上，鹿寮溪古道沿線都可見到不少水蛭，蜈蚣溪只是提醒路人，這條溪附近的水蛭特別多罷了！

蜈蚣溪不遠就是食水溪，溪名顯示這條河的水是可以飲用的，果然大家都在這裡取水，我注意到了路旁一棵枯木上的連珠蕨，因它附生的樹已經死了，再也找不到水分和養分，因此也逐漸枯萎之中，搶救它的唯一方法，就是讓它重新附生在一棵活得很好的大樹上。



出入山林的人不會錯過任何一處可以補充水源的地方。

連珠蕨的生計

喜歡附生在高大植物離地面較高的樹幹上，葉片乍看之下很像是崖薑蕨，細看發現附生的方式是常沿樹幹縱軸爬行，和崖薑蕨圈狀生長的方式大不同，且葉身前端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部分，往往皺縮成窄而細的孢子羽葉，成排的孢子囊群看來就像串串的念珠，因而名為念珠蕨；也像是門簾上的珠串，又被稱為連珠蕨。

同一株蕨的葉片，上方是細小且長滿孢子囊群，下方卻是一回羽狀深裂的葉片，會有這樣的差別，是因扮演的角色不同。

蕨類葉子可依是否具有孢子囊的構

造，區分成：營養孢子葉、營養葉以及孢子葉等三類。絕大多數蕨類的葉子，都同時擁有營養葉和營養孢子葉，如台灣山蘇花、鐵線蕨、腎蕨等。所謂營養孢子葉，指葉面可進行光合作用，葉背可大量的孢子囊群著生，等到孢子播散出去以後，葉身並不會凋萎，持續經營既有的營養機能。營養葉則是葉身完全沒有孢子囊群，不負繁殖之責，為專門負責營養機能的裸葉。

最特殊的是同一株內，營養葉和孢子葉分得一清二楚的蕨類。營養葉只負責供給營養，孢子葉乃是只生長孢子囊群，專司繁殖的葉子，大多數的孢子葉，會在孢子成熟並完成播散後，迅速地凋萎。

同時擁有營養葉和孢子葉的蕨類，包括紫萁屬、刺蕨屬、實蕨屬等。水龍骨科的連珠蕨，葉子的樣態和功能雖然也有明顯的區別，卻不是常見的營養葉和孢子葉，因其長在同一片葉子上，植物學家稱為孢子羽葉與營養羽葉。

原生於台灣和菲律賓，主要分佈在恆春半島的南仁山、高士佛山、四林格山、萬里德山等山區，喜歡生長在海拔 200-600 公



連珠蕨擁有特殊的孢子羽葉與營養羽葉。

尺熱帶林中的連珠蕨，為了爭取到較充足的陽光，都會選擇高大的植物，密集著生在高位處，如此也更有利於成熟孢子隨風傳播。

連珠蕨屬多年生大型附生蕨類，根莖粗壯而肥厚，直徑可達 6 公分左右；沿樹幹縱軸匍匐而生，會出現一些不規則分岐，外密被長而細的狹條狀，邊緣有纖毛、質地柔軟的淡紅褐色鱗片。

疏生的蕨葉無柄，作一回羽狀深裂，長度可達 60 公分以上，傾立或斜上；葉柄無。葉身硬紙質至亞革質，青綠色；基部宿存，常擴大成扇形以聚積水分與腐植質；葉片中部較大，羽裂較深呈闊披針形，具中肋且葉脈明顯，以方便進行光合作用。

葉身前端三分之一處的老葉，會皺縮成孢子羽葉，緊縮到近葉軸處形成念珠狀，孢子囊群為圓形，無囊群蓋，

長在念珠狀突起的遠軸面上，孢子則黃色至黃褐色。

儘管恆春半島的原住民，不曾將連珠蕨應用在生活之上，但它獨特的生態完全是因這個半島而生，可說是半島最具代表性的蕨類植物，更因族群稀少，早被列入稀有且瀕臨絕種的蕨類植物，特別彌足珍貴。



連珠蕨的孢子囊群特寫。

續前行過了好幾條小溪澗，我發現橫跨小溪澗的古道，路基的駁坎都保存良好，為什麼前面沒見到呢？「過去彼幾條因為溪水卡大，石頭攏乎溪水沖去啦！二十年前整條路攏嘛好好的，無欲按怎騎引擎到這個所在？」江新聰唸國三時，就曾經搭父親的機車來這裡，沿途路況都很清楚。

彷彿是「傳說」般的機車越野傳奇，不久後終於見識到了，在路基消失之前，路面明顯變寬了一些，原來這裡是機車通行的終點，寬闊的地方是為了方便停車及迴車，潘尚明說他曾經看過七部機車停在這裡。

鹿寮溪古道有些路段路基駁崁仍保持完好。

被推入機車墳場的廢棄機車。



「機車停車場」下方的坡地，可以看見棄置的好幾部廢機車，都是早年在這裡拋錨的機車，自己修不好，外面的師傅也不可能進來修，就推到路下方以免阻礙別人。

「機車停車場」前不遠又是一條小溪澗，這條無名小溪的河床上，出現上下兩層的豆腐岩，雖不夠壯觀卻相當美麗。再行一段路，古道往河床下切，穿過高高低低掛著鴨腱藤豆莢的林間，終於來到了拜律溪。

當地人所稱的拜律溪，就是鹿寮溪中游，除了漁獵之人，只有少數登山客有機會來到這裡，大象群單車俱樂部曾到過這裡，網頁中讚頌：

鹿寮溪在這個季節沒有澎湃的激流，只有潺潺流水，處處水潭，景觀變化多端，兩岸多岩石峭壁，不同質地受壓擠應力而斷裂的岩盤，在河流沖刷切割出有如人工堆砌的石牆，流水依偎著石壁半身倒入在水潭中，潭水清澈魚兒悠游的身影清晰可見。

我們將基地營設在鹿寮溪，充沛的河水可供飲用及洗滌，炎熱的氣候，更學會了漁人的消暑法，就是把整個人泡在水裡降溫。

午餐後開始第一次探勘，沿河上溯不到 80 公尺，左岸出現一片寬闊的沖積扇，衛星定位資料指出鹿寮溪遺址就在這裡，上了河岸後是一大片檳榔園，都已經長出第二代檳榔樹的荒園，地面整理得相當平坦，連塊石板都不見，如果遺址的確在檳榔園中，恐怕早被毀棄無存了。

我們決定繞到沖積地邊緣的山邊尋找，往西走不遠就發現好幾層的大型駁坎，最上方還有房子的地基及傾倒的石塊，可惜這不是石板屋遺址，而是八七水災之後，從雲林搬來的「開仔」所建的石頭屋。

沒有人知道「開仔」的真實姓名，舉家遷到這裡後，不只打石塊建駁坎及房子，還開田種水稻、檳榔、果樹、麻竹等經濟作物，屋前建有寬闊的曬穀場，還有二個巨大的石砌水槽，做為泡製麻竹筍乾之用。

探勘小組的基地營設在鹿寮溪，河左岸就是鹿寮溪遺址。



「開仔」更引人津津樂道的是在鹿寮溪中，架設了一台約120公分高的水車，再配上發電機組，自製成水力發電機，利用鹿寮溪的水來發電。

在「開仔」屋跡駁崁的下方，潘尚明發現幾塊很像是被鑿出凹槽的石板，但光只有這幾塊，並沒有其他石板佐證這些石板跟石板屋遺址有多少關係。

缺乏更多的線索，只得沿山邊往東尋找，經過「開仔」所關，今已廢棄的魚池，發現沖積地上有一個小丘。研判了一下，還是決定沿

著魚池下方的小溝東尋，前行約100公尺，小溝轉了一個大彎後，兩岸竟然出現駁崁，且愈往東愈高聳，從缺口上到駁崁，看到的是連續五、六層石砌的梯田遺址，梯田的最下方，還有一個排球場般大小的魚池，「我知影這個魚池是江河个，卡早我曾來這抓過鱸鰻！」江新聰說。



「開仔」石頭屋殘跡。



江河所開關的水田殘跡。



江河所建的石頭厝，相當有規模。

江河是滿州長樂村人，日本時代祖父就來到這裡開田，並且建有石頭屋，果然前方 50 公尺，就找到四面牆依舊完整的石頭屋。屋前留有廊，深 1.85 公尺，屋子頗深，有 9.7 公尺，屋內應有隔間，屋寬有 4.2 公尺，屋高則有 3.1 公尺。

石頭屋內外留有的生活器物不多，最顯眼的是一台外表還塗有綠漆的腳踏式打穀機，江新聰認識這台機器，他十四歲跟父親來幫工，就是來幫江河伯打穀的。當時還有很多滿州人來幫工，大人來割稻子，小孩子就幫忙打穀脫殼，打成米後再幫忙背送到滿州販賣。

這次的探勘雖然沒找到石板屋遺址，意外記錄了漢人或斯卡羅族人開墾記錄，還是讓我們十分感動。

回到基地營，在河中洗了澡，吃了簡單的晚餐，分享一會工作心得，想著探勘還沒有具體成果，必須為每一個明天儲備體力，因此都早早入睡。

夏季的恆春半島本就少雨，天氣又炎熱，根本懶得搭帳篷宿夜，河中高位的大石頭成為最好的床板，但得防野牛或其他動物趁夜攻擊，就用塑膠袋裝滿水，水中放入潛水用的手電筒，燈光經袋中的水折射顯得更亮，如此不但可遏阻動物的靠近，也方便半夜起來上廁所或喝水的人。

天上有繁星為伴，耳邊有潺潺的河水，都是伴伙伴們入眠的大自然樂章。



將潛水手電筒放入水中可增加亮度，防止野獸攻擊。



「開仔」家屋之西的小平台上，有另一個採石遺跡。



左圖：長條石板的功用，應該是做為石板屋基之用。

下圖：鹿寮溪遺址雖被破壞得相當嚴重，但類似的石板還不少。



上圖：上方有半圓型凹槽的石板，可能當立板使用。
右圖：經人工鑿出凹槽的大型石板。





鹿寮溪遺址除了砂岩石板，還有大型的長石條。

石板屋遺址就在有限的範圍內，怎麼可能找不到呢？因此改以地毯式的搜尋，先往「開仔」家屋之西的小山坡上搜尋，這趟行程只找到一條沿河往上游開的產業道路，路基有 3 公尺寬，起點就在檳榔園，上行不到 200 公尺，出現整片的硬砂岩，路從中間穿鑿而過，轉個彎後約 300 公尺便因崩塌而無法通行。

大家紛紛猜測這條路是什麼時候開的？又是誰開的？我看到路下方有一塊大型的厚砂岩塊，反正也沒什麼目標，決定下去看看。沒想到一接近岩塊，就看到一整排為了分開岩層，留下的鑿石孔洞，這個打石遺跡的出現，似乎是為了鼓勵大家不要放棄尋找遺址。



陳一男爬上大白榕，就像是守衛著部落一般。

再一次出發，鎖定的目標是沖積地上的小山丘，原本要另尋新路前往的，不知怎樣陳一男竟然又帶我們走上第一天的舊路，但這次直接從檳榔園中穿越而去，就在 150 公尺處，發現了一個較高的階地，跨上階地，眼前看到的景象，竟然就是李匡悌在《墾丁國家公園史前文化遺世現況調查及地理資訊系統檔案建立》中，圖版 39 鹿寮溪遺址 照片中的景象。

黃士強首先發現這個遺址，「發現的遺物為砂岩石板，也是一石板屋遺址。」李匡悌則歸類為排灣文化相，並且發現：「石板屋邊牆，以及砂岩石板見於地表。」我們看見的除了砂岩石板之外，還有大型的長石條，以及因被後人重新利用，而被截斷的大小石板。



看來工作是可以結束了，但還是決定爬上沖積地上獨立的小山丘。峰頂迎接我們的是一棵枝桠橫陳的大白榕，我突然激動莫名。決定在這裡舉行 palisi，向所有祖靈表達我的感動與感謝。

陳一男很快又爬上大白榕的頂部，告訴我們一定要爬那麼高，才能看清楚整條河谷。

那是勇士的職責，永遠挺立在最高的位置，守護著部落的明天。



森丑之助留下的影像似乎告訴我們，大白榕才是最後的守衛者（取自《台灣番族圖譜》）



大伙都到大白榕上舉行 palisi，感謝眾多祖靈的庇佑。

我留在大白榕底下，吹拂著來自太平洋燥熱的風，腦海中再次浮出森丑之助在《台灣番族圖譜》中，那幾張留有大白榕身影的老照片，這些曾經挺立在祭台石板或祖靈柱後的大白榕，是族人生活中的重要伙伴，到了今天，依舊堅持留在部落中，守候著沒有明天的未來？

無論什麼樣的家園，失去了人，便失去了溫度。無論多麼精采的歷史，失去了人，就只能任時間掩埋。

面對眼前的荒蕪，您會怯弱地向歷史告別，或者堅定地挺進更多的「矮黑人」傳說中呢？

參考書目

一、清代文獻

- 不著撰人，《清職貢圖選》；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陳文達，《鳳山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屠繼善，《恆春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二、外人著作

- Albrecht Wirth 原著、周學譜譯，《台灣經濟史六集》 台灣之歷史 ；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857。
Ludwig Riess，《台灣經濟史三集》 台灣島史 ；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6。
James W. Davidson 原著、蔡啟恒譯，《台灣之過去與現在（第一冊）》；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W. A. Pickering 著、吳明遠譯，《老台灣》；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羅效德、費德廉譯、費德廉、蘇約翰主編，《李仙得台灣紀行》；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3。

三、日本時代文獻

- 千千岩助太郎，《台灣高砂族の住家》；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60。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李作婷譯註，《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16。
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 蕃社概況》；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1。
森丑之助，《台灣蕃族圖譜》；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景印版，1994。
小島由紀等著，蔣斌主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
鳥居龍藏著 楊南郡譯，《探險台灣》；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等著、楊南郡譯著，《台灣百年曙光 學術開時代調查賞錄》；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5。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楊南郡譯註，《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12。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 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

四、近、現代志書

- 連橫，《台灣通史》；台北：眾文出版社，1979。

鍾桂蘭、古福祥纂修，《屏東縣志·卷七·同胄志》；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66。
台邦·撒沙勒，《重修屏東縣志·原住民族篇》；屏東：屏東縣政府，2012。
陳其南，《重修屏東縣志·緒論篇》；屏東：屏東縣政府，2014。
施添福編，《台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張永堂總編纂，《恆春鎮志》；屏東：恆春鎮公所，1998。
江國樑等撰，《續修恆春鎮志》；屏東：屏東縣恆春鎮公所，2010。
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編修，《滿州鄉志》；屏東：屏東縣滿州鄉公所，1999。
蕭銘祥主編，《屏東縣鄉土史料》；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郭明仁編著，《鄉土文化》；屏東：屏東科技大學農村規劃系，2001。
鍾喜亭主編，《認識屏東縣》；南投：台灣省政府教育廳，1992。
林右崇編著，《恆春記事——先民的足跡》；台中：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

五、近、現代著作

劉益昌，《台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劉益昌，《台灣全志·住民志·考古篇》；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1年。
臧振華、陳仲玉、劉益昌，《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二期）》；台北：中史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
李光周、鄭永勝、凌平彰、陳維鈞、韓旭東、陳有貝，《墾丁國家公園考古調查報告》；屏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1985。
李光周，《墾丁國家公園史前文化及生態資源——史前文化景觀》；屏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1985。
黃士強、陳有貝、顏學誠，《墾丁國家公園考古民族調查報告》；屏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1987。
李匡悌主持，《墾丁國家公園史前文化遺世現況調查及地理資訊系統檔案建立》；屏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000。
李匡悌，《恆春半島的人文史蹟》；屏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009。
郭素秋，《恆春半島文史調查：恆春——卑南古道調查研究成果報告》；屏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011。
李壬癸，《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南島民族關於矮人的傳說》；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96。
洪田浚，《台灣原住居巔天錄》；台北：台原出版社，1994。
王鑫，《墾丁國家公園地形景觀》；屏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009。
魯丁慧、柯勇男、林聖峰編著，《排灣族之植物利用》；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1。
陳東瑤、周大慶、謝宗宇、柳嘉玲，《落鷹紛飛——探尋鷹之驛：滿州鄉生態旅遊手冊》；屏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008。
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台北：世界書局，1992。
鍾明哲、楊凱智，《台灣民族植物圖鑑》；台中：晨星出版社，212。
陳玉峰，《墾丁國家公園海岸植被》；屏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1985。
鄭漢文、呂勝由，《蘭嶼島雅美民俗植物》；台北：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和美鎮新庄社區發展協會，《和美新庄社區歷史文化記錄與傳承》；彰化：和美鎮新庄社區發展協會，年代不詳。

山林，或是田野中的劉還月



1958年生，台灣新竹客家人。

青少年時期因家貧而失學，憑著堅毅的精神努力自學，曾擔任過學徒、小工、苦力…，二十歲參與反對運動，同時也透過自己的努力，先後擔任廣告公司企畫、晚社主編、出版社總編輯、社長、公共電視《台灣地平線》節目製作人、台灣常民文化學會理事長、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人…等職。

曾獲教育部文藝獎、台灣之美攝影金牌獎、梁實秋散文獎及《聯合報》、《中國時報》、吳三連獎…等數十個文學或攝影獎；並主持過平埔族、地方研究…等數十個研究計劃。

個人作有《尋訪台灣平埔族》、《台灣客家風土誌》、《台灣的客家人》、《台灣人的歲時與節俗》、《台灣人的祀神與祭禮》、《滾滾塵石下的族群離合》、《挺立在風雨中的「內優社群」》、《金門高粱酒的文化與生活》（一套三冊）《幾番風雲染牡丹？》、《寫在珊瑚礁岩上的歷史》、《琅璫十八社與斯卡羅族》…等數十部文圖作品，另有《我們的台灣》、《台灣地平線》…等紀錄片作品。

2008年，返回農村經營「救荒本草堂」，協助小農及手作工作者推廣自然農作與手製品；2014年，女兒劉於晴也返鄉經營「於晴小農作」，全力推動健康飲食及天然農產加工品。同時仍持續進行台灣風土、地景、產業的田野調查工作，並積極推動人文旅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寫在古道上的族名 恆春半島東岸古道與舊社踏查旅行
面 / 劉還月作。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家公園, 2016.12 ;
公分
ISBN (精裝) 978-986-05-0746-1
1. 人文地理 2. 史蹟 3. 屏東縣恆春鎮
733.9/135.9/133.4 105021540

寫在古道上的族名

恆春半島東岸古道與舊社踏查旅行

發行／劉培東

策劃／李登志、林欽旭

審訂／楊南郡、徐如林、江國樑、曾添丁、蔡豐富

總編輯／馬協群

執行編輯／林瓊瑤

執行單位／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劉還月

編撰／陳逸君

探勘小組 (嚮導群)／潘德芳、古清芳、潘願吉 (A-rei)、陳一男、江新聰、潘連發、
賴龍仁、余敏仁、潘尙明、王士冠、江宏騏、王啓瑞、戴四良、
鄭智程、張簡玉寶、陳淑芳、林寬龍 (後勤支援)

探勘小組 (工作群)／劉還月、楊翠玲、張珈晴、張義、宋立仁、卓幸君、黃愛娟、
莫曉宜、黃靖玫、李萌嵐、鄭雲翔、徐麗惠、周秉中、楊明璋、
賈叢林、廖敏伶

GPS 衛星定位／楊翠玲

建築圖顧問／水牛建築師事務所

繪圖／劉於晴、陳永興

封面設計／費得貞

封面繪圖／劉於晴

封底繪圖／陳永興

校對／林虹好、黃靖玫、楊翠玲、李萌嵐、吳佩娟、張珈晴、卓幸君

美術編輯／費得貞, laurafei0425@gmail.com

出版／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地址／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596 號

電話／(08) 8861321

網址／www.ktnp.gov.tw

定價／350 元

初版／2016年12月500冊

二刷／2017年5月500冊

印刷／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企業部

統一編號／1010502596

ISBN / 978-986-05-0746-1

展售處／

五南文化廣場 (台中市中山路 2 號 電話：04-22260330)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台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02-25180207)

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北埔鄉水磱村 6 鄰 32~3 號 電話：03-5801923)

著作權管理資訊／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保留本書所有著作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
須先徵得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同意或授權，電話：08-8861321